

目 錄

論黨內鬥爭

劉少奇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

劉少奇

肅清軍閥主義傾向

譚政

澈底剷除軍閥思想

鄧子恢

財政經濟問題與肅清貪污

粟裕

反對不良傾向，剷除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個人主義

吳芝圃

關於X X地區黨內主要的不良傾向

鄭位三

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

華中局關於禁止黨內無原則糾紛的決定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論黨內鬭爭

劉少奇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講演——

一 緒 論

同志們！

最近，我們在黨內提出了加強黨員黨性鍛鍊的問題。聽說中央也通過了加強黨性鍛鍊的決定，不久我們就可以收到。爲了加強我們黨員的黨性鍛鍊，我們就要在黨內開展一些具體的思想鬥爭，來反對各種違反黨性的不良傾向與不良現象。但是，我們應該怎樣來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就算正確，又怎樣開展就算不正確呢？這便是現在我所要講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一個領導廣大羣衆戰鬥的黨，黨爲了要實現自己所負扭的歷史任務，便要和各種時期的敵人鬥爭，便要和各種不同的革命的階層與階級鬥爭。黨從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沒有一刻鐘不是處在嚴重的戰鬥環境中，黨與無產階級，是經常地在其他各種非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甚至封建殘餘勢力的包圍之中，這些其他各種階級，便在同無產階級的鬥爭，或在同無產階級的聯合中，經過黨與無產階級內部不穩定的成份，侵入到黨與無產階級的內心來，在思想意識上，在生活習慣上，在理論與行動上，經常影響黨與無產階級，這就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這就是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這也就是黨內鬥爭的來源。

黨內鬥爭，是黨內各種錯誤的不良的傾向之來源。

果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只進行單方面的鬥爭，如果我們疏忽對任何一方面的警戒與鬥爭，那敵人就可以，而且一定從我們疏忽的一方面來進攻黨，那也就不能保持黨的純潔與獨立，不能鞏固黨。所以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綫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

斯大林同志說：

「只有爲擁護這個或那個原則而實行鬥爭，爲了確立這個或那個鬥爭目標來進行鬥爭，爲了選擇這一個或那一個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而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征服這些矛盾。在時事政治問題上，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是可以而且應該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可是，假使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原則上的分歧，那麼任何妥協，任何的「中間」路綫都是無濟於事了。在原則性質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綫，不是這些原則應該成爲黨的工作基礎，便是那些原則應提在黨的工作基礎上，在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綫，便是閉塞頭腦的「路綫」，抹煞分歧的「路綫」，黨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綫」，黨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綫」。」「中間」路綫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是萎縮而且趨於腐化的政黨之政策，這一個政策不能不使黨成爲空洞的官僚主義的機關，和木偶一般，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脫離工人羣衆。這個道路，決不是我們的道路。」

又說：「我們的黨是在征服黨內各種矛盾的過程中發展和鞏固起來的。」
這就是黨內鬥爭的必要性。

關於黨內鬥爭的這種必要性，關於黨內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之如何要不得，在列甯、斯太林的著作中說得很多，同志們可以去查，我在這裏不多說。我現在所要說的問題，是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來說，多少還是一個新的問題。因爲在我們黨內還不會系統的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大家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不想全盤的來說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就我個人所觀察到的來提出我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完全正確？還請

同志們大家來討論！

二 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同志們！

馬克思、恩格斯替世界無產階級作好了什麼工作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替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理論上準備好了鞏固的完整無缺的體系。不僅如此，他們還替無產階級建立了獨立的組織，領導了無產階級的羣衆鬥爭。他們建立了第一國際，在以後又組織了第二國際及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職工會，他們教育了並且指導着工人階級怎樣組織起來？怎樣進行鬥爭？……

在第二國際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時代），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中是進行了廣大的組織工作，廣泛的開展了組織工人階級的運動，在組織上是獲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當時是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工人階級的組織也是在這種和平時期建立起來的。黨與工會之間的區別還不明確。特別從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後，第二國際在考茨基輩領導之下，對黨內機會主義採取不可寬許的調和路線，以致機會主義腐化了第二國際各黨。這種黨與工會，一到帝國主義時代，一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就顯出它不能擔負無產階級在新時期中所提出的革命的任務，以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不能不走到破產與沒落。

列寧的時代，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不同，這是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快要死亡的時代，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時代要求無產階級建立堅強的戰鬥的政黨，建立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鞏固和統一的並和無產階級羣衆有密切聯系的政黨，才能勝利的去進行極端嚴重的革命鬥爭。因此，列寧除開在各方面恢復與發展了馬、恩的學說而外，還特別創立了一個完備的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

命政黨的學說。關於我們黨的建設的學說體系，基本上是列甯創立的。這個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和指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戰略策略完全不可分離的。

列甯創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時期的條件是怎樣呢？

在當時，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大戰的迫近，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迫近；而另一方面，擁有龐大組織的第二國際下的各國社會民主黨，還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自覺，還不願意，也不敢去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進攻；因此，第二國際各黨在組織上也就是散漫的，派別分歧的，不能進行稍為嚴重的戰鬥。因此，也就不能完全適合當時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要求。當時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在理論上政治上陷入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如勞資合作的理論，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可以經過議會鬥爭掌握政權，不必經過革命，因而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等等），而且在黨的組織問題上也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各黨及俄國的少數黨主張黨的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的水平，主張黨內不要嚴密的組織與嚴格的紀律，主張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容許黨內的派別（具有不同思想和組織系統的派別）存在等。對於第二國際各黨來說，黨的統一與紀律，黨內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是不可理解的，是完全不需要的。這便是第二國際各黨在組織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一些重要的具體表現。

在當時，還有俄國的經濟主義派，歐洲（如法國）的工團主義派，他們主張工人階級，不要有政黨的組織，拒絕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主張「工會獨立」，否認黨對於工會的領導作用……。

在當時，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任務擺在面前，要求有一個堅強的戰鬥的黨去領導廣大羣衆執行這種任務；另一方面擁有數百萬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第二國際各黨，又是那樣的不成，那樣的不能戰鬥，而且有組織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思想支持着這種組織上的落後與散漫，這便是列甯建設布爾塞維克黨的時期之具體的重要條件。

列甯在上述這種條件下，爲了建設一個能夠勝任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統一與鞏固的政黨，就不能不集中力量反對第二國際各黨的機會主義，尤其不能不反對他們在黨的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列甯的布爾塞維克黨最初與孟塞維克的分歧，就是在組織問題——入黨條件問題上分歧。列甯的、布爾塞維克的、黨的建設的學說，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黨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是在反對經濟主義派、工團主義派不要工人政黨的理論的鬥爭中創立起來的。所以在列甯的黨的建設的學說上，就充滿了反對各種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充滿了反對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的理論，反對把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理論，反對黨內的無原則的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等。列甯並在反對這些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中，確定了：黨是無產階級中最覺悟、最勇敢、最進步的份子組織起來的最先進的部隊，最有組織的部隊，最有紀律的部隊，而且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有黨的組織，而且有職工會、合作社及其他文化教育的組織，然而黨是無產階級這一切組織中的最高形式，在政治上能够指導其他一切的組織；因此，列甯就把黨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明確的區別開來了。列甯並且確定了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有統一的鐵的紀律。這些黨的組織原則，是列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黨在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這就是列甯對於黨的建設學說主之要內容。

列甯主要的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的，而不是在反對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鬥爭中來建設黨；當時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或者還沒有發展成爲系統的機會主義。所以在列甯對於黨的建設的學說中，充滿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即是充滿了反對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反對無原則的黨內和平，反對不要黨內的思想鬥爭及害怕自我批評，反對黨內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工會獨立主義等。這是在於列甯建設黨的時期之具體條件中產生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具體條件，那就和列甯那時候的條件，完全不相同。

第一、中國黨一開始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依照着列甯的原則去進行建設的；

第二、中國黨從開始到現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沒有受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影響；
第三、在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時期，容許工人階級和平的議會鬥爭，也沒有歐洲那樣的工人貴族階級；

第四、在中國黨內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成份，佔着相當大的比重。並有着若干游民成份。這是中國黨內「左」傾機會主義的社會基礎。

由於前面三個條件就使我們中國黨的建設，一開始在主觀上就是按照列寧的原則和道路進行的，布爾塞維克黨的一些組織原則，在我們多數的黨員中都能背誦出來，而社會民主黨的那些傳統與習慣，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因此，就使我們走了許多直路，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鬥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的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認為不要自我批評，不要黨內鬥爭，不要嚴格的組織與紀律，不要工人政黨及工會獨立等等的主張，在黨內是不能公開發展的。雖則在某些地方，黨內的思想鬥爭或者還有不夠的地方，但那還是由於理論水平的低下，不能看出原則上的分歧，或者是被黨內個別負責人採用非常辦法壓制自我批評的結果，而不是由於黨內有什麼系統的反對黨內鬥爭的理論。

但是建立我們中國黨的時期的這些特殊條件與特殊情況，是發生兩方面的影響的：一方面是好的，使我們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列寧式的中國共產黨。在主觀上嚴格的遵循着列寧的原則。這個黨一開始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伴隨着，因此，使我黨進步得很快。這是推動我黨進步的一種原動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同志常常走到另一個極端，犯了另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的鬥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

許多同志是機械的了解了列寧的原則，把列寧的原則絕對化。他們認為：黨在組織上的高度集中，就否定了黨內的民主；黨內鬥爭的必要，就否定了黨內和平；黨為無產階級組織之最高形式——在政

這些原則問題，這些關於戰略計劃與策略的範圍上的分歧來進行鬥爭。他們的理論水平與政治經驗還是格外的低下，他們還抓不到這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並爲了這些問題來進行爭論；然而他們又死死記得在黨內是要鬥爭的，不鬥爭是不對的。他們雖抓不到這些重大問題，不能從原則上去提問問題，可是他們還是要鬥爭的。如是他們就只能抓住個別現象，個別的鬥爭，與黨內均有種種意見的人來實行無內容無原則的鬥爭與爭論了，並因此而造成同志間的不團結、互相對抗及組織上的分歧。這種黨內鬥爭中的惡劣現象，在我們黨內是存在的。

上述這些，是中國黨內鬥爭中的一種偏向。在中國黨內特別嚴重（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的一種偏向。黨內鬥爭進行得過火，進行得毫無限制，走到另一個極端——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黨的組織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否定黨內民主，否定原則上的一致，黨內和平，否定工會及其他羣衆組織的獨守性，否定黨員的個性及自動性創造性等）。這是由於中國黨的特殊環境與特殊條件產生的。

因此，在中國黨內鬥爭問題上，如果可以這樣來分的話，那末，就存在着以下三種偏向：

第一、是黨內的自由主義與調和主義；

第二、是機械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黨的組織上及黨內鬥爭中的「左」傾機會主義；

第三、是黨內無原則的糾紛與鬥爭。

以上三種偏向，在本質上來說，是沒有甚麼區別的。因爲黨內無原則的糾紛和鬥爭，及黨內的過份鬥爭，都是自由主義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上述三種偏向，是僅就其形式來分的。

這就是中共產生的特殊條件與黨內鬥爭中的偏向。

三 機械過火的黨內鬥爭之表現

同志們！

在上述三種黨內鬥爭的偏向中，第一種自由主義的偏向，我今天不準備來講。雖然我並不是認為目前反對自由主義不重要，我也還不能相信同志們對於自由主義這一種傾向及其在各種具體問題上的表現，是已經澈底弄清楚的，我想，許多同志是還沒有澈底弄清楚的。但我今天不準備講它。下次有機會時再講。我只提出：黨內自由主義傾向在最近是有些發展，黨內思想鬥爭是開展得不够。這是很不好的。如看到別人犯錯誤不說，怕人報復，好朋友犯錯誤不說，相互隱瞞，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隨便批評，發牢騷，小廣播等……這些現象，在黨內是相當普遍存在的。

還有特別嚴重的一種現象，最近也在黨內產生。就是有一種人，生怕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缺點與錯誤，怕人告狀、打報告。一方面，他們不能禁止自己已經知道的錯誤，他們要明知故犯；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要禁止別的黨員向黨向上級報告，及在會議上批評他們。他們作了一些錯誤的不正當的事情，犯了錯誤，但他們不肯將錯誤揭露，以便改正錯誤，他們諱疾忌醫。他們不知道：只有將錯誤揭露才能改正錯誤的真理。他們要隱蔽錯誤，把錯誤當作什麼寶貝還要珍貴的隱藏起來，如是他們就不只是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眼睛，不敢正視他們的錯誤，他們還要想辦法來禁止別人的嘴巴，不敢向黨向上級報告他們的錯誤，取消別人以完全正當的組織方式在黨內說話與批評的權利，他們恐嚇其他的同志說：你敢於向上級報告吧！那我就會對你不起的！我要做你的！做你這個喜歡向上面拍馬屁、溜勾子的東西！他們痛恨那些向上級報告批評過他們錯誤的同志，而永記在心，並要想辦法報復。這種現象，是完全喪失了黨員氣味的惡劣表現，他們要隔離黨的領導機關與黨員羣衆的聯系，以便他們能夠在黨內為非作惡。這種現象，是應嚴格禁止的。

任何黨員看見其他黨員犯錯誤，或其他一切不利於黨的事情，必須向黨向上級報告，不報告是不對的，報告是完全對的。禁止別人向黨向上級報告自己的缺點錯誤，是完全非法的，黨內是絕對不能容許的。當然黨的領導機關，在得到這種報告後，應調查清楚事實，審慎處理；而不能單憑一面之辭，輕率隨便的處理。

目前黨內的思想鬥爭，應該適當的開展。應該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同志在幾年前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舉出了黨內十一種自由主義的現象，至今仍保持其效力，同志們應細心研究并遵循這篇文章來糾正與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時在你們黨的建設的課程上，也會要詳細講到自由主義的，黨的歷史上也經常進行反對自由主義的鬥爭，所以自由主義比較容易為同志們所了解，所以我今天不來講它。我現在只來講第二第三種偏向。

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表現在一些什麼地方呢？表現在以下的一些事實上：

第一、在地方黨及部隊黨內經常進行所謂「鬥爭會」。甚至在政府機關及羣衆團體等非黨組織中也經常舉行這種「鬥爭會」。這種「鬥爭會」，是預先佈置好了的，主要的不是爲了檢討工作，而是要打擊某人，不是首先「對事」，而是首先「對人」鬥爭。主要的不是向某種不正確的想法和原則進行鬥爭，而是向某人鬥爭。所謂「鬥爭王三和李四」。目的就是要打擊某某犯了錯誤的同志。「鬥爭會」的實質，是一種同志的審判會。主要的不是從思想上去解決什麼問題，而是要從組織上去解決問題，去壓服某些敢於堅持自己不同意見（這種意見不一定是真正不對的）的同志，或跳皮搗蛋的同志。而且在某一次鬥爭會上，對被鬥爭的人，大多數必有組織結論。很明白，這種鬥爭方式，是不對的！

爲什麼不對呢：

首先，「鬥爭會」這個名詞就不對！就不通！既有所謂「鬥爭會」，那末，是不是還有所謂完全「無鬥爭的會」呢？如果我們把某些「會」認爲是專門進行鬥爭的會，又把另一些「會」，認爲是完

全不進行鬥爭的會，那就是一種極大的觀念上的褻瀆！在這裏，證明許多同志是不懂得鬥爭的絕對性及普遍性的，是把鬥爭與教育機械的分開的。

黨內鬥爭的目的，是爲了教育黨與教育犯了錯誤的同志。所以黨內鬥爭本身，即是黨內一種不可缺少的教育。而黨內的教育，也是一種黨內鬥爭，一種比較溫和的鬥爭。因此，教育與鬥爭是不能分開看的。鬥爭即是一種教育，教育即是一種鬥爭。機械的分開，是不對的！

其次，這種「鬥爭會」，是黨內宗派主義及對幹部對同志實行錯誤的打擊政策之一種具體表現形式，是爲了要打擊被鬥爭的同志，而不是爲了要幫助、教育或挽救犯錯誤的同志，主要的是對人鬥爭，思想上的分歧與對抗反而被忽略了。因此，這種「鬥爭會」常常不能真正加強黨內思想上組織上的一致，反而常常加深黨內思想上組織上的分歧，加深黨內不團結的現象、無原則的糾紛，及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

至於在非黨的機關團體中去舉行這種「鬥爭會」，那更是不對的！

第二、黨內機械的過火的鬥爭形式，還表現在：有些同志以爲黨內鬥爭，是鬥爭得愈兇就愈好，問題提得愈嚴重愈好，搜集別人的錯誤愈多愈好，名詞用得愈多愈好，給別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評的語句愈尖刻愈好。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和態度愈嚴峻愈粗暴就愈好——講話的聲音愈大，而孔板得愈兇，牙齒露出來愈長，眼目口鼻和手足愈能一齊動作……，就以爲是愈好的。就以爲這是「最革命不過」的了。他們在黨內鬥爭與自我批評中，不講求適當，不講求分寸，不講求適可而止，毫無限制的鬥下去。很明白，這也是完全不對的！

第三、有些同志還不了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鬥爭，是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黨內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解決問題之後，才能在組織上行動上解決問題。然而，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求得一致與解決問題，要去克服別人不正確的思想，要去糾正別人不正確的原則，要去轉變別人的思想，要去糾正別人久已相信的原則、觀點和成見，就不是那容易的事。

，就不是採用那樣簡單的辦法，三言兩語或一場鬥爭會所能做到的。不是採用單純的壓迫手段與強迫辦法所能做到的。而是須要經過艱苦的說服教育工作與各種複雜的鬥爭，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教育與鬥爭，及革命的實踐，才能作得到的。有些同志不是這樣來認識黨內鬥爭的實質，而是把黨內鬥爭簡單化、機械化、庸俗化，認為黨內鬥爭只定一種組織上的形式上的對抗，只是一種簡單的打擊或音罵人，只是一種吵嘴或者角力，而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求得真正的一致與解決問題，或者認為黨內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是可以這種簡單、機械、庸俗的辦法來解決的。很明白，這是完全錯誤的！

由於這些同志不是要從思想上原則上去克服黨內的分歧，去糾正某些不正確的傾向與現象，來保持或達到黨內的統一，而是企圖用一種簡單的組織上的辦法，用一種對黨員的壓迫手段、打擊政策與懲辦制度，來達到或保持黨內的統一，所以他們就產生各種錯誤的過份的黨內鬥爭方式。所以他們就不是細心的周到的從原則上思想上去說服同志，而是採用一種單純組織上的辦法，敵對的方式，甚至在行政上的辦法，去壓服同志，嚇住同志。他們隨便對同志作組織結論，在組織上去處罰同志，而且用資產階級的法律觀點來平均的處罰黨內的同志——即是不論何種黨員犯了多大的錯誤，不管其承認及改正與否？按照黨法均須給以多大的處罰。這就形成黨內的懲辦制度。他們常用開鬥爭的辦法去開展工作推動工作，故意去尋找「鬥爭對象」（黨內的同志）作為機會主義的代表者，來開辦鬥爭，犧牲與打擊這一個或這幾個同志，「殺雞給狗看」，以推動其他幹部黨員去努力工作，完成任務。他們故意搜集鬥爭對象的缺點錯誤，形式的片斷的摘錄他不大妥當的言論行動，把這些缺點錯誤誇大起來，替他構成為機會主義的系統，在黨內同志中造成對這個同志極不好的影響，激動起黨內一切仇恨機會主義的心理向着這個同志來鬥爭，如是，「死老虎人人可打」，一些人的報復心理，發覺起來，煽發他一切的錯誤缺點，任意提到原則的高度，甚至捏造一些事實，惡意主觀的猜疑及完全不可靠的語言，亂加這個同志以各種罪名，挑錯誤，找岔子，結果是非把這個同志弄得昏頭昏腦不可，這樣作了之後

，他們還不大容許這個被打擊的同志起來作充分的辯護，如果他有辯護的話，那麼又說他故意庇護錯誤，承認錯誤不徹底，再加以打擊。不允許被打擊的同志在服從組織的條件下保留意見，不允許向上級控訴，一定要被打擊的同志當時認錯。如果被打擊的同志一切都承認了的話，那末，思想上原則上的問題是否業已解決？又是不大注意的。所以在黨內也發生過這種事實：即某些同志在鬥爭中承認錯誤過多。爲了免遭打擊起見，不如一切都承認好些。錯誤雖承認了，實際上他自己也還是不懂的。在這裏，也就證明這種鬥爭方法不能培養共產黨員堅持真理的頑強性。

第四、是將黨內鬥爭方法與黨外鬥爭方法不加區別的混淆起來。有些同志將黨內鬥爭的方法機械的搬到黨外的非黨的羣衆團體及機關中去使用，用黨內鬥爭方法去而非黨幹部和羣衆鬥爭；另外有些同志，就用黨外鬥爭的方法，對敵人對異己份子鬥爭的方法，來向黨內的同志鬥爭。用對付敵人與異己份子的辦法，來對付黨內的同志。一切挑撥離間，陰謀詭計，都使用上來，行政上的辦法——如監視、逮捕、監禁、審判等，也運用到黨內鬥爭中來，如有些同志鋤奸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大半就在沒有將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嚴格區別開來的結果，是把黨內思想與鋤奸工作混淆起來的結果。

另有些同志（其實這已經不能稱爲同志）則依靠與假借黨外的力量來進行黨內鬥爭、向黨要挾和恐嚇。如有些人倚仗他們一部份的工作成績，倚仗他們統率的部隊和槍桿子，倚仗他們在羣衆中的信仰或某一部份的統戰關係等，而向黨向上級機關進行鬥爭，要脅上級機關及黨接受他們的要求與意見，向黨圖獨立性，向黨宣告獨立。或者利用黨外的，甚至資產階級的，敵人的報紙雜誌及各種會議來批評黨，向黨的上級機關及某些同志和幹部進行鬥爭。很明白，這與另外一些人倚仗黨的勢力去強迫命令、壓迫黨外的羣衆，去向黨外人進行敲詐勒索，是更加嚴重的錯誤。這些人是站在黨外向黨內鬥爭，因此，他們已經完全離開了黨的立場，成爲黨的敵對者。張國燾曾經倚仗他所指揮的一軍隊來向中央鬥爭，並用歌謠標語口號戲劇來宣佈黨內某些同志爲機會主義者，就是這種錯誤的典型。

第五、我們黨內的許多問題，都是在會議上解決，或經過會議解決，這是好的。但各組織中有

許多會議是沒有準備而草率研究的，常常在會議上發生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爭論，而一切會議又必由最負責的參加者來作結論，一切會議的結論又等於決議，在這裏也常發生許多毛病。我看見有些會議上的爭論，最後逼到指導員或支部書記或其他負責同志來作結論，但這個負責同志自己是完全無把握的，問題是完全沒有弄清的，然而事情是逼來了，非作結論不可。否則不能作負責同志。這個負責同志只得來作結論，有的則表現非常狼狽與汗流浹背，糊亂的把結論作下來，而這個結論也就等於決議，事情就照這個結論決定下來了。這當然是要發生許多錯誤的。有些同志當着他們對問題還沒有把握決定的時候，他們不肯說明自己還沒有把握，還要求一個考慮與研究的時間，或向上級請示的

時間，而要顧全面子、保持地位，硬說自己是已有把握的，隨便決定下來，結果常常不是正確的。這種情形也應該糾正。

我們一切同志對黨內一切的問題，應該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強不知以為知」。黨內的問題不是倚靠橫蠻所能解決的。一切會議應該有結論，但不能決定的事情，或尚有疑問、尚未弄清的問題，則不應隨便決定，決定的事情，一定要是自己相信了的。自己還無把握相信的事情，可以保留下來再加以研究或請示。會議的結論，不一定是參加會議最負責的同志來作，誰作報告，在討論之後，即由誰作結論。但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定等於決議，會議的決定可以和這個同志的結論不一樣。在蘇聯共產黨內的作風，也是如此的。

以上這些，就是機械的過份的黨內鬥爭一些重要的表現。

我以上所說的，當然是一些最壞的典型。不能說我們過去的和現在的黨內鬥爭，普遍都是如此的。但這種黨內鬥爭方式，確實是存在的，且曾經在一個時期是佔着統治地位的，成為主要的黨內鬥爭方式。

在這種不正當的黨內鬥爭之下，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什麼結果呢？是曾經在黨內造成了以下一些惡果的：

第一、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個別的領導者及領導機關，在這種鬥爭方式之下壓迫着許多黨員不敢說話，不敢批評，在黨內形成個人或少數人的獨斷；

第二、另一方面又助長了黨內極端民主的傾向及自由主義的發展，許多黨員平時不敢說話，不敢批評，表現黨內一種形式上的和平與統一，但在一到矛盾無法繼續掩蔽下去的時候，一到情況嚴重與錯誤暴露出來以後，即又亂批評、亂鬥爭一場，形成爲黨內的對抗與分裂及組織上的紛擾，很難收拾。這也就是黨內家長制的反面表現；

第三、影響黨內的民主集中制不能正確的建立，黨內民主生活的不經常，不正規，和極端的缺乏；

第四、阻止同志中積極性、自動性及創造性的發揚，削弱黨員對全黨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影響同志們不敢積極負責，不敢放手工作、放手創造，不細心考慮研究問題與情況，養成他們照行公事、人云亦云的作風；

第五、助長黨內宗派主義的發展，無原則派別鬥爭的發展。造成黨內害怕批評與鬥爭的心理。養成某些同志「獨善其身」的保守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

第六、給以派、奸細、反革命份子以破壞黨的更多的機會，給反革命進攻我黨以更多的口實。托派奸細份子特別利用黨內的矛盾，不大正確的黨內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來爭取那些受打擊的對黨不滿的份子，而反革命則利用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來進行宣傳煽動，影響黨外的同情者及黨內不穩定的成份，來進行挑撥離間，破壞黨內的團結與統一。

上述這些惡果，是在黨內曾經造成過的。並且還有一部份遺留到現在尚未把它消除。

這種機械的過份的黨內鬥爭方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經造成黨內生活不經常的現象，給黨的損害甚大。現在我黨高級領導機關中雖是已經糾正過來了，在全黨現在也不是一種統治的鬥爭方式；但在許多中下級組織中，在某些個別的組織中，這種鬥爭方式，則基本上至今還未糾正，還相當普

遍的或多或少存在着、繼續着；因此，這些組織中的生活，仍然是不經常的。因此，我們必須嚴格指出這種偏向，以便在我們的組織中澈實實踐它，以便我們的同志不再重複這種錯誤，以便正確的恰當的開展黨內的思想鬥爭，推動我們的黨前進。

四 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

同志們！

我現在來說黨內鬥爭中另外一種偏向——黨內無原則的鬥爭。這種現象，在中國黨內是特別普遍與嚴重存在的。在外國黨內雖然也有一種所謂「閒談運動」，但我想，還沒有中國黨內這樣嚴重。所以我們對這種現象必須使同志們認識清楚，並採取必要的辦法來對付。否則，對黨內的團結和工作上的妨礙是太大了。

什麼是黨內無原則糾紛與無原則鬥爭呢？

我認爲黨內的以下幾種糾紛和鬥爭是屬於無原則的，即是離開我們黨與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之共同立場和原則的。

第一、有些同志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整個黨的利益上，來提出問題，來和其他同志進行鬥爭；而是站在個人利益或派別利益的立場上來提出問題，來和黨內其他同志進行鬥爭。就是說，他們在進行黨內鬥爭中的立場，是不正確的。因此，他們對於問題的觀點，處理方針和辦法，也是不正確的。一切事情的處理，只要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有利，他們就贊成，就主張，如果對他們個人或少數人不利，他們就反對，就不贊成；至於是否對黨對革命有利？他們是不管的，或擺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因此，這種人主張什麼，或反對什麼，都是沒有原則的，離開黨與革命的原則的。或者說：他們的原則，不是黨的原則與革命的原則，只是他們個人利益的原則。如果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個人利益的原則

的話，那末，各個人的利益與原則，必然矛盾，必然相互鬥爭。

比如，在你們中就有人爲了快子的問題，馬匹的問題，吃飯穿衣及生病打針的問題，沒有提升自已職位的問題等，曾經發生一些爭論和鬥爭，就是屬於這種個人的無原則的問題。同志們不是一般提出快子，馬匹、吃飯、穿衣及打針應該怎樣支配的原則，才對黨對大家有利，要黨及學校採取；而是這樣提出問題：爲什麼不給我快子，馬匹？爲什麼不給我打針？爲什麼不提升我的職位？爲什麼不給我好的飯吃、好的衣穿？一切以「我」個人爲中心，從「我」個人的立場出發，在黨內鬧糾紛，進行鬥爭。那末，只要給他個人滿足了，即使支配得再不合理一點，他也可以不管的。這就是一種無原則的鬥爭。

又比如同志們反對浪費吧！有些同志是站在黨的利益與立場上來反對浪費的，因此，他們提出各種違反節約原則的浪費現象來加以批評反對，並提出節約的意見要黨採取，這是很對的。但另外有些同志就不是站在黨的利益與立場上來反對浪費，因此，他們就這樣提出問題：某人浪費了多少？某人某人又吃了什麼？穿了什麼？用了什麼？……爲什麼我就不能這樣吃，這樣穿，這樣用呢？難道我的資格不老嗎？對黨無功嗎？因此，他在反對浪費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原因就是別人浪費了，而他自己沒有浪費到。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比如在皖東曾經規定在政府機關工作的人員有少數的薪水，如是就有一些同志要求到政府機關去工作，目的就是想自己也要得到這一點薪水，不允許他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反對政府機關人員有薪水的口號之下起來鬥爭了。他們也並不從原則上提出應如何來規定政府機關人員的生活來加以商討。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第二、有些同志不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好，甚至是爲了把黨的事情弄壞，或其他目的，來在黨內起糾紛，進行鬥爭。目的是不正確的。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比如有些同志爲了個人想出風頭，爲了個人地位及個人面子，甚至爲了報復別人以洩恨，在黨內鬧糾紛，和其他同志鬥爭，以搗亂其他同

志的工作和計劃，破壞黨內的秩序與團結，而不顧及當時的情況與條件等，就是屬於這種無原則鬥爭的。

第三、有些同志不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要黨採納或要黨放棄，而只是憑自己的感情與喜怒，來提出問題與進行鬥爭，爲了一時的痛快，爲了發脾氣，舒感慨，而要罵人和氣憤。這也是一種無原則鬥爭。

另外有些同志由於他們的經驗與理論水平低下，不能從原則上提出問題來爭論，而只是在一些個別的零碎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及時事政治問題上來和其他的同志絕不妥協的爭論，但並未涉及到一般的原則問題，因此，這也是一種不應堅持鬥爭的無原則問題。比如有些同志對於某一次的戰鬥，某一次的行動，某一次鬥爭，某一個組織的方式等，發生相互對立的意見，而不涉及到一般的戰術原則與戰略計劃及一般的行動方針與一般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各持己見的不停止的爭論下去。他們的問題提得不正確，因此，常不能有正確的結論或是無論怎樣都可以的。因此，就常成爲一種無結論的清談。

第四、是不擇手段，不依照正當的組織手續，來進行黨內鬥爭。在黨內無原則的拉攏或打擊同志，在同志間進行挑撥離間，陰謀詭計，及陷害同志等。或者當面不說，背後亂說，對黨不負責任的亂批評、亂廣播及造謠、撒謊、誣蔑同志等。

以上這些，都是無原則的鬥爭。其次，還有一些同志在原則鬥爭中夾雜無原則鬥爭的若干成份，或者在原則鬥爭的大招牌之下掩護着無原則鬥爭的進行。另有些同志特別着重的注意某人與某人爭吵，某人與某人的關係不正常等，而不注意他們爭論的實質。

黨內這一切的無原則鬥爭，都是不好的，對黨有害無益的。

同志們又問什麼是原則？什麼是不涉及原則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什麼是時事政治問題？以及爲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不應堅持己見，而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

同志們！這些問題，確是應該弄清楚的問題。

什麼是原則呢？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來講，所謂原則，就是事物發展的一般法則。特殊的事物，有特殊的發展法則。相同的事物，有大體上相同的發展法則。我們所謂的一般原則問題，就是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問題。如果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的一般法則有錯，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錯，那我們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就必然要發生錯誤。如果我們認識某一類事物的發展法則有錯，那末，我們處理這一類問題的方法，也必然要發生錯誤。所以我們對於原則問題，是不能馬虎的。如果在原則上發生錯誤，那就不只是要發生個別的錯誤，而會發生系統的、一貫的、一系列實際問題上的錯誤。

什麼是不涉及原則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呢？

這大半是一些個別的問題，是一些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比如我們說，要發動與組織羣衆，是一個原則問題，大家都同意，而發動與組織羣衆又須集中由羣衆團體來領導，部隊也應協助與參加羣衆工作，是原則問題，我們大家都同意。即我們在原則上都沒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有的同志主張將部隊的民運隊及民運部暫時取消，將這些工作人員派到民衆團體中去工作；另有同志則主張部隊民運部不應取消，這就是一個純粹實際的問題。有些同志主張羣衆團體應分爲四部辦事，另有同志主張分五部辦事。這都是不涉及原則的問題。

又比如，我們敵後抗戰今天的一般戰術原則，是分散的游擊戰爭。如果大家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有一次由於各種情況的逼迫，或者由於對我特別有利的情況發生，我們某個指揮員又打了一次勝利的或失敗的運動戰，那末這也是不涉及原則的個別的实际戰鬥。只要這個指揮員沒有在敵後打運動戰的原則的觀點，那末，即使這一次二次戰鬥是錯誤的，也只是個別的錯誤。或者是由於特殊情況的發生，這個指揮員打得並不錯。所以我們就不要在這些個別的純粹實際的問題上來堅持己見，爭論不休。

又比如，在今天我軍裝備條件下，原則上是不應打敵人的堅固工事與城市的。如果對於這一點我們沒有分歧的話，那末，某一個工事，某一個城市，因為有特殊的條件和有特殊的必要，我們又去打下來了，這也是不涉及原則的個別實際問題。但如果因為打下了這一個工事這一個城市，就說一切敵人工事與敵佔城市我們都可以去打，這就成為原則問題了。在內戰時期曾有同志主張打大城市，指揮紅軍向某些大城市進攻，這就是涉及原則的實際問題，因為他們去打這些大城市，是在原則上主張紅軍應該向大城市進攻。在這種涉及原則的問題上，我們即不應該妥協。而仍應在原則上主張不打大城市。

一切具體的實際的問題，常有幾個解決的辦法。由這裏到那裏，常有幾條實際可行道路。這些辦法，這些道路，對我們當時的情況，又各有利弊，有的辦法和道路，對我們是最有利的，但包含有危險性，為了慎重起見，我們又不能採取次好的辦法和道路。所以在這些具體的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如果我們發生有不同的意見，只要不涉及原則問題，我們就要善於妥協，善於讓步，善於接受與同意別人的意見，然後事情才能暢快的辦理，問題才能爽快的決定；而不應總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總是要別人放棄意見，總是要別人來將就自己，硬要別人照自己的意見辦理。這樣，反而拖延問題的解決，妨害工作的進行，增加黨內糾紛與清談的傾向，妨害同志間的相互團結。這就是為什麼在純粹帶實際性質的問題上，應與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作一切妥協的緣故。

什麼是不涉及原則的時事政治問題呢？

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鬥爭目標及達到此目標的鬥爭方式諸時事政治問題，就是那些不涉及到我們的戰略策略及政策的時事政治問題。比如我們今天的鬥爭目標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主要的鬥爭方式是武裝抗戰與其他鬥爭方式的配合。戰略是聯合所有一切抗日的黨派階層共同抗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實質，如果我們對於這些原則問題還有分歧的話，那末，今天汪精衛又到東京，或從東京回來，明天王克敏又去職，換上了齊燮元，後天日本駐華軍的總司令又換了人，再後天我

們在那裏粉碎了敵人的掃蕩及那裏的民主士紳又向我們獻旗慰勞等等，對於這些問題的估計和處理，只要不違背與涉及到上述的原則，怎樣處理都是可以的。

又比如，日本進攻中國，中國應否抗戰？是一個原則問題。如果對於抗戰的總方針沒有分歧，那末，在何時開始全國的抗戰，就是次要問題了，可以妥協的，但國民黨在「九一八」、「一二八」不抗戰，在冀東事變、華北事變又不抗戰，當時我們與國民黨在抗戰問題上的分歧，並不只是抗戰時間的問題，而是國民黨應否抗戰的總方針尚未決定，故我們必須堅決的鬥爭。但在蘆溝橋事變以後，國民黨抗戰的總方針已經決定了，並實行了，故我們亦不過份追究以前不抗戰的事情。但在抗戰後對於如何抗戰、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我們與國民黨基本上還是不同的。這也是原則問題。

又比如西安事變，是牽涉到對國民黨的合作與抗戰的一個重大事變，所以中央堅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當時有些同志反對和平解決，是錯誤的，他們只以為對西安事變如採用另一種解決辦法，或不解決，國共也可以合作，或更可以合作，他們只是犯了個別的錯誤，因此後來他們也就很容易的糾正了這種錯誤。

我們處理一切問題的總原則，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一切要服從這個總原則，一切違反這個總原則的主張、意見和行動，都是不對的。各種原則中，又有大原則與小原則之分。我們的規律，是部份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小原則服從大原則。在一切原則問題上的分歧，是不能調和妥協的，必須澈底爭論清楚，求得一致。然而在一切不涉及原則的問題上，就不應死不妥協，就不應過份着重的鬥爭與爭論。否則也要妨害工作與妨害團結的。

我曾經聽見在蘇聯學習過的一個同志說：在黨內鬥爭中只要我的政治主張是「對的」，在組織上即使錯誤一點，是不要緊的，是次要問題。因此，他認為在黨內鬥爭中可以採用各種不合組織規律的手段向反對者鬥爭。這種說法，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對的！他把正確的政治路線與正確的組織路線對抗起來看。他不知道：在黨內的秩序與組織，就是犯了一個最嚴重的原則的錯誤。在今天妨害與破

壞黨內的團結和統一，就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最大的妨害了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就是犯了比
其他原則錯誤更加嚴重的錯誤。在這裏，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我們的同志就要善於比較，善於區別各
種原則問題在當時對黨的利害的輕重關係。根據小原則服從大原則、部份服從整體的法則，來決定在
什麼原則問題上應暫的讓步，不堅持，在什麼原則問題上則堅持不讓步。爲了保持黨內的團結和統一
，有時對於某些關係不大重要的原則問題，我們也是應該和黨內抱有別種意見的人暫時妥協的。這當
然不是原則上的調和與中間路線，而是實際行動上的妥協，及遵循服從多數決定的絕對性。

有些同志在蘇聯學習，對於聯共黨內鬥爭中許多的東西，他們是沒有或很少學習到的，但聯共
黨內鬥爭中那些最壞的東西，他們倒學習了不少回來，他們的本質就善於反映與學習那些最壞的東西
。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以上就是關於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問題。

黨內無原則鬥爭，以及機械的過份的黨內鬥爭，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呢？他們的根源是什麼呢？
這是由以下一些根源中產生出來的：

第一、是黨內同志的理論水平一般還很低，許多方面的經驗還不夠，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
有實際的形成，黨在各方面的領袖與中心，則至今還很少實際的形成；

第二、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多，小資產階級的急性病，瘋狂性，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報復性，經
常影響到黨內鬥爭；

第三、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同志間客觀的相互討論問題的作風未形成，粗率的武斷與處
理問題的作風，仍嚴重的存在；

第四、投機份子混入到黨內來，以及某種投機心理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存在，他們常常爲了證明
自己的「布爾塞維克化」，而故意要「左」一些。以爲「左」比右要好，或者爲了打擊別人，以便抬
高自己；

第五、托派、奸細、反革命份子混入到黨內來，利用黨內鬥爭來破壞黨。托派常常在黨的旗幟掩蓋之下故意打擊某些同志，在打擊之後，又要另一個托派份子去吸收這些被打擊的同志加入托派。

以上這些，就是產生黨內鬥爭中上述各種偏向的根源。

我們的黨從最初就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這是完全必要的，很好的。在許多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作得對的，恰當的，因此，我們的黨在歷次的黨內鬥爭中，都有進步，都有成績，都使我們的理論水準認識水準有些提高，不可否認的，這些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是推動我們黨進步的原動力之一。沒有它是不行的。然而，我們同樣的不可否認，在我們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是產生了上述各種典型的偏向和錯誤。在許多黨內鬥爭中，有許多是進行得不正確的。因此，這也就使我們黨的進步還不够大，成績還不够多，並且在黨內所引起的痛苦太多，代價也覺得太大。以很大的犧牲，很大的代價和很多痛苦，換來了不够大和不够多的黨的進步與成績。這就是我們過去黨內鬥爭的基本總結。

假定我們過去的黨內鬥爭都是進行得很正確的，假如在黨內鬥爭中不發生或者避免了上述各種偏向與錯誤，那末，可以肯定的說：我們會要獲得比今天更大的成績，黨的進步，也會更大，痛苦與代價也會更小。以更少的代價和痛苦，換得黨內鬥爭更大的成績和黨的更大的進步。這就是我們今天從研究中國黨內鬥爭的歷史教訓中，所應確定的今後黨內鬥爭的基本方針，但這就需要我們澈底糾正過去黨內鬥爭中的各種偏向和錯誤，需要我們正確的去進行黨內鬥爭。

五 怎樣進行黨內鬥爭？

同志們！

現在的問題，已經很明白了，就是要怎樣來正確的適當的進行黨內鬥爭呢？

關於這個問題，聯共黨及各國黨均有許多經驗，中國黨也有很多經驗，列甯斯大林有很多指示，

黨的中央也有很多指示，關於這些，同志們應該去細心的研究，將來在黨的建設上也要講的，所以我今天不來講這些，我就就中國黨內鬥爭的經驗，提出以下一些意見，來作為同志們的參考。

第一。首先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鬥爭是一件最嚴重最負責的事，我們必須以最嚴肅最負責的態度來進行，而絕不可以草率從事。必須自己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確的黨的立場上，完全是為黨的利益、工作的進步及幫助其他同志改正錯誤與理解問題的大公無私的立場上，來進行。必須自己首先把事情弄清楚，把問題弄清楚，實行調查，並研究出系統。同時，還必須是有組織的、有領導的、有準備的去進行。

同志們應該知道：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才能糾正人家不正確的立場。只有自己完全是正確派，然後才能矯正別人的不正確派。所謂「必先正己，然後才能正人」。

只有自己首先不動搖，然後才能幫助動搖的人，糾正人家的動搖。

只有自己正確的理論、正確的理論，然後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原則與不正確的理論。

只有自己對於原則問題的明確性，才能改正人家的不明確。只有自己瞭解問題的實際材料更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問題，然後才能給其他的同志並給黨以更多的幫助。

如果有同志不是這樣，如果自己首先就不站在正確的立場上，沒有把握到正確的原則，沒有去了，解容觀情況與系統的研究問題，甚至只有個別的缺點，與在某些地方的不夠明確，那在黨內鬥爭中，都不能克服人家不正確的東西。如果還要魯莽的去鬥爭，那就可能走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只有容現狀的事實，只有在實踐中已證明了的經驗，只有真理，能够戰勝一切。

我們的自我批評與黨內鬥爭，不是為了要削弱黨的組織與團結，削弱黨的紀律與黨的威信，妨害黨的工作的進行；相反的，是爲了加強黨的組織與團結，提高黨的紀律與威信，推動黨的工作的進行。因此，黨內鬥爭不能任其自流的發展，形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在黨內既不能容許家長制的存在，也不能容許極端民主現象的產生，這是黨內生活不經常的兩個極端的表現。

黨內鬥爭，是要用對黨對革命最高的負責態度來進行的。

第三、同志們要了解，黨內鬥爭，基本上是黨內不同思想不同原則的鬥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對抗。思想原則上界限的明確劃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組織上、在鬥爭的方式上、在說話與批評的態度上，應該儘可能的不對抗，儘可能採取溫和的方式來商討或爭論，儘可能不去採取組織手段及作組織結論，儘可能完全採用誠懇、坦白、正面的態度，說服教育的態度去進行，去求得思想上原則上的一致。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在十分必要的時候，才可以採取對抗的鬥爭方式與組織手段。黨的一切組織，在適當的限度內，都有完全的權力對任何堅持錯誤的黨員作組織上的結論，黨的紀律的執行與組織手段的採用，在一定的情況之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這種手段，不可輕易採用，不可濫用，單是在組織上處罰同志多，並不能提高黨的紀律。黨的紀律，黨的统一，主要的也不是靠處罰同志來維持（如果要這樣才能維持，那就已是黨的一種危機了），而主要的是依靠黨內思想上原則上的真正一致，大多數黨員的自覺性來維持的。我們只要在思想上原則上最後的弄明白了，如有必要，組織結論是最容易作出來的。我們不要一分鐘可以決定開除某同志的黨籍，或宣佈自己脫黨。

同志中不同思想不同原則上的堅持、對抗與爭論，和同志們對於黨的組織上的服從，對於多數與上級的服從，是不可分離的；否則，就沒有黨的統一與行動上的一致。同志們決不能在原則上堅持己見，就在組織上與黨對抗，就不服從多數與上級，就去自由行動。這是違反黨的基本紀律的。

原則上思想上的對抗，與組織上方式上儘可能的不對抗，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黨內鬥爭的一種方法。許多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一方面沒有思想上原則上明確的對抗與分歧；但另一方面，在組織上及鬥爭方式上又對抗得一塌糊塗，鬥爭得一塌糊塗，爭得面紅耳赤，罵的狗血淋頭，鬥得兩方面不見面，仇恨種下很深，然而在他們之間，竟找不出原則上思想上的明確分歧來。

第三、對黨的組織、對同志、對工作的批評，要適當、要有分寸。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就有布爾塞維克的尺度，一切過份的批評，擴大人家的錯誤，濫加別人的大帽子，都是不對的。黨內鬥爭

，不是鬥得愈厲害愈好，而應有適當的限度，應講求適當，「過與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指出與批評別人的錯誤，要拿住中心，要着重最重要的問題，給以系統的明確的解釋，才能解決問題；而不要枝枝節節的搜集人家許多錯誤的現象，及似是而非的事實，簡單給以暴露了事；這會使人感覺你故意找他的錯誤，攻擊與打擊他。

當你們估計或批評某個同志時，你們不應僅僅指出他的缺點錯誤，當作他的全部。你們還應指出他的成績、功勞、長處及他正確的主張，即使他的主張只有一點或一部份是正確的，你們也必須替他指出，不可抹煞。這樣才能給這個同志以全般的估計與批評，才能幫助他進步，使他服氣。

適當的批評，適當的態度和適當的方式，反對「過與不及」，這也是我們在黨內鬥爭中所應採取的方法。

第四、在黨內黨外停止「鬥爭會」的舉行。應從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來指出各種缺點錯誤。應該首先「對事」，然後「對人」。應該首先把事實弄清楚，把問題弄明白，把錯誤與缺點，性質、嚴重程度、產生的原因，弄明白，然後再去指出對這些缺點錯誤的負責人，主要的次要的由誰負責？而不要首先「對人」，首先去追究錯誤的負責者。只要犯錯誤的同志不是有意的，並且真實在了解錯誤，改正錯誤，那我們就應該歡迎，就不應再加責備。在黨內鬥爭中對幹部與同志的打擊政策，攻擊別人與打擊別人的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這與剝削階級對勞動者的鞭子政策，壓迫政策，在本質上是同一的。我們的政策是同志間的互相幫助與互相檢討。

對於某些特別跳皮搗蛋、經常違反紀律、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同志，對他們，原則問題還說不上也說不通的時候，那末，個別的舉行一些同志審判會，也並不是不可以的。但把他普遍化，就是不對的。

第五、必須給被批評被處罰的同志以一切可能的申辯的機會。在鑑定同志及對同志作組織結論的時候，通常均應通知本人到會，當面作結論。如果他不服，在經過辯論之後，應向上級申訴（一切在

處罰後表示不服者，即使他本人不願上訴，黨的組織亦應代他上訴。任何黨的組織不能阻止任何同志在處罰後向上級申訴。黨員的上訴權，不能禁止。一切的上訴書，任何黨的組織不能扣壓。關於思想原則問題，黨員并可越級直接向中央或高級黨委上訴。不過上訴同志，應該在下面充分說明自己的主張和理由，分歧的結何在？弄清楚事實，才去上訴。不能在下面不說，到上面又亂說，贗混上級，企圖取巧。一切案件上訴之後，決定權即在上級。上級黨委可取消、或減輕、或加重下級黨委對同志的處罰。

在思想原則問題上。經過爭論之後，如果還未在黨內最後的取得一致，是可以通過多數決定的。在多數決定之後，少數同志如果還有不同的意見，在組織上行動上絕對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是有權利保留自己意見的。

一定數量的下級黨委或同志要求上級黨委及領導機關召集適當的會議檢查工作的時候，只要有可能，上級黨委應該召集會議來檢查。

第六、應使黨內鬥爭與黨外鬥爭有明確的界綫，同時建立適當的聯繫。不要將黨內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外去使用，也不要將黨外鬥爭的方式拿到黨內來使用。更不要利用黨外的力量和條件來向黨內進行鬥爭與恐嚇。一切黨員要嚴重的注意和警惕：不要使派、奸細和反革命份子利用黨內的矛盾和鬥爭，來進行破壞黨的活動。一切黨員在黨內鬥爭中不要被這些份子所利用。這只有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及正確的進行黨內鬥爭，才能作到。

在黨內只能允許合法的鬥爭。一切違犯黨章黨法的鬥爭方式，都是不能允許的。

第七、禁止黨內的無原則糾紛。這須規定以下的一些辦法：

一、一切黨員，對黨的領導機關及各個黨的組織，如有意見，只能向相當的黨的組織提出及批評，不允許在羣衆中亂說。

二、一切黨員，對其他黨員及黨的負責人，如有意見，只能當面批評或在一定的組織中批評，不

允許亂談。

三、一切黨員或下級黨委，對上級黨委如有意見，只能向上級黨委提出，或要求召集會議檢查，或向更上級的黨委控告，不允許亂說或向下級傳達。

四、一切的黨員，如果發現其他黨員有不正當的行為，及危害黨的利益的行為時，必須向相當的黨的組織報告，不得隱瞞，或互相包庇。

五、一切黨員，應大家提倡正氣，提倡正派，反對邪氣，反對一切不正派的言論與行為。給那些喜說閒話、喜歡廣播、喜打聽人家的秘密、喜造謠言的黨員，以嚴重的申責。黨的領導機關，隨時應該通令：禁止黨員互相談論某些一定的問題。

六、各級領導機關，應隨時找那些喜歡說人閒話、喜鬧無原則糾紛的同志來談話，給以糾正及警告或其他處分。

七、各級黨委，應尊重每個黨員提出的意見，應經常召集會議，討論問題，檢討工作，給黨員以充分發表意見的機會。

對於無原則糾紛，應該一般的禁止，不應該去判斷是非。因為是無原則糾紛，所以是無是非可以判斷的。

當着我們去解決同志間無原則糾紛的時候，決不要單從糾紛的本身去解決；而應該去檢討與總結那裏的工作，正面的原則的去提出那裏今後的任務、工作方針、路線和計劃等。在這種總結及任務、方針、路線和計劃中，批評到某些同志不正確的意見。然後徵求同志們的意見，是否還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同志們還有不同的意見，那就變為原則的爭論，同志間的無原則爭論，提到了原則爭論的高度。如果同志們在原則上沒有不同的意見了，就要求同志們大家在這種總結、任務和方針之下團結起來，一致為完成這種任務與計劃而鬥爭。其他一切無原則問題，要求同志們拋棄，或在有空的時候再談。應該從總結過去的工作、解決當前的任務、推動當前的工作中，去解決無原則的糾紛。否則，無原

則糾紛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我們決不要用審判官的態度去解決無原則糾紛。這是無法判斷、無法解決的，如果你判斷下來，雙方都是會不滿意的，糾紛會繼續存在的。

至如某人對某人信任不夠，某人對某人尚有若干懷疑等等，這些問題，一般不應提出來討論，討論是無益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只有在工作中、鬥爭中、實踐中才能解決。才能證明某人是可信的，某人是無可懷疑的。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中夾雜了若干無原則成份，那末，我們只着重和他討論原則問題，無原則問題不應着重去討論。否則，就會淹沒原則問題。

如果有同志在原則鬥爭的掩蓋之下，去進行無原則鬥爭，那我們一方面應指出他在原則上對的方面，不要「以人廢言」；同時也應當適的指出他的立場與手段的不正確。以免將原則鬥爭引上無原則鬥爭。

總而言之，黨內鬥爭，基本上是一種思想上原則上的分歧與鬥爭。在黨內，一切要講道理，一切要講清楚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講。否則，不行！道理講清楚了，一切都好辦，都容易辦。我們要在黨內養成講道理的作風。判別各種道理是否正確的尺度，是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是部份利益服從整個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張，對於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有利的，對整個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長遠有利的，都是對的。不利的，都是不對的。無道理可講的鬥爭，講不出道理的鬥爭，就是無原則鬥爭。不講道理，或講不清道理，都是不對的！都不能得到正確結論的！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道理講清楚了，最後還不能得到一致的話，那末，誰個是違反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也就清楚了，對於堅持錯誤的同志採取組織結論，就有必要了，問題就好解決了。爲了要講清楚道理，要能講清楚道理，黨內民主就是必要的，平心靜氣互相商討的作風就是必要的，虛心學習，提高同志們的理論水準，弄清楚情況，調查清楚事實，細心研究問題等，更是必要的。粗心大意、主觀主義、人云亦云、脫離實際、不查清楚事實……，是決不能講清楚道理的。既不講道理，或講

不清楚道理，結果就只有依靠橫蠻、依靠手段、依靠組織上所付予的權力、甚至依靠欺騙來解決問題了，黨內民主就更無必要了；因為黨內民主，就是爲了大家來把道理講清楚之後以便一致行動的。

我在這裏所謂之道理，當然不是那些空洞的與似是而非的道理；而是那些實際事實與被實踐所證明了的真正的道理。某些知識份子是好講空道理和歪道理的，他們不要事實，也可以說一大篇，從地下可以說到天上，這是一種空談、黨八股，對黨對革命是只有害處，毫無益處的。所以在提高講道理的作風中，又必需反對空談與黨八股，提倡那些從實際出發的、客觀的、唯物的道理。

一切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是不行的！道理講錯了也是不行的！空談更是不行的！這當然有些爲難，但只有如此，才能够得上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是講道理的，是真道理的支持者，是明白道理、並且能很好的和別人講道理的一個人，而不是蠻不講理的、無理性的鬥毆家。

同志們！這就是我所提出的怎樣進行黨內鬥爭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們同志應該依照這些方法去進行黨內鬥爭，去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去檢查每一個黨員特別幹部的黨性，使我們的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進一步的鞏固起來，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六 關於黨校內部鬥爭的檢討

根據我上面所講的來檢討黨校內部最近的一些鬥爭，就很容易了。爲了幫助同志們學習起見，對黨校最近的鬥爭來加以詳細的檢討，是必要的，是有益處的。

關於你們第一班的鬥爭問題（略）。

關於你們第二班的鬥爭問題，特別是女同志間的鬥爭與糾紛問題。

第二班的女同志是相當多的，其中一部份已結了婚的，另一部份尙未結婚。就在已結婚與未結婚的女同志間發生了嚴重的糾紛。

「有同志說：黨校是「老婆隊」。大概是這位同志要求入黨校而組織未給予爽快的批准，因而有些氣憤說，很明白，這是一種完全無原則的，侮辱黨校的說話。是一種無聊的話。

許多結了婚的女同志到黨校學習，是我提議的。我曾經向華中局提議：凡與我們團以上的幹部結婚的女黨員，均須進黨校（各地方的及華中局的）學習。我為什麼有這個提議呢？

因為我鑑於二十年來黨內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在大數弄得不好或很不好。因而妨害了黨的不少的工作。這中間的原因，固然有很多，責任也不能完全由女同志來負擔。但女同志的思想意識落後（大多數是比男同志更落後的），黨性不强（大多數比男同志更不强），是最大的原因之一。當然，就是這一點，主要也不由女同志本人來負責，女同志的生理條件及黨與社會，均要負責的。特別在最近，結了婚的男女同志之間發生了不少的問題。這種問題的發生，對黨的損失是很大的。一個人不好，要妨害兩個人的工作。一個人好，還可推動另一個人進步。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男同志女同志的利益，所以我有這個提議。讓這些女同志到黨校學習，在黨性及思想意識上加強她們，并培養她們一些工作能力，使她們可能逐漸成爲黨的幹部。這對女同志是好的，對黨對男同志也好，對其他的同志我看也沒有什麼不好的。爲什麼要反對呢？

如果同志們有理由反對我這個提議，那是可以的。任何黨員都有平等的權利向華中局提議，要求華中局否決我的意見。如有同志這樣從原則上來提出意見，那是完全正當的。如果華中局否決了我的提議，那我只有服從大家的義務。可是同志們不這樣作，而要在下面陰一句陽一句的批評，反對與鼓譟，那就是不對的！非法的！那就是不能允許的！要在黨內禁止的。

在你們結了婚的女同志中，個別的表现有些驕傲及生活上的特殊，這當然是不對的。你們在生活上應該和大家一樣。在我們黨內，一切非份的享受，對黨員都不是一件光榮的事。艱苦奮鬥，才是我們舉世聞名的光榮。驕傲是更不應該的。你們和我們的幹部甚至最負責的同志結婚，你們除開在學習方面取得某些便利的條件之外，對一個黨員來說，你們還得了什麼可以值得驕傲的呢？我看你們是

什麼也沒有得到的。不論任何黨員，驕傲都是不好的。謙遜才是共產黨員的美德。

但你們未結婚的女同志和已結婚的女同志分出明顯的界綫，對抗起來，說罵她們爲「太太」，一切都對她們特別苛刻，甚至對某同志用兩個酒杯吃飯和漱口，某同志有三件或四件襯衫替換，某同志說話聲音特別小，某同志走路的脚步特別輕，……都要拿出來批評和鄭重其事的鬥爭一下，甚至因此鬥得面紅耳赤，互不講話。這是何苦來呢？除開暴露你們的宗派主義和落後意識而外，還表現你們什麼呢？這是一種無聊的無原則的鬥爭。

如果結婚的女同志叫「太太」，那末，除開「太太」這個稱呼以外，你們是否還可以找到別的適當的稱呼呢？你們今天未結婚的女同志，將來不結婚嗎？今天你們不是「太太」，明天你們豈不也是「太太」已乎哉？！今天已結婚的同志，在一年半載甚至幾星期以前，不也是未結婚的嗎？爲什麼結婚的同志就這樣值得可恨呢？就需要你們這樣來鬥爭呢？

有人似乎覺得這些女同志不該和我們的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認爲與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是更可恥可恨的。這有什麼道理可講呢？難道我們的幹部與負責同志就不應該結婚嗎？難道女同志就不能和幹部與負責同志結婚嗎？難道這與你們未結婚的同志有什麼不好嗎？如果你們認爲與幹部及負責同志結婚不好，那完全有你們的自由，你們有本事，去找戰鬥員結婚好了。如果你們將來也要找一個所謂「配得上」的幹部來結婚的話，那末你們今天又何苦來這樣……着呢？你們豈不怕人家將來也照你們的樣來反對你嗎？你們何不也留點餘地呢？如果有人看見了和負責同志結婚的女同志，眼睛裏面就有些發紅的話，那豈不是有點更不光榮嗎？

有同志說：我們這裏黑暗。大概我們這裏是有些黑暗吧？那麼什麼地方又光明呢？你如果認爲在敵人漢奸那裏光明，或在國民黨那裏光明，你就到敵人漢奸那裏去好了！你就到國民黨那裏去好了！你又何必到這個「黑暗」地方來呢？

有人說：我們這裏還有些封建思想。是的！我們這裏是有些封建思想的，而且可能還不很少，在

封建勢力佔優勢的農村社會裏面，其他地方的封建思想，我看也不會比我們這裏更少。而且這封建思想，還不是一下可能去掉的。我們這裏有個特務員硬不肯去拿女同志洗過澡的盆子，可是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飛機，反共派的機關槍，都是不怕的，可以向其衝鋒。但他硬怕女同志的洗澡盆，你有什麼辦法呢？

「……，你們是一場無原則鬥爭。黨校的總支部不能解決，要我來解決，我有什麼辦法來解決能使你們雙方滿意呢？我只有一句話：你們不應該鬧。不應該鬧而要鬧，就是無聊！就要禁止！黨費了很大的力量要你們到黨校來學習，你們不好好學習馬克斯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以及革命運動的各種原則，你們不去好好學習，在敵人後方吃了人民的救國公糧，你們無事做，無聊，而要去鬧這些糾紛，真是豈有此理！立即停止你們之間的糾紛，重新恢復你們同志間的關係，用心去學習，否則黨將不能不採取進一步的辦法的。如果你們有理論上原則上的問題來爭論，或要我來解決，那是很好的，我是很歡迎的。可黨校的同對這種問題還提出來太多了！

我……無完了。

反對黨內各種不良傾向

劉少奇

——節錄某某會議記錄——

我們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最近幾年來，是加速度進行着。對馬列主義的精通與對革命運動規律性的把握，是有極大的提高。特別黨中央的正確而堅強的領導，是超過黨的歷史上的任何時期，超過除開聯共黨以外的任何一國的共產黨。由於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與中央正確而堅強的領導，所以使黨在革命鬥爭中也獲得了歷史上空前的勝利與成功。然而，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在各方面，在各個地方，各個組織中，並不是平衡的。而且由於統一戰綫的環境，黨在各方面的勝利，大批非無產階級成份的加進黨，使得黨內各種不正確的傾向，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在發展着。必須予這些傾向和意識以毫不讓步的打擊，然後才能更加鞏固我黨，並推動我黨向更高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程度前進。必須在黨內開展反對各種不良傾向的鬥爭，反對喪失黨的立場、離開黨的原則鬥爭，反對不服從黨的組織、不服從中央與上級的指示、違反黨的紀律的鬥爭，反對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鬥爭。必須在黨內發展自我批評，開展這些鬥爭，嚴肅黨的組織與紀律，然後才能在黨性上具體的教育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這些不良傾向，現在我提出以下幾種來加以說明：

傾錯誤。

第一種、是在統一戰綫的環境與工作中，喪失自己立場與獨立性的傾向，以及在統一戰綫中的左

統一戰綫也和其他一切東西一樣，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在今天中國的統一戰綫，是抗日的民

族的統一戰綫。在統一戰綫中的各階層，對於統一戰綫都各有各的政策。所以只有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而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抗日的各階層，爲了對付共同的敵人，一方面集合在一起，建立一條統一的對付共同敵人的戰綫（所以有各階級共同的聯合戰綫）；另一方面，各階層又各有其獨立的政策，在統一戰綫和其他階層的政策對立着與鬥爭着。看是那一個階級站在當時當地統一戰綫的實際領導地位，統一戰綫主要就實行他的政策去對付共同的敵人，其他階級的政策，是不能實行或不能完全實行的。比如，今天在敵後主要是實行我們的政策去對付敵人，是因為我們在敵後統一戰綫中已有實際的領導地位。而在全國，則不能實行我們的政策，也是因為我們在全國的統一戰綫中，還沒有實際領導地位。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綫政策，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獨立的政策。它沒有超越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它與目前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階級對統一戰綫的政策，均有其不同點。它代表無產階級最高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中國全民族解放的利益（這是由於中國無產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之特殊條件而產生的，其他階級都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我們的統一戰綫政策，就是無產階級的政策。統一戰綫教育，就是階級教育，就是教育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在革命中如何去與其他階級進行統一戰綫。

只有提高無產階級與勞苦羣衆的階級覺悟，只有剷清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界限，才能使無產階級與農民正確的去與資產階級和地主進行抗日的統一戰綫，才能保持自己的立場與獨立性，否則是不可能的。

但是黨內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負責同志，是不了解這一點的。他們把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和階級政策對抗起來，把黨的統一戰綫教育，和階級教育對抗起來。把黨的統一戰綫政策，看作是超階級超黨派的東西。把黨的統一戰綫教育，看作是超黨派的教育。因此，他們就不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堅定的立場上，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綫，去教育羣衆與教育黨員；他們站在一種超階級超黨派的立場上，去和其他黨派階級進行統一戰綫與教育羣衆和黨員。因此，就必然要喪失自己的獨立性，作

其他階級的俘虜。必然要引導黨與羣衆去作其他階級的尾巴。在黨內和羣衆中散佈其他階級的影響。除開階級政策外，是沒有超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的。只有那些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家和自欺欺人的剝削者，才會假造出一個超階級的統一戰綫政策來。

他們認爲黨的統一戰綫政策與階級政策是不相容的。如他們的公式就是這樣：要末是統一戰綫政策；階級政策與階級教育就不要了（這就要成爲階級的叛徒）；要末是階級政策；統一戰綫政策就不要了（這就要成爲左傾的統一戰綫的破壞者）。所以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同時也是左傾機會主義的本質。

有些同志以爲：在抗日與統一戰綫時期，無產階級與農民不得不相當限制自己的階級鬥爭（如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政策等），不得不在抗日的問題上去與其他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合作，如他們就認爲要提倡勞資合作、階級調和的理論了，要停止或取消工農的階級鬥爭了，工農的階級覺悟不應該提高，不應該在工農的思想組織上明確的劃分勞資界限及農民與地主的界限；相反，應該使工農的階級覺悟降低，階級界限模糊起來才好。他們把我黨目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很庸俗的看作是一樣的，同格的。因此，他們在統一戰綫中就喪失自己的獨立性與黨性，在黨內和羣衆中公開發傳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的理論。他們認爲統一戰綫政策與階級鬥爭是不相容的。如他們的公式是：或者統一戰綫；階級鬥爭便應當取消、停止；或者階級鬥爭；統一戰綫便應當取消、拋棄。如他們在一個時候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在另外的時候又表現爲左傾機會主義。他們不懂得黨的統一戰綫政策離開不了階級鬥爭，黨爲統一戰綫所進行的一切鬥爭，都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綫本身就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在統一戰綫中一方面是統一，另一方面是鬥爭。離開鬥爭就沒有真正的統一戰綫，就沒有共產黨與無產階級的獨立地位。但在統一戰綫時期，黨所進行的階級鬥爭，主要是爲了鞏固、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綫；而不是破壞與拋棄統一戰綫。因此，黨在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就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有其各種不同的一定的限度。停止土地革命與暴動，

有禮、有節、有節，就是這種限制之一。所以在統一戰綫時期，適當的發展工農階級，是完全必要的。提高工農階級覺悟，在組織上劃清工農與資本家地主的階級界綫，是完全必要的。沒有這些，黨就不能率領無產階級和農民去與其他階級進行統一戰綫。但是，鬥爭是爲了統一戰綫，是以鬥爭求團結；統一戰綫也離不了鬥爭。

我們的同志，常常是不注意去進行統一戰綫工作，輕視這種工作。不了解這種工作的充份進行，及統一戰綫的開展，對於我們的勝利及工作的開展是具有極大關係的。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同志，是不善於去進行統一戰綫工作的。這些，都是同志中極大的缺點。須知我們如果沒有很好的統一戰綫工作，建立很好的革命統一戰綫，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某些同志的關門主義作風——只歡喜自己的一套，不與外界接觸，不願攜國旗與孫中山的像片等等，是一種最壞的妨害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作風。這些都不表示他們爲覺悟的中國無產者的特性，而表示他們爲小資產階級關門主義的特性。但是我們另外一些同志，就在統一戰綫工作中明白喪失自己的立場與黨性。他們與異己的各階級的人們接觸，在黨籍上、政治上、生活上、就接收異己階級的影響，就完全相信這些人的一切，就麻醉自己的覺悟性，並且把這些影響傳達到黨內與勞動羣衆中來。他們甚至自覺的拋開自己的立場，接受異己者的攻擊與賄賂，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和異己份子打成一片，他們覺得自己和剝削階級的人在一起，是更接近更痛快一些，而和工農勞動者在一起，則是格格不相入的，他們對黨內組織上紀律上的破壞性，不獨是不能自覺的遵守與擁護，而且認爲簡直是可怕的，用一切辦法來逃避。這種人，雖然或者還保留了他們的黨籍，但共產黨員的黨性，是完全沒有了的。他們資本主義化了。如果不痛加改正，他們的黨籍遲早是保留不了的。

由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革命性與動搖性，我們對於地主資產階級在抗日時期就不能不採取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政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即聯合其革命的抗戰的方面，而反對其動搖的妥協的反動的方面。這種政策在執行的時候，又依照各種不同的時期和時間，依照各種不同的具體的

對象，有時我們強調聯合，有時我們又強調鬥爭。但在整個抗戰的時期，即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時期，一般的我們是強調聯合的。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爲了更廣大的在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程度上聯合一切可能抗日的階級繼續抗日。但是黨的這種政策，許多同志是沒有完全了解的。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對地主資本家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如何去執行？他們在實踐上，在聯合的時候，就只知道聯合，而不知道鬥爭；在鬥爭的時候，就只知道鬥爭，而不知道聯合。或者他們聯合得不恰當，鬥爭得也不恰當，他們始終未能根據具體的情況與對象來正確執行黨的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政策。

……現在我們要在黨內來討論一下——對於某些階級和黨派如何來執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但是，目前在我們的實際工作和實際政策中的錯誤，來得最嚴重的還是左傾錯誤。在各根據地中，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無例外的或多或少都犯了「左」的錯誤。

有些同志就不知道具體去區別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中的各派與各種不同的階層。不知道那些人應當當作漢奸？那些人應當當作投降派？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當作頑固派？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當作中間派或中間份子與中間勢力？那些人及什麼樣的人應當當作進步份子與進步勢力等等。他們甚至把所有的地主資本家籠統的看作都是投降派或頑固派；而他們對於投降派與頑固派又只實行鬥爭，不實行聯合。所以他們在實際工作及實際政策中就必然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我們可以說：目前還在我們根據地中的地主資本家，除開極少數以外，他們在政治上是沒有一定的成見的。他們並不是一貫的頑固的反共份子，他們也沒有加入一定的政治派別（雖然他們與各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對於他們，只要我們能够遇事向其很好的解釋，不過份去侵犯他們的利益，不去侵犯他們的安全，在政治上給他們以自由及參政的權利，不去傷害他們的面子，他們是不一定要反對我們的。他們是可以對我守善意中立或在一定程度上贊助我們的（雖然還是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上來說，他們中之大多數是中間份子。是我們必須要聯合與爭取的。如果把他們籠統的看作都是反對我們的，都是頑固派與投降派，那在實際工作與實際政策上就必然要冒犯嚴重的錯誤。

……爭取中間勢力，爭取中間份子，使之站在抗日的一方面，站在我們的一方面，或對我守善意的中立，是一個絕大的問題，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中間勢力與中間份子的背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革命，具有決定的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中間勢力佔着極大的比重。中間勢力站在那一方面，那一方面就可能勝利。相反，就不能勝利。這個問題在目前對於我們，還有其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大資產階級也正在用一切方法爭取中間勢力。所以在爭取中間勢力的問題上，還是一個嚴重的鬥爭，還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看誰的力量強大？誰能更多的適合中間份子的要求給中間份子以更多的權利？誰能更少的侵犯中間份子的權利與保障他們的權利？誰就能夠爭取中間份子站在自己一方面。

至於中間份子的動搖性，那是中間份子的特點。在政治上不動搖的人，就不能成其為中間份子。所以我們也必須進行一定程度的鬥爭來穩定與停止中間份子的動搖；但我們不能因為中間份子還有某些動搖，某些不可靠，在某種時候（特別當誰我們的政策錯誤侵犯他們利益的時候）還有反對我們的可能，就不去爭取他們，或給他們以打擊，或把他們當作反動份子來懲辦。這是不對的。對於中間份子我們要實行堅定的謹慎的政策去爭取他們。不可以因為一點小事，因為他們有某種動搖與某些不滿的表示，因為貪圖小利等等，而放棄與違背我們爭取他們的政策。

許多同志似乎總有這樣一種成見：認為在我們根據地中普通的地主資本家是天生反對我們的，我們和他們總是會弄不好的。因此，他們在實際上就不相信抗日的時期我們能够爭取普通的地主資本家和我們站在一起來抗日，建立政治上某種同盟來實現民主。他們忽視在抗戰以後地主資本家的政治態度比抗戰以前有了一般的變動，他們還是用內戰時期的眼光來看今天的地主資本家。他們片面的誇大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而忽視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在抗戰時期關於民族獨立和民權自利的共同要求。所以他們就不能忠實執行黨的統一戰綫政策，爭取一切可能抗日的各階層的人民來繼續抗日。他們常常只是站在一種暫時利用的觀點上來和一切人們進行聯絡，但一有某種變動，便對昨日

的朋友「不容氣」，給以種種垂危。這當然是不對的，違反黨的政策。

不錯！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是存在着基本矛盾的。誰看不見這一事實，誰就不能成其為共產黨員。但在今天來說，中國的具體情況，地主資本家就不只是和我們之間存在着基本矛盾；他們和日寇僞軍之間也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派之間又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他們對這三方面都存在着矛盾。他們今天的政治態度，大多數就依照他們對這三方面矛盾的情形來決定。看他們對誰一方面矛盾更大，更危害他們的生存，他們就與誰弄不好，就會要反對誰。一般來講，在敵後的地主資本家，他們與敵人僞軍之間的矛盾，是更大的，他們與頑固派之間也有極大的矛盾，如果我們能正確實行中央的統戰政策，那他們與我們之間的矛盾，還比較小一些。而我們中央的統戰政策，如三三制，稅收政策，錫好政策，土地農民政策，勞動政策等，都一般的照顧到地主資本家的利益，都嚴禁過份侵犯他們與加重對他們的負擔。都對他們有很大的讓步。目的就是為了縮小一些我們與地主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政治上和他們更多的建立一致。因此，只要各地能正確的切實的執行中央的政策，在敵後根據地中一般的爭取地主資本家站在我們方面，是完全可能的。我們應該完全相信這一點。只要是在政治上沒有一定成見的地主資本家，我們是能和他們弄得好的。因為敵人僞軍及頑固派和他們中之大多數弄不好。

當然在敵後根據地中我們對中間階層的讓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限度就是：要不妨害我們在敵後長期堅持抗戰，保持我們的獨立性與領導地位，最低限度的改善勞苦羣衆生活狀況的要求。超過這些限度的讓步，是錯誤的。是有傾。但在中央已經決定了讓步的，已經規定與宣佈了的各種政策，必須爽快的完全的執行。……

現在我們最大的缺點，就是各地不能完全正確的全部的執行中央的政策。一方面我們許多同志還缺乏對於中央政策的真正了解，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將中央的政策在各地不同的情況下去具體運用。所以常常發生錯誤。因此，某些中間人士對我們就有這種批評說：「只要你們的黨員真正能聽你們

黨的話，那你們治天下完全無問題」。意思就是說：現在你們的黨員並不能真正聽黨的話。你們上面所答應的，在政策上所宣佈的，你們並不能真正照着去作。你們所宣佈的政策，與你們的實際行政之面不一致。你們的下面與上面不一致。還有你們的軍隊與政府又不一致。這個軍隊與那個軍隊也不一致。……

某個士紳和我們談話之後，最後向我們說一個「信」字。意思就是批評我們有點「無信」。批評我們說得好，宣佈的政策好，上面講得好，但作得並不好。說我們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作。他們就有點「今爲坐上客，明爲階下囚」之感。他們說我們「轉眼無情」。說我們今天這個人和他們交朋友很好，明天我們那個人又去對他們不客氣。……

同志們！這些是從中間份子那裏來的對我們的致命的批評。……

在這裏不只是表現我們各個組織之間的關係不好，而且是表現我們在黨性上的極大的弱點。我們在政治行爲上的全黨的統一性與集中性完全不夠。表現我們的散漫、輕率、不一致、不團結。這與中央在關於黨性決定上強調全黨統一性集中性的指示完全不相符合。這種現象如果不完全改正，那就要使我們不能去進行統一戰綫，不能爭取中間勢力，不能戰勝我們的敵人。所以這種現象的發生，是不能允許的。

……這種現象的存在，必然要給敵探奸細及反動份子利用來反對我黨，破壞我黨。並給他們在我黨內部進行挑撥離間的各種機會。

我們必須遵照中央的指示完全克服這種現象。必須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必須在實際上作到這一點。必須做到我們內部的完全一致。做到上下的完全一致，軍政的完全一致，實際的行政與宣佈的政策完全一致。全黨與中央完全一致。只要我們能作到這一點，那我們就增加無限的力量。

第二種、是在黨內一部份同志中發展着的個人享樂主義的傾向。

個人享樂主義，在中國封建階級中是一種普遍的腐化的人生觀。他們認為：人生在世界上最高貴的就是能享到個人的快樂。否則是不值得的。中國的舊文學中反映不少這種人生觀。中國目前社會上這種人生觀也很普遍。在我們的一些黨員中，也傳染了，並且發展着，這種個人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黨員（任何人都一樣）只要一傳上這種人生觀，就要喪失黨員最可寶貴的品質——前進心、責任心、創造心、而變為落後的、沒有出息的、腐化的廢物，變為黨的一種單純的負擔，甚至變為危險的人物。在最初的時候，或者他們就覺得：在社會上憑他自己個人的努力，是享不到什麼快樂的，而要加入到黨與革命的隊伍中來，或者採取投機的偷竊的行為，掠到什麼東西，就快樂一下；或者在黨與隊伍內盡一番努力，立下一點功勞，然後以功臣自居，向黨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的時候，或者是為了革命，但到現在就變了，他們似乎要這樣說：給我一切應有的享受吧！因為我是經過了艱苦關頭的幹部，有功於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我今天已經對黨沒有什麼責任了（？），黨欠了我的債（？），我今天對黨就只有提出要求，給我報酬吧！如是一大堆的私人要求提出來了，吃飯、穿衣、睡覺、走路，再加上補藥針……都要黨來給以滿足。一切的風頭，黨內一切的榮譽，他都要求享受。黨內一切的東西，他都認為有權拿來個人享受，地位必須比別人——至少要比那些黨齡較短、有能力、負責任、進步的黨員——要高些，權力必須比別人要大些，享受必須比別人要好些，但是工作與責任，學習與進步，黨與無產階級戰鬥的利益，他却是不大關心的，或者忘記了。如果你說起來，他也還會記起來，會向你說一大套關於黨與革命利益的空話，並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誤會他。可是要求還是要滿足，工作還是沒有心思去管。他在黨內的工作與功勞是有限的，但他的要求與慾望却是無限制的。因為他在黨內善於專門作一種關於資格上享受上的比較（而同志中工作上的比較他就特別外行）。水漲船高，他的黨齡總是一年年提高的，他的要求也就可以一步步提高。他可以向你說：某某人以前是在我下面作什麼的，我作什麼的時候，他還在作什麼，而他現在（因為工作的努

力與成績）又作什麼了，他已有了什麼什麼，……他覺得：他總要比後來的同志不論在那方面（除開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兩等才行，才算公平，否則，他就認為「不平等」。他更可利用黨愛護幹部的指示來提高要求，但當他去管理幹部的時候，他又把黨愛護幹部的指示忘記了，他可以向幹部提出不近情理的要求。他把這些什麼什麼東西看得比共產主義全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還重要得多，他對這些什麼什麼感到無限的興趣，因此，他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他對於黨也成爲一種負擔。如果你不能滿足他，他可不滿意，他的牢騷可會很多，他可不負責任的在一些角落裏去進行對黨不滿的廣播。如果這樣還不能滿足，他又不學習與進步，如是他就可能另想以下三條出路：或者在有會議的時候發發洋財，在工作中進行某種非法行爲，去滿足自己的享受；或者捲款潛逃，投機；再或者，就沒有出路的自殺。這三條路，是這種傾向發展下去的最後結果，危險的結果。

這種意識表現他爲封建階級享樂主義影響下的農民落後意識的特性。這與前進的共產黨員的黨性，是不相容的。

這種人，因爲他脫離生產，脫離階級太久，反映不到羣衆中的前進的革命情緒，因爲他被革命的艱苦鬥爭所嚇住，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及共產主義事業中的艱苦性，他深受舊社會腐化生活的影響，他已經或正在開始蛻化爲社會上的游離份子，而日益離開黨與無產階級，思想上、行動上、甚至生活上，已經表現不是一個前進的共產黨員，但由於他的歷史關係組織上還留在黨內。對於這種人，必須給以嚴格的批評、揭發與教育，使他警覺起來，進步、學習與工作，才能挽救他的沒落。

對於這一類的黨員，黨應該採用如下的辦法：（一）記錄他們以前的工作與艱苦鬥爭，不要抹煞，在他們改正錯誤，擁護黨的方針政策負責工作的條件之下，號召黨員對他們要有相當的尊重，並給以相當的待遇；（二）嚴格的批評與揭發他們錯誤的思想、言論、行動，警覺與教育他們，要他們改正過來，努力學習進步，在黨組織指揮之下努力工作，否則給以撤職和處分；（三）如果不能工作，或者殘廢，有病，在他們擁護黨，不在黨內散佈不滿情緒的條件之下，要他們休養。必要與可能時，

可設立休養所；（四）如果不願繼續在黨內工作，要求脫黨並脫離工作時，在他不投敵、不反黨、不洩露黨的祕密的條件之下，允許他脫黨。

第三種、是在某些同志特別某些負責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

個人英雄主義，個人權位思想，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是還不能完全打破的。一到某種環境下，特別是勝利與成功的時候，這種思想就在一些同志中發展起來。但這一種個人主義。因此，他可以發展到完全離開黨與階級並走到反黨反中央的地步。這種思想，對於一些工作能力強、地位高、擔負獨立工作、而黨性修養不夠、黨的組織觀念不強、服從命令的精神欠缺的同志，就特別危險。因為他可以使個人英雄主義發展到最高度的一切條件；因為他有相當的能力，相當的資格和地位，他就可能善於粉飾自己，把自己打扮得如何革命與忠實於黨，他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組織上的地位，去造成個人威信，以不正確手段去拉攏幹部，排斥那些不服從他個人的忠實於黨的黨員。這種人的毛病和危險性，在其嚴重錯誤未形成時，不容易為黨內所發覺，積久可能造成尾大不掉，並可能使黨遭受最大的損失。

共產主義事業，是空前偉大的，是無數千萬與萬萬人來共同創作的。任何一個人，在共產主義事業中多少的努力與成功，都多少種下一定的影響，都多少為共產主義的總倉庫添加資本。百餘年來，由於全世界無產階級不斷的發展，及無數的英勇鬥爭，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列甫、斯大林在理論上實際上對於共產主義事業空前偉大的貢獻，由於蘇聯無產階級的勝利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由於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在世界上數十年的努力，再由於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來的英勇鬥爭，數十萬黨員先烈的犧牲流血，及其最近在抗日戰爭與統一戰綫中的發展，由於這一切，就造成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在世界上在全中國今天的鞏固地位，及其在勞動人民與進步人士中無限的威權。今天共產主義是以雷霆萬鈞之力磅礴於全世界，為任何反動勢力所不能阻止不能戰勝。共產主義事業這一筆不可計算的空前的偉大的資本，從馬克斯以來無數先烈共同寶貴的遺產，都為我們今天一切男女共產黨員所接受。

，所繼承。我們今天來參加共產主義的偉大行列，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這樣的條件之下，來參加的。當然，我們比以前的共產黨員，是討了很多便宜。我們是在共產主義已有這樣一筆偉大資本和遺產之上，去開始與進行我們的工作的，所以在我們的工作與鬥爭中，在許多方面就比較更容易的得到勝利與成功；雖然共產主義事業還要經過很多艱苦鬥爭，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無產階級共產主義事業，從過去百餘年來在歷史上的成功所給予我們今天在工作上的影響，這一點，是爲我們許多自高自大、有個人英雄主義的黨員所忽略，所不了解的。由於黨在廣大羣衆中有最高的威信，爲廣大羣衆所歡迎與擁護，一部份的反動份子也在黨的這種威力下面懼伏着，而向黨乞憐與投機取巧，所以我們的黨員，我們的隊伍，就到處得到羣衆的擁護與贊助，大批的先進份子湧到我們隊伍中來，某些反動勢力也不敢抵抗我們，我們所要進行的工作，與我們所要取得的一切，也比較容易成功，勝利與成績比較容易取得，困難與危險也比較容易克服，容易挽救。如是，這就沖昏我們一些黨員的頭腦，他把一切的勝利與成功，都上在他個人的賬上。他認爲取得這些勝利與成功的原因，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本事，個人的能幹。他自以爲：什麼都行，什麼都能幹，比什麼人的本事都高，什麼他都不怕。他自以爲：已經是「了不起的人物」，歷史上的英雄豪傑並不會比他更高明，黨的中央，中央的各領袖，更不會比他高明的，「他們還不了解我這裏的特點」，「不懂得我這裏的情形」，「中央對我這裏的工作與勝利並沒有什麼幫助」，「這裏的一切，全都是由我幹出來的。我還有什麼不行的呢？」如是，他就可以自作聰明，獨幹一切，武斷一切，一切都拿在自己的統治之下，一切都自我風氣，形成爲獨霸一方的「英雄好漢」，土大王。如是，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與偉大事業，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等等，就早已和他的腦袋分了家，他也早已「吾不復夢見周公」矣。共產黨員的黨性，自然就根本說不上了。

如這種可笑的、渺小的、甲虫一樣的「英雄」，在我們黨內是已經產生過了。如過去的張國燾高俊亭等。在以後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是還有可能產生的。而每次這種「英雄」的產生，都要給黨以極

大的損害。這種「英雄」是沒有不失敗的；因為他忽視黨的偉大影響。他的勝利與成功，是當他還是共產黨員，在黨的偉大影響與直接幫助之下達到的；所以到他一脫離黨、反黨的時候，他就完全是孤立的。最後，他非失敗不可。

關於共產主義事業的一切工作，黨的一切工作，都是具體的，都是經過各個具體的黨員和革命者去作好。除此以外，沒有所謂抽象的一般的革命工作。某些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某些作過很多具體革命工作的「功臣」，他們厭惡與輕視那些切實的具體的革命工作，總覺得他們不是作這種「麻煩瑣屑事情」的人，總覺得除開這些具體的但是革命的工作以外，似乎還在某個神祕的地方，存在着「一種神通廣大的、足以使他們揚名後世的、抽象的、一般的、並不麻煩的什麼革命工作。他們要求黨分配這樣一件神祕的工作給他們去作，那他們就會趁心如意的，就會馬到功成的。然而黨是找不到這樣一件工作分配給他們，他們自己也說不出這樣一件工作來。但是他們還是不相信，硬以為這樣一件工作，被什麼人收藏起來不讓大家都知道，他們可以為此煩悶，對黨表示不滿，抱怨黨不栽培他們。其實，他們所理想的這種革命工作，完全是他們主觀上的一種幻想。世界上並不存在這樣一件抽象的革命工作。如果要有的話，那就只是那些「革命的」空談、漂亮話。但是列甫又說過：「漂亮話少說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多做點！」可見那些「話」雖「漂亮」，惜乎是不大「革命的」；那些「日常工作」雖「細小」麻煩，但又偏偏是革命的。不然，列甫又為什麼要我們少說漂亮話。多做細小的日常工作呢？那末，他們又可以問：就不說漂亮話，說老實話如何呢？說老實話，是可以的！但老實話，不是空談。老實話也是具體的。一切革命經驗的抽象，一切科學的抽象，都是具體的，都更深刻反映事物的本質。即真理總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一般的真理。馬克思寫資本論，是說老實話。列甫辦報紙、大會作報告，是說老實話。為黨出主意，定方案，提計劃，也是說老實話。但這些都是具體的，而不是空談。因此，也就是麻煩的。馬克思畢生之力，還沒有把資本論寫完。你如果能够說老實話，那就分配你去辦報紙、辦雜誌、教書、大會作報告，定計劃、提方案、出主意……即使不寫資本論

，寫什麼「論」都可以。只要你能夠作，作得好，作得對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有利，黨都可以毫不吝嗇的分配你這些工作。如果你這些工作不能作的話，那末最好你還是聽列甯的指示：去多作一點細小的日常工作吧：這比說漂亮話要革命得多！對黨與階級的戰鬥有益得多！而在這些細小的日常工作中，也並不是完全作不出英雄來的。蘇聯英雄斯泰哈諾夫，是在挖煤炭的細小工作中挖出來的。大科學家瓦特、牛頓，是觀察開水壺，蘋果從樹上落下來的細小事情中發明的。任何輕視具體切實日常工作的傾向，都是不對的。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經過黨員去作好的。我們完全不否認個人在具體工作和鬥爭中的決定的作用。但這一事實在另外一些同志中又發生另外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只看到這一點，誇大這一點，而忽視黨的偉大影響對他們今天工作與鬥爭的作用。他以為工作是他個人作好的，如就是認為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力量。勝仗是他打的，地方是他打開的，根據地是他建立的，人馬是他擴大來的，槍是他繳來的，還有錢、糧食、衣服、以及其他一切的東西，都是他攪來的。如是他就覺得：他的功勞很大。他認為他有全權支配這些東西，把這些東西作爲他個人所有，似亦不爲過份。如是錢可以上腰包或者扣留起來，好東西收起來，槍和馬固然是他的了，最後把隊伍也看作他的，幹部也早他的，根據地也看作爲是他的才好，如果還有其他的黨員在這裏工作——辦報紙、作縣長、區長、與收稅……那還要他特別「寬大」哩！因此，你如果要謝他的人、槍和馬，要他的東西和錢，他可不滿意，他可認爲你不應該。因爲這些，都是「他的」，或者至少是他攪來的。他可以向你說：「這個地方是我打開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地方應該歸我，或至少我可以在這個地方橫行一切，支配一切，你，黨，不應該沒有權力來支配這個地方。這種觀點在我們某些幹部中是存在的。

這種人不了解：他之所以能夠勝利，能夠攪到錢槍和人馬，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奮鬥，同時主要的由於黨的力量，由於黨的偉大影響。倘若在世界上，在中國，沒有共產黨，沒有從馬克思以來百餘年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努力，即使他個人有何等大的本領，他也是不能勝利的，他也是不能攪到錢

槍和人馬的，現在我們有些同志，是工農出身，而今天已作了團長旅長和司令，他們打勝仗，攔來了很多人、馬、錢、槍。這都並不是由於這些工農同志怎樣的了不起。他們原來和普通的工人農民一樣，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受了黨的教育，在黨的指揮幫助之下忠實努力奮鬥，他們倚靠黨，就格外顯出他們的神通廣大，能够戰勝強敵，而獲得一切的勝利品。原因就在這裏。試問！倘若沒有共產黨，這些工農同志是怎樣呢？最大的可能，還依然只是工人農民，依然和普通工人農民一樣，作工、種地，老死鄉井而已。即或跑出門來，至多只能弄到自己一家的衣食。說得上什麼團長、旅長、打勝仗……呢？和這些同志一樣的工人農民，世界上真是千千萬萬。也僅僅因為他們沒有加入共產黨，沒有受過黨的教育與在黨的指導下忠誠奮鬥，他們被舊制度壓制住，所以他們，不能和我們今天這些同志一樣，享受共產主義英雄的榮譽。倘若他們也加入共產黨，並這樣作了，那他們也可能有同樣的發展。所以，一切都是黨的力量，應該一切歸功於黨。一切只有倚靠黨，離開黨就沒有一切。任何黨員的勝利（以及人馬錢槍），都是黨的勝利（黨的人馬錢槍）。只有黨的勝利與發展，黨員個人才能勝利與發展。

不倚靠共產黨，任何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都是無能為力的。

然而，某些同志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已經受了黨的長湖教育，已經在黨的指導之下幹出了許多不平常的英勇的事蹟，如果他們繼續在黨領導下忠誠奮鬥，他們的發展前途是無限的。但是共產主義的英雄他不做，而想要離開黨的指導，去作個人主義的「英雄」。其愚蠢莫過於此！結果，「英雄」作不成，弄到身敗名裂，走頭無路。叛變了的張國燾高俊亭如此，某些逃跑份子如此，以後還有任何作個人英雄的好漢，也只能如此。

因此，爲了黨的利益，也爲了愛護與挽救某些同志自己，黨必須不留情的嚴格批評那些有個人英雄主義思想的黨員，不管他是如何的高級幹部，也不要怕批評了會引起他的什麼不滿與喪失他的什麼「威信」，方式雖應講究，誠懇坦白和正面的說服，但是必須批評，令其改正。必須嚴肅黨的軍隊的

紀律，不能容許有不服從黨的領導與上級指揮的事情發生，決議與命令，必須堅決執行，不能容許推諉玩忽！部隊是黨的，中央的，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是黨的幹部，中央的幹部，不是任何個人的幹部。人槍馬匹以及一切東西，都是黨的，不是任何個人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一切都由黨、黨的中央、以及中央所委任的高級指揮機關統一支配，不許扣留，隱藏和竊取。只有如此，才能嚴肅我黨我軍陣容，才能阻止個人英雄主義的發展，才能挽救某些害了「英雄病」的黨員。

第四、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本位主義傾向。

共產主義事業，是一種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事業。無產階級的解放，須要全世界的統一的行動與鬥爭。從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已開始了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的統一的戰略新階段。因此，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戰略，都不是離開其他各國而孤立的。而應服從統一的世界戰略的利益。這種情形，就要求世界所有的共產黨員，需要有何等遠大的眼光，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就是說，要求我們的同志在決定自己行動方針的時候，不只要根據自己所負責的一部份工作的利益，也不只要根據全國範圍內整個工作的利益，而且要根據全世界範圍內整個階級的戰鬥利益與戰略要求。不是要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利益，來服從我這一小部份工作的利益，而是要我這部份工作的利益去服從全國全世界的革命的要求；因為無產階級解放，是全世界的事情，而不是一個國家一個部份的事情。

馬克思指示全世界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決定自己一切行動的時候，要根據下列的原則：即暫時

的利益，服從長遠的利益；部份的利益，服從全體的利益；一國的利益服從世界的利益。一切共產黨員，必須深刻記取這個原則，並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方針。任何違背這個原則的行動和言論，都是錯誤的。都要損害無產階級的整個戰鬥的利益。尤其在今天，在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正要求無產階級有統一的行動，才能戰勝法西斯和反動派，這個原則就特別重要。特別要求在組織上、紀律上，保證一切共產黨員遵循這個原則來行動。而共產黨的黨性，也特別表現在對這個原則的完全執行。

在我們同志中存在着的本位主義，就根本是與上述這個原則相反的東西。本位主義的原則：不管

是部份服從全體，而是要全體服從部份；不是目前服從將來，而是只管目前就不管將來，只管今天就不管明天。一切從他本位的利益出發，只管他自己，只要他自己一部份好就算了，就不管人家，就不管大局。不照顧大局，不識大體，妨害大局；妨害人家，來遷就他自己一小部份工作的利益。這種狹小淺近的觀點，就是本位主義的實質。這種本位主義，在我們同志中，特別在部隊相當負責的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着的。這種錯誤，在過去已給我們工作的損失很多，如讓其繼續存在與發展，在今後將更要給黨與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以極大的損害。

同志們應該知道：一切事情，如果大家弄不好，整個弄不好，你自己一部份也是無法弄好的。即使弄好了，最後也是不能勝利的。如果大家弄好了，整個弄好了，即使你的那一部份暫時吃點虧受點損失（只要於全體有利），也是不要緊的，也是可以弄好的。因此，爲了大家，爲了全體的利益與發展，爲了主要工作部門與主要方面的勝利，有的時候需要減弱甚至犧牲某些部份，也是必要的，正確的。一切共產黨員（有遠見黨性強），在這種時候，應自覺的自動減弱與犧牲某些部份。如果要犧牲我這部份，即應自動犧牲。否則就不對！

共產黨員，應該是識大體照顧大局的，平常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固然要盡責，把自己部門的工作弄好；但同時必須照顧到人家的工作，照顧全體。在與人家發生關係時，應有充分的精神自動協助與配合人家的工作。應有充分的精神，不只使自己的工作弄好，而且也使人家的工作弄好。不是不管，更不是去妨害，而是一番幫助同志的精神，對一切共產黨員是完全必須的。這是一切黨員不可缺少的黨性與道德。

一切有本位主義錯誤的同志，必須立即糾正。在黨內應進行糾正與反對本位主義的鬥爭，因爲這與黨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東西。

爲了整個的利益，黨與高級機關，對於一切均有統一的方針，計劃與指示。一切就應有統一的支配。一切黨員忠實的服從與執行高級機關的方針、指示與命令，是糾正本位主義錯誤的具體辦法。一

切向上級隱瞞或誇大，拒絕或不忠實執行上級指示與命令的行爲，應該完全消滅。這是在加強幹部與黨員的黨性中所必須作到的。

第五種、就是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不服從不尊重黨與組織的傾向，以及在一些同志中存在與發展着的無原則糾紛與不團結的傾向。

無產階級戰鬥力量的來源，就在於無產階級有很好的組織與紀律。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得最嚴密的一部份，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共產黨員的黨性，不只表現在它有最高的最明確的原則性上，而且表現在他有最高的組織性與紀律性上。共產黨員不應該有無原則的言論和行動，也不應該有無組織無紀律的言論和行動。黨員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都應該是有原則的，有組織的，有紀律的。

共產黨不獨是有思想上的一致，原則上的一致，使我們的黨員能夠很好的團體起來；而且還有組織上的一致，紀律上的一致，使我們一切黨員的行動，能夠最高的統一起來。

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些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的。

黨的紀律是統一的，不能有需要遵守紀律的普通黨員，與不需要遵守紀律的上層人物之分。黨的決議，組織的決議，是黨員全體都要執行的，黨的負責人，組織的負責人，首先就要執行。不能說，黨的領導者，負責人，可以不執行決議。

我們黨的組織，不是家長制，不許有任何個人站在黨的一切組織之上來支配黨。相反，而是黨的組織支配任何個人。黨的領導者，組織的領導者，只能在服從黨，服從組織，服從多數的條件之下，來領導黨，領導組織。黨的任何領導者，都在黨的組織的支配之下，都在多數在支配之下。

共產黨員，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三個以上的黨員在一起，就應該有自己的組織（除開特殊情形外）就應該使自己的行動統一，成爲有組織的行動。

黨的民主集中制，是矛盾的統一體。違反黨的集中原則，是違反紀律的，違反黨的民主原則，也是違反紀律的。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集中原則，注意服從；而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組織，對黨員與下級組織，則應更多的注意執行黨的民主原則，注意多討論，多開會議與服從多數的意見。就定說：黨的領導機關與上級對下面，更民主一些吧！而黨員與下級組織對上面，則更集中一些吧！這樣就使黨員與領導機關，下級與上級，達到統一。若反其道而行之，就要使黨的這種統一破壞。

任何黨員，黨的下級組織，對於黨的領導機關，黨的負責人，黨的上級，如果有政治上工作上原則的不同意見，要向高級黨部報告、提議或控告時，即越級報告、提議與控告時，均是合組織手續的，可以的。而黨的領導機關，負責人、上級，阻止下面越級報告與控告者，則是違反紀律的，違反民主原則。不許下面轉達報告與控告書到上級，也是違反紀律的。就是說，必須轉達；只要沒有事實上的不可能。

這些都是黨的重要組織原則。在這裏不詳細說。但是，有些同志，由於思想上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的發展，常常走到在組織上也要發生嚴重的原則錯誤。

服從組織，服從多數，服從上級，是絕對的，無條件的。一切黨員都要執行紀律，是無例外的。但是有些黨員特別是黨與部隊的某些負責幹部，就偏偏否定這種絕對性，偏偏提出條件，並把自己作爲例外。

決議、指示、命令等等，要他認爲是對的，他就服從。他認爲（還不是真如此）不對，就不服從。他以對與不對，作爲服從的條件，但黨的組織原則是：即使不對、甚至是真不對，你在組織上行動上也必須服從的。雖然你在原則上仍可保留你自己的意見。

此外，還有人就要看黨的組織負責人如何？如資格老與不老？文化理論水準高與不高？年齡大與不大？地位高與不高？大學畢業或中學畢業等等，來作爲他服從組織的條件。它的思想，就是服從怎

樣的個人，而不是服從組織。……還有人就要看決議、指示、命令等是否對於他有利，來作為服從的條件。

有少數的負責幹部，他們以為自己是某個組織某個部隊的負責人，他們就以爲：我已經是負責人了，領導者了，決議與章程，一切人都要服從，紀律，一切人都要遵守。但是，我！我應該不同！應該例外！決議與章程就是我寫的，我頒佈的，而且我要修改就修改，取消就取消，我何必還要服從呢？！決議與章程是爲那些蠢材寫的。蠢材與老實人就服從。我是負責人，又是聰明人，而且調皮人，那裏會和那些蠢材一樣？紀律對蠢材才有用，我聰明、調皮而又是負責人，紀律對我有什麼用場？我是組織的負責人，組織內的每一個黨員都得服從我，由我支配，我要他們怎樣就得怎樣，那裏我還受組織支配，受大家支配，服從多數與組織呢？這些人就這樣把自己擺在組織之上，作爲黨的組織的支配者而出現，要一切服從他，大家都要遵守他的紀律，可是他不服從一切，一切紀律他都不遵守。他就這樣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改爲家長制，而他作的，是家長。

這種組織上的家長制作風，是由他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支配慾、特權階級的特權思想而來的。這種人如果不給以糾正，鬥爭和打擊，讓他發展下去，他就可以幹出各種罪惡與不法行爲來。

這種人即使他在口頭上宣言如何同意黨的路綫、黨的章程，但是他沒有黨性的人。……：……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服從黨尊重組織的絕對性上，表現在對於一切黨員，一切黨的組織，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對於黨的一切東西的尊重、執行與愛護上。表現在對於黨內一切缺點與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上。沒有同志間相互敬愛，相互幫助，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機關（如地方黨政治機關）應有的尊重，沒有對於黨的一切決議、命令、文件忠實研究與執行的精神，沒有對於黨的一切公共事物的愛護如他自己的事物一樣的精神，沒有對黨內一切缺點錯誤的自我批評精神，是不能表現他的堅強的黨性的。

最好的黨員，即在他最危險，最緊急的時候，他的行動，都是有組織的。如彭湃同志在遭反動派

槍決時，還和其他的同志共同商量好了大家叫的口號。他的行動，到最後一分鐘，還是有組織的。

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他對革命羣衆的無條件的幫助及親密的聯系上，另一方面又表現在他對異己份子及其他階級之政治上組織上的區別之嚴格性上。如果那些人，真是反黨，危害黨與破壞黨的異己份子，和黨站在絕對對立的異己份子，那對他們就應有最高的警惕性，政治上組織上的最高嚴格性。如果不是爲了黨的一定的目的，他不會和這些異己份子接近，交朋友，表示同情。更不會和這些份子沒有界限的接近與混同，及洩露黨的祕密。他不讓這些異己份子有機會來進行反黨與破壞黨的活動。他有大無畏的精神在各種方式下和這些份子鬥爭。對其他階級，在政治上組織上亦不和他們混清，而有明確的界限與區別。

共產黨員的黨性，不獨表現在對黨外的敵人有堅決頑強的鬥爭性上，而且表現在對黨內各種錯誤傾向、各種錯誤的思想、意識與行爲，有不調和的鬥爭性上。共產黨員自己不能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也不容許任何其他的黨員來損害黨與階級的利益。所以不論在任何時候遇着其他黨員有錯誤的傾向與言論行動，他不獨不會無原則的去表示同情，也不會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理態度，而會站在堅定的原則立場上，採取正確的方式，向這些錯誤傾向與言論行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在黨內充分的自我批評精神及不調和的原則鬥爭精神，是一個黨員不可缺少的特性。雖然批評與鬥爭的方式及程度，是要注意其適當的，但是必須有這種批評和鬥爭的勇氣，不懼怕因爲這種批評與鬥爭而引起人家對他個人的不滿與誤會及可能的反擊；即使因爲這種批評與鬥爭而使自已暫時孤立或吃某些苦頭，亦是必要的。因爲正確的原則與真理。必須堅持。

對於真理與原則的堅持性，和對於黨的組織之服從的絕對性，是不可分離的。不能因爲你在原則上有不同的意見，可以而且應該堅持，就被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即在組織上行動上不服從組織與多數，不服從上級。……

在我們的一些同志中，常常表現他們對異己份子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嚴格的界限，警惕性不够，

因爲舊關係而和這些份子作無原則的接近，混在一起；這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對黨外同情者，對非黨幹部，對勞動羣衆，則常常表現其不能接近，以宗派主義與鬥主義的態度對待他們，而自己總是和幾個黨員——好朋友生活在一起，有說有笑，不去理睬黨外的羣衆。這都是不對的。

在黨內害怕自我批評，害怕思想鬥爭，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採取原則上的調和態度，或採取自由主義的不管態度，亦是在我們同志中嚴重存在着的。因此，必須反對調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才能發展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與壞現象鬥爭，而給以澈底改正。關於自由主義，毛澤東同志有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去討論并執行。

在黨內應該開展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原則鬥爭；但是對於無原則的鬥爭，則不獨不應開展，而且應該堅決反對。

在我們黨的各部門工作中，現在是有各種缺點，有各種錯誤傾向，有各種壞現象，也有各種不好的或不大好的，負責的或不負責的人。同志中對於這些缺點、錯誤與不好的人，也都在反對。但是這些反對的人，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立場和目的，須要給以嚴格的劃分：

第一種人、不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上，爲了把工作弄好，也爲了糾正某些同志的錯誤的目的，而正式的誠懇的向相當的組織與負責人提出批評建議，來反對一切不良傾向和壞現象。這種人的立場和目的，都是對的。他是從原則上提出問題，而又採取正確的方式與態度。

第二種人、不是站在黨與階級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個人利益上，或幾個人的利益上；不是爲了把工作弄好，也不是爲了幫助同志糾正錯誤，而是爲了把工作弄壞，爲了自己也取得某些不應有的好處，爲了發牢騷與報復，爲了攻擊某個或幾個同志……這些目的，而利用黨內各種錯誤與缺點及某些負責人的弱點，非正式的在黨內以至黨外鼓動起是非來，搗起蛋來，以便達到他的個人目的與企圖。這種人的立場與目的，都是不對的。這即叫做無原則糾紛。雖然他所反對的錯誤、缺點與某些人，或許都是事實，但他自己是站在不正確的立場，採取不正確的手段，也不從原則上提出問題。

第三種人，是暗藏在黨內的好細份子，站在反革命的立場，爲了破壞黨反對黨的目的，利用黨內各種錯誤缺點及負責人的某些不是，特別利用黨內鬥爭與無原則糾紛，來擴大黨內糾紛，以便達到他破壞的目的。這些奸細，特別找第二種人建立同盟。因此就使第二種人與這三種人常常混淆不清。

開展黨內反對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鬥爭，必須照第一種人的立場和方法去進行，而不應該照第二種人。相反，應該堅決反對揭破第二種人的立場、企圖和方法，同時肅清黨內的無原則鬥爭。在反對黨內各種不正確傾向的鬥爭中，我們不能容許任何人利用黨內的鬥爭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來發洩他個人的牢騷與企圖報復。

在黨內存在的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本位主義，以及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是黨內各種無原則鬥爭的來源。這種無原則鬥爭，對黨對工作，對同志間的相互關係，有極大的破壞與妨害作用。因為他不是站在黨與無產階級利益的原則上，又不是站在工作與同志間相互幫助的原則上，所以他就無原則，他又不是從原則上，而是從個人的派別的感情與利益上去拉攏一些人。又去反對另外一些人，和這個鬥爭，又和那個鬥爭，反對這件事，又反對那件事，說這樣，又說那樣……一切都不是爲了黨與工作，不是爲了一定的原則要求黨採取，而是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企圖。所以這就無原則。既無原則，就無標準判斷是非，如果你和鬧無原則糾紛的人去判斷糾紛本身的是非，那就上了大當。因爲他是無是非可判斷的。無是非，就不應鬧，不應鬧而要鬧，就該給以無情的斥責與打擊，就要禁止鬧。黨內不許鬧無原則糾紛！一切問題，要從原則上正式提出來討論。

現在我們黨內，從原則上正式提出問題來討論與鬥爭的并不多，許多同志對這件事表現並不勇敢；而無立場、無原則的在背後，在暗地裏鼓噪的人，倒是很多。這是完全不好的不健全的現象。還是表示許多人的黨性不夠強。因爲共產黨員的黨性，表現在他有高度而明確的原則性上。

黨內的堅強團結，是戰勝一切的基本條件。在目前任何破壞黨內團結的行爲，都是最大的幫助了敵人。而無原則鬥爭是最能破壞黨內團結的，最能給奸細份子利用的。一切黨員必須警惕，爲肅清黨

內無原則糾紛而鬥爭！並提高同志間的原則性。黨內團結，是原則的團結，是布爾什維克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如果有人以私人感情、老同事、好朋友、同鄉、同學、吃酒、送錢、送東西等辦法來團結幹部，拉攏幹部，那就是完全錯誤的。一切有黨性的黨員，必須給這種人這種行為以嚴正的拒絕。保證我黨及黨的各個環節在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堅固的團結起來，在正確的、高度的、明確的原則之上團結起來。

以上就是目前黨內主要的幾種不正確的傾向。是必須在加強黨員的黨性教育與黨性學習中，來堅決反對的。

肅清軍閥主義傾向

譚政

(本文係總政譚政同志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在陝甘甯邊區部隊軍政幹部會上的報告提綱，爲今天學習古田會議決議時之重要參攷文件，特刊於此。——編者)

同志們！高幹會議已經結束，這次的會開得很好，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首先就是思想問題。現在我們要根據高幹會議的精神與決定，檢討軍隊，規定政策，提出任務和計劃工作。

邊區部隊幾年來是有很大成績的，例如保衛了河防邊防，進行了生產自給，訓練了部隊。我們的領導工作基本上是符合於中央路線的，是在軍委、西北局、邊區政府領導和指示下進行工作的，大多數幹部是堅決、積極與忠心耿耿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部隊却產生了一種嚴重的傾向，這正如弼時同志所指示我們的，就是某些幹部發生了對革命軍隊——黨軍的認識模糊，產生了一種軍閥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嚴重的傾向，是原則的傾向，是有背於我軍傳統的一種惡劣傾向。

自然，這種軍閥主義傾向還只是一種傾向，在我們部隊中還沒有成爲一種軍閥主義的體系，但是如果發展下去那是非常危險的，所以我們有必要來檢討它、來克服它。在弼時同志的報告中，關於這個問題雖然已經說了很多並且說得很好，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太重要了，有引申發揮的必要，在我們會議上有澈底檢討的必要。

軍閥主義傾向，在邊區部隊中是一種普遍增漲着的傾向，在各旅各團都是存在着的。儘管它的表現形式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它是一種普遍的共同的傾向，所以我們的檢討是必要的，有全般意義。

現在我就來講軍閥主義傾向在各方面的表現，分析它對我們的工作、對於我軍的傳統作風、對於我們部隊的團結、對於軍民關係、對於軍隊與黨政關係有些什麼損害，已經受到一些什麼損害，以及這種傾向所以產生的政治根源與社會根源。

軍閥主義傾向第一種表現，就是某些幹部產生着一種把黨的軍隊看成爲自己的勢力。想要造成一種力量，培植一個系統，拉攏一些幹部。要調他的人员或者是調他的幹部，他是不願意的，若要他離開這個部隊，他更是不願意的，他覺得在他這個部隊裏供職的，要是他那個系統中的人才是親信，對外來的人總是不大順眼，不表歡迎。在幹部的關係上，他是不按黨的原則行事的，他以個人的喜惡爲愛好，以個人愛惡定政策。在上下級關係上，他對上級報告多少是有保留的，缺點問題不大樂意反映，當上面派人來考察工作時，他是有家教的：「壞的方面少說，好的儘管多講」，拿句簡單的話來講，就是「封鎖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從舊軍隊學來的，學的還差不多，不過不敢公開，彼此心照不宣，暗中行事罷了。

軍閥主義傾向第二種表現，就是官兵關係的不正常，官兵之間脫節。我們部隊中某些幹部，不關心部隊，不關心下級人員與戰士，對他們的情緒與生活，置之不聞不問，只求個人享受的舒適，對於下情則毫不過問，這種人不但不是典型的官僚主義者，而且很有一點軍閥派頭。

再從某些部份的行政措施中，也可看出不關心部隊的現象。拿用錢來說，某些部份用錢是很大的，但用在改善大多數人生活上的爲數很少，而用在行政方面的（辦公、雜支、特費）反而要多，這是一類，還有一類，許多爲大多數人有益而且應當用的錢，往往捨不得用，而對於那些擺門面的錢，却又十分慷慨。這些領導者既然不關心部隊，部屬對領導者自然冷淡下來，於是士兵們就不滿意這些幹部，怨言發出來了，風涼話出現了，打油詩也有了，對生產「爲誰辛苦爲誰忙」的發問也被提出來了。這次改編的消息傳出之後，許多士兵在議論誰來他們連上，有的表示說「管他誰來，橫豎還不是七斤？還不是一斤四兩？」從此可以看出他們對這類幹部是如何的漠視，如何的冷酷刻薄啊！可見這

幾年來，逃跑增多，政治情緒變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有人說，部隊情緒之壞，是由于環境和困難的原因，覺得官兵脫節的提法，不免有點小題大做。假使就是這樣吧！但是，倘若我們幹部同志同他們是有聯系的，是和他們同甘共苦的，是關心他們疾苦而積極爲他們想辦法的，那麼這種情緒是否可以改變？是完全可以改變過來的，歷史上許多難險之所以能够順利渡過，不是可以說明一切嗎？我們跟前許多模範連隊，一年到頭沒有逃兵，官兵和諧，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對照嗎？

軍閥主義傾向第三種表現，就是幹部關係的不正常。我們幹部關係中，存在着一股邪風，這種人會了面的時候，總是互相恭維，有缺點不批評，見了批評就滿面通紅，就挾氣見仇，而對於奉承的話就全身發癢。在上下級關係上是瞞上不瞞下，在同事關係上是鬧意見，爭地位，我比你高，你比我低，我要跨在你之上，你必須站在我之下。許多無原則的事情一定要爭過贏高，否則決不服氣。

由於幹部之中有這樣一股邪風，使得積極份子消極，許多正派的人被孤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被斥爲溜馬屁了，許多人的頭腦被閉塞了，黨的原則被阻壓了，貪污腐化現象部份的被認爲合法了。

由於幹部中原則的空氣太少，庸俗的氣氛太多，所以在我們內部時常發生許多無謂的糾紛，而一些不正派的人，就乘機鑽空子，進行拉拉扯扯的勾當，使他得以順利的以個人爲中心而不是以黨的政治原則爲中心的來籠絡幹部，造成內部的一股烏煙瘴氣。因此，我們要在幹部中加強原則的空氣，反對庸俗的風氣，要批評他們，要教育他們，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大家必須照辦。

有人說，因爲愛幹部，因爲愛的出發，因爲愛的過份，所以不免寬大放任，這種說法是不對的，這不是愛幹部，這簡直是陷害幹部同糟蹋幹部。關於愛護幹部，毛主席有一段很正確的話：

「必須善於愛護幹部。在黨的培養與艱苦鬥爭中創造出來的幹部，是民族的珍寶，全黨的榮譽。應爲全黨同志所尊重所愛護，各級領導機關則負有用實際辦法達到愛護目的的責任。有些什

麼辦法呢？第一、指導他們，這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於負責，不怕犯錯誤；但同時，又適時的恰當的給以關於工作環境、工作方針與工作方法的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這就是給學習理論與方法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之在思想上、在領導能力上較之過去提高一步。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不是每天檢查，而是適時檢查，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糾正缺點、擴張成果，這是必要的，有委托而無檢查，及至犯了嚴重錯誤，方才加以注意，不是愛護幹部的辦法。第四、改造他們，這就是對於有缺點的，犯錯誤的，有不正確思想的幹部，用主要的說服方法，不得已時則用鬥爭方法，使他們改變過來。在這裏，耐心是必要的。在並非大的原則錯誤又非說而不服的情況下，不適當的輕易地給人戴上「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意識」等等大帽子的方法，不適當的輕易的採取開展鬥爭的方法，都是不對的。第五、照顧他們的困難。幹部的疾病問題、生活問題、家庭問題等事，黨的領導機關應給以熱忱的親切的同志的關心，漠然置之冷淡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疾病必須醫治調養，生活求其切合工作需要，家庭問題在可能範圍內也須助其解決。一切這些，在物質與環境許可的限度內給以照顧，對於激勵幹部的工作精神，團結全黨為一體的目的上，是有重要意義的。」

從這段話中，可以了解，所謂愛護幹部，第一就是指導他們，讓他們放手工作而不是包辦；第二是提高他們，不使他們落後；第三是檢查他們的工作，不是不檢查他們的工作；第四是改造他們，就是說，當他們有缺點有錯誤時，要採取適當步驟採取批評與鬥爭，這裏有升任的意思沒有？是沒有的。由此可見，因愛護幹部就不免於寬大放任的話，是全無根據的。

再，從這段話中，也指出了打擊幹部的不對，這就是對於有缺點的，犯錯誤的，有不正確思想的幹部，用主要的說服方法，不得已時則用鬥爭方法，使他們改變過來，並且指出，耐心是必要的。現在我們有些領導幹部，就沒有這種耐心，就不是用主要的說服方法，動輒發脾氣，護罵，用自己性子來處理幹部，開口撤職，閉口禁閉，人家不敢見他的面，看他有些國王像，這也不是重開淚頭嗎？

處分幹部應當有一定的程序，有批評，有勸告，有警告，有警告，拋開這些過程，算總賬，一下打下去的辦法，是不對的，這方面，我們黨的歷史上已經有痛苦的教訓，必須引以為戒。

總起來說，黨的幹部政策是有原則的，是光明磊落的，它之所以有原則和光明磊落，在於在任職時是把幹部當作黨的公有財產，而不是當作個人的私有財產的，是以執行黨的路線任務來衡量幹部，而不是以個人愛好及對個人的阿諛逢迎來衡量幹部。對於幹部錯誤之處理，既不可放任，也不可打擊，打擊與放任的惡果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黨的幹部政策之所以光明磊落，還在於對幹部的說話，屋子裏面同屋子外面是一樣的，沒有裏外之分，明暗之別。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是不正確的，對於同志應當看作是一種侮辱、一種傷害，而應堅決加以反對，對之不加反對，不是失了知覺，就是失了黨性，二者必居其一。

軍民關係惡化，軍隊與地方關係之極不經常，是軍閥主義傾向之第四種表現。軍隊對老百姓對方黨政人員捆綁打罵的行爲，侵略的行爲，惡意攻擊的行爲，破壞法令政策的行爲，是層出不窮的。許多同志對於這些現象熟視無睹，許多人還認爲正當，認爲軍民關係，軍隊與地方關係之不好，責任是在地方，而不是在軍隊，不檢點自己，只是埋怨地方，這種錯誤觀念，從很早以前開始一直繼續到現在，所以關係愈來愈壞，而沒有任何基本上的改變。

軍民一致，軍隊與地方黨政一致，這是黨的原則，是我們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我們軍隊之所以區別於一般軍隊，我們政治工作之所以區別於一般軍隊的政治工作，這是極大的一個分界線。如果我們不能辦到這點，如果我們軍隊向人民同黨政關係日益疏遠，如果拋開這一個基本原則來談政治工作，如果我們的政治工作同這個基本原則背道而馳，那末，軍隊就要變質，政治工作就要失敗。

我們軍隊之所以能够壯大與鞏固，能够在艱苦困難中不斷戰勝敵人，我們究竟靠着一個什麼法寶？我們頭一個法寶不就是軍民一致、軍隊與地方的一致嗎？爲什麼這樣好的傳統竟被忘却了，爲什麼不把它充分的發揚起來？我們應當發揚它，無限的來發揚它。

許多人只從表面看問題，不從本質上看問題，覺得陝甘甯邊區羣衆的革命情緒不若華北、不若內戰時代，羣衆工作是作得不充分的，羣衆的生活水準提高了，軍隊的生活反而下降，於是做出這樣的結論說：陝北的老百姓不好，黨政機關對軍隊有成見，不關心軍隊。他們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忘記了事情的另一面，不懂得這是邊區，不是華北，更不是內戰時期，邊區長期的和平環境，沒有顯著的戰爭形勢，從這個特點出發，就不能一般的來同全國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相比較，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就不能這樣設想：人工的強制的在一個相對的和平領土上來製造一種強烈的戰爭形勢，對人民發出這樣的奢望，說你們要同敵後的人民一樣的動員起來，參加戰爭擁護軍隊，而且這種工作的內容形式與程度，都與華北人民華北黨政作同一規模，向他們看齊，否則就是不積極，就是對軍隊冷淡，對戰爭怠工。同志們！還是可以的嗎？顯然是不可以的，而且沒有必要。老百姓當足了，比以前吃得穿得好，這是好現象還是壞現象？應當說是好現象，不是壞現象，這是戰爭的物質基礎，也是戰爭的一種潛在力，把這種基礎與力量加以愛護、加以積蓄，等到必要的時候才來使用、才來開發，從長期着眼，是完全必要的，是不能反對的。蘇聯對德國的戰爭就是這樣辦的。

羣衆工作做得不好，不能單純責備地方，地方同志的缺點他們自然會來檢討的。羣衆工作做得不好，軍隊要負責任，一來軍隊是要做羣衆工作的，不能坐在旁邊乘涼，二來軍隊向人民、同地方黨政關係之所以不好，主要責任是在軍隊而不是在地方與人民，因為大部份的原因是從軍隊的缺點、軍隊的強橫霸道所引起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政府的法令就是黨的政策，政府的法令命令，軍隊必須執行，不能例外，黨政機關的同志同軍隊工作者目標是一致的，彼此應當合作，不合作工作是做不好的。現在黨的領導的一元化實現了，軍政民關係亦有正確規定，今後工作更應注意配合。

政治工作應有的職權與地位被忽視，被抹煞，影響政治工作威信降低，是軍閥主義傾向的第五種表現。在我們部隊中這幾年來產生了一種不正確的傾向，這就是有意無意的阻止政治工作的進行，他們把政治工作列入從屬的地位，認為政治工作是不必要的，是可有可無的，不給政治工作以物質保證

，譏諷政治工作爲吹牛皮賣膏藥，他們不參加政治工作，不幫助克服政治工作中的缺點，他們只是站在一旁說風涼話放冷箭，他們惟恐政治工作做出成績，他們愛爭權表功，成績是我的，事情弄壞了這體的，這種態度簡直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

我不願重覆這樣的看法：說留守兵團的政治工作越權，說它的權力太大，這種看法顯然是不合乎事實的，目前政治工作是軟弱無力，法定的職權許多於無形中被取消了，被限制了，例如政治工作人員的調動任命問題，關於貪污腐化分子的檢舉問題、生產賬目的審查問題、特殊化的黨員的制裁問題、政治工作獨立任務的保持問題、政治委員的職權問題、政治教育文化活動與黨的工作時間問題等等，許多不是被限制被改變了嗎？如果這些都是越權，那末政治工作還有什麼地位，不就等於空話嗎？

政治工作對於軍事行政、軍事作戰的任務有保證的責任，這是完全不錯的，但這不是說，政治工作除了保證工作一項而外，就沒有它的獨立的工作了，它還有許多獨立工作要擔任的，這就是說，它還有它獨立的任務，不承認政治工作的相對獨立性，認爲政治工作只是跟隨軍事工作的某一具體措施之後的保證工作，這是減輕政治工作的責任，客觀上等於削弱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地位。

所謂保證工作應當是雙方面的，是建築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的，這就是說，當我們提出任務與擬定工作計劃之時，應當估計客觀情況，使任務與計劃本身就具有某種的現實性，而不是主觀的空想，倘若計劃是主觀主義的，那末計劃本身就失去保證的價值，這是很明顯的。軍事計劃提出之後，政治工作應當加以保證，必須動員自己的黨員加倍努力的來完成，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而不是事情的全部。軍事機關仔細的審查自己的計劃與嚴格的督促這計劃之執行，是很重要的，必須把這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而不可把這種責任向政治機關推諉，否則計劃不能實現，任務便不能完成。軍事機關必須給政治工作以物質保證，例如，政治工作必要的經費之發給，工作時間之規定與工作權力的賦與等，沒有這些保證，政治工作是做不好的。

無論軍事工作、政治工作或供給衛生工作，同是軍隊的一個組成部份，等於一架機器的組成一樣

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而目標是共同的一致的。我們工作的目的，在於加強部隊的戰鬥力，而不是削弱戰鬥力，彼此之間不是孤立的進行工作，而是共同的進行工作，因此要有分工，但又要有配合。沒有分工，大家混在一塊，你包辦我的事，我包辦你的事，這等於混合，混合的結果，事情是辦不好的；但如只有分工而沒有配合，事情也是辦不好的，所以彼此之間必須合作，精神上必須一致，互相對立互相破壞的現象是不許可的，成績是大家做出來的，不是一人可以獨霸的，缺點應共同檢討，共同負責，把成績歸諸自己，缺點錯誤推向別人，是根本沒有共產黨員氣味的。一個共產黨員與一個工作機關在羣衆中的威望與地位，是在與羣衆的密切聯繫中正確領導中建立起來的，不是巧取豪奪可以得到的，愛爭地位的人，其地位與威望便只有降低、以至全部破產。

政治工作威信之所以降低，其應有的職權與地位之被忽視被抹煞，是一個重大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許多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人員缺乏責任心與創造性，他們滿足現狀、墨守成規，對於工作是和尙吃經，照例還愿，表面工作是做了許多，究其實有什麼利益，那是不過問的，他們不分析環境，在和平環境下怎樣做，做什麼，直到現在還是糊裏糊塗的。這樣工作自然沒有成果，地位就不能提高。關於政治工作應有的職權與地位之被忽視被抹煞，在政治工作人員中是有反映的，但這種認識在他們之中還沒有提到原則的高度，有的則表現動機的不純，不是出之於原則之爭，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的關於整個政治工作地位問題之爭，而是出之於個人權利之爭、意氣之爭，這是不對的、無原則的，在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中，必須把原則的鬥爭與無原則的鬥爭區別開來。

9. 軍閥主義傾向第六種表現，就是貪污腐化的現象、個人特殊化的現象以及鋪張的作風是相當普遍的，現在部隊中貪污公款之事層出不窮，爲數之多空前未見，嫖賭現象發生了，抽洋烟的也出現了，個別分子不但貪污腐化而且成爲惡棍，在軍隊欺壓老百姓，對於這樣的壞蛋，輿論沒有反映，有的反而加以包庇。有的人的荷包公私不分，爲着個人享受將公款將生產利得任意揮霍，不是以百計而是以千計萬計，每飯非半斤酒四個菜不能下咽，討老婆一定要批多量的結婚費，要做新

衣新被，否則就不滿意，拿怠工來抵抗，邀朋友進館子更是常事，且視為美談。在待遇上我們並不主張平均主義，但幹部與士兵之間懸殊太甚是不好的，有礙團結。而且在現時經濟基礎上辦不到的。

鋪張的風氣是存在的。這並非圖表面，擺門面，用錢也是圖表面、擺門面，在待人接物上也是圖表面、擺門面，埋頭苦幹的人得不到重視，做表面工作的運氣亨通。

有這樣一種傾向是很不好的，覺得現在是抗戰時期，統一戰綫成功了，艱苦奮鬥的口號覺得過時了，個人生活水準應當大大提昇，一切應當從事鋪張，不必講求節約，不必腳踏實地，因此在實際中經常表現出來的是個人生活第一，工作地居第二位了，許多額外的不正當的要求可以准許報銷了。貪污腐化的事是不足為奇了，支用公款變相的貪污現象也認為合法了。所有這些不是證明我們的優良傳統有點變相了嗎？舊軍隊的傳統不是已經在我們內部發生了影響嗎？

產生軍閥主義傾向的，有客觀的和主觀的原因。統一戰綫、國共及其他黨派的合作，我們的大門是打開來了，舊軍隊的習氣像股陰風般的侵襲進來，在我們內部發生作用，這是客觀的原因。然而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外界的原因，而是主觀的疏忽和錯誤，特別是高級領導機關沒有意識到這種傾向產生的可能性，在和平環境中頭腦是被麻痺了，對於思想領導完全失去控制，醉心於成績，以為萬事大吉，高枕無憂，一方面拒絕自我批評，另一方面又對上封鎖隱瞞，爛疤子長在身上，既不願人家來醫治自己又不肯醫治，只好成為隱痛，結果遍身長起了，開了天窗才被入發覺，因此就不免有嘴過時，醫治較為費力。

軍閥主義傾向，已經在我們部隊中造成一些惡果，最顯著的是官脫離了兵，內部渙散，不團結，這自然不能不影響戰鬥力，軍民關係軍隊與黨政關係極不經常，幾年來應當獲得的成果沒有得到，而不必要的一些損失，却已經損失了，軍閥主義傾向對於軍隊是一種極端危險的傾向，張國燾軍閥主義的結果，是分裂黨分裂軍隊。因此我們要向這種傾向作堅決的鬥爭，在邊區部隊中必須展開這種鬥

爭。

軍軍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整風——反對軍閥主義傾向。要在黨內在幹部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按駐地及幹部情況，分別召集會議，或集中討論，或在開會報告之後舉行分組討論，反省是必須的，但對不同幹部要求不能同樣，領導責任大的要多反省，錯誤大的要責成他多反省，反省一般應是自覺的。只有對那些錯誤大而固執不肯反省的人，才採用羈縻力量強制他反省。

我們一方面要反對軍閥主義傾向，同時要教育幹部以革命軍人的品質，並漸漸培養你們具有這樣的品質。因為我們所進行的事業——革命戰爭，是神聖的事業，同時又是一種特殊的事業，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同時又是殘酷的，所以我們的軍人不但要求具備一般的革命者的品質，同時又要具備一種特殊的本質——革命軍人的品質。

什麼是革命軍人的品質？

第一、要有革命的人生觀。革命戰爭的事業與人民的事業，不背叛戰爭的利益，在困難中在絕望的情況中，都能堅持自己的信念與節操，把它看成生命一樣。

第二、要有堅強的黨性。黨是負有重大責任的，軍隊幹部應當是黨性最強的量的率領，委託于軍隊幹部，是最有原則的，不把黨的外去建立個人崇拜，不能把個人崇拜對立起來。當上級決定調人調槍或調你離開這個部隊時，就要樂意服從，當上級不滿意，有半點不滿意，有半點不滿，就是黨性不純。

第三、是勇敢的但又是和藹的。每個革命軍人都是一樣，對敵人要勇敢、要毒辣、要奸巧；慈悲心、仁義道德、老老實實是一點來不得的。但是對人民對自己的同志，必須是和藹可親、謙虛、坦白、倘若盛氣凌人、橫蠻，講霸道，就勢必脫離羣衆、破壞團結。

第四、軍隊幹部應當成爲執行政策的模範，因爲革命軍人不是普通軍人，更不是所謂「老粗」，革命軍人不曉政治是不好的。雖然分工上各有專長，幹軍事的人要多學軍事，要精通軍事，但是，政治的頭腦是必須有的，軍隊幹部要懂得識大體、顧全局，在看問題在解決問題的時侯，要能從局部圈子中跳出來，不爲局部利益局部現象所蒙蔽。一個連一個營對於全軍來說是一個局部，而全軍就是全局；軍隊對於全黨（黨政軍民）是一個局部，而黨政軍民就是全局。拿生產任務來說，軍隊要生產，黨政民也要生產，我們就不能以軍隊生產利益去妨礙黨政民生產利益，更不能妨礙邊區整個財政經濟利益，在解決軍隊與黨政糾紛問題上也是如此。

第五、軍隊幹部必須不斷的求進步。他們應當具備政治、軍事、文化、理論、業務的各種知識並不斷增加這種知識，而爲求得這種知識，就須經常學習。

革命的人生觀，堅強的黨性，優良的作風，執行政策中的模範，與不斷的求進步，這就是革命軍人所應具備的品質的五個標準，每個軍人幹部都應當具有這樣的品質，並隨時培養他們具備和提高這樣的性質。

同志們！我的報告就在此結束，我們的任務有三個（生產、教育、整軍），都很重要，都要努力去完成，但中心關鍵是克服軍閥主義傾向。如果這種傾向不掉，如果讓它繼續存在，官兵之間的這一道溝就不能填平，幹部階級就不能改善，一切人員的積極性就不能發動，任務自然不能完成，工作風的改革也就談不上。再，軍閥主義傾向如果不克服，軍民關係、軍隊與黨政關係勢必繼續惡化，一元化無從實現，而高幹會議就會是白開了的。我在前面已經提到，我們的大多數同志，他們是堅決、積極和忠心耿耿的，他們對於黨對於上級所給的任務是盡力而行的，因爲有軍閥主義傾向的存在，在他們面前就帶來了一種阻力，從中阻礙他們，「我要做好，你要做壞」，使他們的工作任務無法完成，這大多數同志工作的決心是好的，但如不反對軍閥主義傾向，不克服這種傾向，那麼，他們的決心與願望就不能實現，所以就工作環境順利上說，也必須肅清軍閥主義傾向。一部份同志因爲部隊中

產生了軍閥主義傾向，他們很看不慣，却沒有勇氣來克服它，來同它作堅決的鬥爭，因而就消極起來，就不樂意說話，就想改換一個工作環境，這種情緒是不好的，是怯懦的表現，是自由主義的表現。對於這類同志我們要鼓勵他，克服怯懦，提高勇氣，要他們不要怕碰釘子，碰了釘子不要灰心，下面碰不碰，就提到上面來，問題總要求得解決，否則決不應當放手。在反對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中我們決定擴大民主，允許軍隊中一切人員凡是有意見的受過壓制的，都可用寫信或當面陳述的方式向上敘報告，甚至越級報告，都是允許的，對於這類報告任何人不得阻攔，更不得藉端報復。

克服軍閥主義傾向，不但是完成任務的關鍵，而且是建軍的一個關鍵，因為軍閥主義的原則和我們黨的建軍原則是兩套基本不同的原則，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不克服軍閥主義的原則，黨的原則就不能樹立，建軍工作就要受到阻礙，軍隊就不能前進，所以反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是原則的鬥爭，是黨的原則克服軍閥主義原則的鬥爭，因而一切同志都要捲入這個鬥爭，積極參加這個鬥爭，而決不能站在鬥爭之外。對於這個鬥爭要就是贊成這個原則反對那個原則，或者是贊成那個原則反對這個原則，模稜兩可的態度，是要不得的，在黨的原則上是不許可的。

我們之所以要這樣，目的在於想把工作做好，在於教育幹部提高幹部。中央和毛主席所號召的整風運動，在全黨全軍已經獲得了巨大成績，許多錯誤思想被糾正了，工作作風也有大的改進。邊區部隊的同志，應當在這個整風運動中積極學習，認真學習，以求得改造自己，把自己提高一步。

澈底剷除軍閥思想

鄧子恢

半年以來，我們某些部隊中還不斷發生打人罵人，隨便槍斃逃兵，打老百姓，打政府人員，虐待俘虜，私有觀念等嚴重現象。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思想的根源的，這個根源就是軍閥思想。甚麼是軍閥思想呢？軍閥思想是根據他的階級性而產生的。因為軍閥是封建與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是貴族與地主階級的武裝，所以軍閥的思想意識也與貴族地主階級思想意識一樣。因此：

軍閥思想第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奴役人民」。他把一切勞動者與平民都看做最下賤的東西，而把自己看成高尚人物，看成天賦獨厚之貴族，只有他們是大，其餘一切人民都是牛馬，蠢貨。他們認為一切財富都是天地為他們而生的，都應該為他們所佔有，供他們享樂。認為一切平民都是他們的奴隸，而奴隸替他們做軍服役，供養他們是應該的，是他們應享的特權，因此他們可以無限制地要人民服勞役，做苦工，納賦稅，派糧派草，可以拉夫拉車封船，征調牲口，可以自由姦淫以至霸佔人家的妻女，可以享受初晚的權利；為了自己需要，他們可以無止境的要人民供養他們，滿足他們無餓的要求。而人民的貧窮困苦呻吟，無力負擔，他們却看不到，即使看到了也滿不在乎，恰像他們看到牛馬的疲憊悲鳴一樣，引不起同情之心；不僅無同情心，而且可以任意將人民施行鞭笞拷打，監禁殺頭，腰斬等等酷刑，極殘暴之能事。所有這些，都是由於奴役人民這個基本觀點出發的。這便是軍閥思想第一個具體表現。我們的部隊是人民的武裝，是被剝削被壓迫階級自己解放自己的隊伍，所以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奴役人民的貴族階級的野蠻觀點與野蠻行為。自有我們隊伍以來（從有紅軍開始）「愛護老百姓，不侵犯人民一針一縷」，就成為我軍三大紀律之一。當然，為了作戰需要，我們也會向民衆征調民夫牲口，征收公糧等等。但這是為了解放人民，為了人民自己的事業，而且經過宣傳解釋，使人

民自願來贊助的。在民夫征調中并發給工資路費，安置食宿，不使人民吃虧。在我們隊伍中不愛護民衆，侵犯民衆利益，被視爲犯罪的行爲。我們的隊伍，也正因爲愛護民衆，而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得到生存與發展。但是一直到今天，在我們隊伍裏，還有個別幹部不愛惜民力，向政府濫索民夫，不權要民衆幫助我們送糧食拾傷兵，且有某些部隊要民衆幫助我們挑水，而不給工資，對民夫挑載過重，可以要他挑七八十斤，不管人家挑不挑得起，挑担後可以不給工錢，可以不安置食宿，甚至可以把民夫關在一室，藉口他們會逃跑。某些事務人員可以封船，可以開槍向船民示威，可以用皮鞭打老百姓，可以強要老百姓搬開他自己的住房讓我們住，并任意改造之，只求自己方便，而不顧人家困難。可以要老百姓照官價賣草給我們，而不管人家有沒有飯吃；可以任意貪污浪費公糧，而增加民衆負擔。這些嚴重現象難道是偶然的嗎？這些同志們的腦子裏還有民衆觀念嗎？他難道不是同貴族們一樣把人民看做奴隸嗎？難道不是對民生疾苦漠不關心嗎？這難道還不是軍閥思想作怪嗎？

軍閥思想第二個具體表現是「對士兵的殘酷性」。正由於地主貴族軍閥奴役人民的觀點，把一切勞動者和平民都看做奴隸，看做自己的牛馬，所以由勞動者與平民中征募來的士兵也只是他們的奴隸的一種。貴族之對奴隸，當然無所謂平等，無所謂人權，也當然可以任意打罵，任意生殺予奪，還恰像他們對牛馬之任意鞭笞與殺戮一樣。所以在軍閥隊伍中，軍官們對士兵之手打腳踢，打軍棍，打屁股，罰跪是不常的事。軍官們對士兵可以任情逞性，隨便殺戮，視人命如草菅，把肉刑當兒戲。這種慘無人道的殘酷性，不僅表現他們階級性的本質，而且也是他們管理部隊的唯一方法。因爲他們的部隊是由兩種成份組成的，軍官是貴族地主，而士兵却是勞動人民。軍閥們要士兵替軍閥送死作戰，而且要士兵去作損害士兵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壓迫人民的各種暴行）士兵們當然不會自甘自願，因此軍閥們除了用懲罰而外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這在我們隊伍裏就完全不同了。我們官兵的階級要求是一致的，大家都爲自己的解放來革命，所以大家都平等，大家都友愛團結。因爲階級相同，要求一致，所以我們部隊的管理，主要依靠教育說服，使士兵自覺的遵守紀律，我們不容許肉刑打罵，也無需

手肉刑打罵，這是革命部隊與反革命部隊基本不同點。在這方面我們部隊是基本上已經實現了。我們部隊之所以鞏固團結，人家瓦解不了，也正由於這一點。但今天說來，我們部隊中還存在着相當嚴重的打罵現象。有些幹部不愛惜士兵，不教育士兵，仍然採取打罵肉刑，或變相的打罵肉刑制度，（如罰跪，罰舉槍，「照相」，不給飯吃，不給衣穿，晒太陽等）甚至某些幹部可以擅自槍殺逃兵企圖逃跑而尚未逃跑的士兵，可以侮辱士兵，對他們冷酷無情，老兵可以虐待新兵。我想這不是簡單的什麼管理方式不好，個性強，脾氣急躁，而是由於這些幹部腦子裏存在着軍閥思想，存在着最野蠻的貴族階級殘酷性，把士兵看做奴隸。看做蠢貨，而把自己看做貴族，看做特殊人物，可以操生殺予奪之大權。這些同志們的這種思想不改變，將來是很危險的，而他自己也無法在部隊中建立信仰。在我們部隊裏是沒有不愛惜士兵而可以取得信仰的幹部的。

軍閥思想的第三個具體表現在於虐殺俘虜。俘虜是戰敗者，在奴隸社會時代俘虜常被戰勝者所虐殺，或擄為奴隸，所以俘虜一向被人蔑視虐待，任意殺害。軍閥對待俘虜的政策就是如此。我們黨對俘虜的觀點就基本不同，我們認為革命軍人是應該與武器共存亡的，誓死不投降，至死不繳槍，這是革命軍人的光榮，如果一個革命軍人繳槍及反革命而身為俘虜，這是最可恥的。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可恥行爲。但如果反革命軍隊的官兵使他的隊伍打敗仗，而不抵抗的繳槍給革命的隊伍，因此身為俘虜，這種人我們認為是有覺悟的，幫助革命的，值得稱讚的行爲，而不是可恥的。相反的，如果反革命軍隊與革命軍隊作戰，而兵士兵頑強作戰至死不繳槍，這並不是英勇，而是死不覺悟的自殺的愚蠢的傢伙。因此，我們對俘虜不僅不應奴役他，鄙視他，而應該優待他，尊重他，這不僅是爲了減少作戰時敵軍的頑強性，而是我們對俘虜的應有態度。況且俘虜兵本身是勞動人民，是我們的弟兄，應待以弟兄之禮，要求他今後與我們共同革命，並肩作戰，俘虜軍官也應視為對社會和革命有用的人材，所以我們也應該特別優待，改變其觀點，吸收來服務革命。今天說來，我們部隊的俘虜政策基本上是執行了黨的政策，但一直至今我們部隊中也還有個別的對俘虜觀點不正確，對俘虜採取鄙視虐待態度

，甚至用槍托打俘虜，把俘虜關上幾天不給飯吃，晚上不給被蓋，對俘虜生活不關心，鄙笑他，要他做苦工，搜俘虜腰包，沒收其私人財物，強迫他在我軍當兵，甚至虐殺俘虜等等，這也不是簡單的不懂得俘虜政策，而是基本上在對俘虜問題上有軍閥觀點之故。

軍閥思想第四個具體表現是不尊重政權，把政權機關當做替自己辦差事的辦事處，「老子有槍桿子，天下是老子打開的，官是老子放的，老子要你怎樣就怎樣」，因此軍隊可以打罵政府人員。可以隨他個人好惡來委任官吏和罷免官吏，政府法令是用來約束別人的，自己可以不執行，這是中國歷史的慣例。我們就反對這種「家天下」的封建主義，我們主張政權民主化，政權是人民大眾的，不是一個人的，政府要幫助軍隊，政府與軍隊分工，但不是為你私人服務，政府法令軍隊應首先執行，為人民表率，軍隊應尊重政府人員，保護政權機關之安全，對政府中某些壞份子，應經過政府系統，按一定手續去處分他，而不應由軍隊去隨便處理，這是我們對民主政權的態度。但我們部隊中還有少數幹部違反這種態度，不尊重政府人員，不執行政府法令，甚至打保甲長（如某旅供給部事務長）擅自扣留縣長（如某團參謀長）等怪現象發生，這是什麼觀點呢？很明顯地這是軍閥思想的具體表現。

軍閥思想第五個具體表現是對部隊私有觀念與私人幹部政策，把部隊看成個人私有的，成為個人升官發財割據地盤的工具，幹部都是他的親戚朋友同鄉同姓，所謂「一人得道，雞犬登仙」，泗陽李守維做了軍長，「泗陽官」就充滿了蘇北，這是軍閥的一般特徵。中國政治之所以混亂不統一，實際上仍存在割據狀態，就由於軍閥隊伍太多了，他們雖然高喊甚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但實際上是一個人至上，「唯我獨尊」，雖然名為「國軍」，實際上是「一家兵家將」，只有我們的隊伍才真正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成為黨軍，成為工農階級的隊伍，成為人民的武裝，成為革命的工具，成為真正為國為民的國家軍隊，所以黨軍實際是人民武裝的別稱。而軍閥主義與黨軍是不能并存的，張國燾高敬亭之所以被打倒，就是軍閥主義在我們黨內的失敗。現在我們的隊伍已經成為黨軍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執行黨的政策，完成黨時任務，服從黨的調遣，我們的幹部是

黨的幹部，而不是私人的幹部，這是我們與軍閥隊伍基本不同之點，也是中國革命偉大的收穫。但是今天說來，在我們隊伍裏，思想還是個問題在着，某些幹部還多少存在對部隊的私有觀念，把人馬槍看作私人的，甚至把幹部都看成私人的，好槍好馬調不來，調幹部給你送壞的或者調不動，武錢財物他可以自由支配，不報告上級批准。可以打埋伏，可以貪污，可以浪費，以為這是他的本事打來的。你要調他的幹部，就認為你總在打他的主意，總在削弱他，挖他的牆脚。在幹部政策上，則感情結合，私人拉攏，拜把兄弟等等，甚至有些把部隊看成自己的，調不動，編不得，自己不願意離開原部隊，這雖然是本位主義的一種表現，但這些人騎驎裏，我想基本上還是軍閥思想在作怪。

上述這些現象，在我們部隊中雖然還不是很普遍的，有些已多少有了改變，但性質是非常嚴重的，如腐爛發展下去，對黨對革命對部隊本身將有極大的危害，就對有這種思想者的本身也極其危險，因為這種思想與我們的黨性是完全相反的東西，如不把他克服過來，而任其發展，則最後將走上反黨反革命的道路，而自招失敗。我們必須認識這種軍閥思想是外界影響在我們部隊裏的傳播，由於統一戰線環境，我們部隊與那些舊軍隊接近，平時耳濡目染，使意志薄弱的幹部在不知不覺中傳染着這種壞思想；同時我們部隊中有一部份幹部是由非無產階級出身，并有某些舊軍隊出身的幹部，他們雖然受了我黨的教育，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但他的過去長期在舊社會軍隊生活中所形成的舊思想——貴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與軍閥思想——并未徹底改變，而帶到我們部隊中來，在我們黨的政治工作比較薄弱的部隊，就自然而地暴露出來，發展起來。在某些部隊中這種軍閥思想與軍閥行為，因為很少受到我黨與政治工作的抵抗，而駁駁乎有篡奪我們革命的優良傳統的危險，甚至在我們政治工作人員中都染上了這種惡習氣，而發生打人罵人虐待俘虜等同樣嚴重現象。而這種現象却竟然不到部隊高級首長的注意，致任其存在與發展，這就證明我們部隊政治工作還很薄弱，也就告訴我們反對軍閥行為的黨性的時候，開展反對軍閥思想與軍閥行為的鬥爭，尤有其嚴重的意義。希望全黨同志及政工人員奮勇起來，為徹底剷除軍閥思想與各種各式的軍閥行為而鬥爭。

〇〇財政經濟問題與肅清貪污浪費

粟裕

——以整頓財政經濟問題來肅清整風——

我們的整風，爲了要運用前幾類文件的精神和實質，來解決目前蘇中的一個緊急的實際問題——財政經濟問題，來看看大家這一時期學習的心得如何，所以，決定一二兩個月內整頓財政經濟問題。

一 財政經濟問題和我們的關係

好些同志，總覺得財經工作，和我們關係很少，認爲那是財經部、供給處，總務科、管理排的事，與我無關，這種觀念是不對的。

我們說，我們革命是爲了什麼呢？爲了改造社會，經濟是一個社會的基礎，革命根本上就是爲了改造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

怎樣革命呢？列甫說：「一切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革命就要握取政權，我們建立根據地，也就要建立政權。政權包括了些什麼呢？包括了軍事、民政、司法、文教、財政經濟各方面。一樣也不能少，少了一樣就好比凳子缺了一隻腳，房屋少了一根柱子，是不行的，革命就不容易辦，甚至永遠辦不好，這其中，財政經濟工作就更重要，大家沒有飯吃，就什麼也談不上，所以每個同志對這都應關心，都要負責，財政經濟工作做不好，政權工作和一切革命工作都是不會做好的，這次大戰，蘇聯能夠對德進行大規模戰爭，並且取得勝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後方有強固的革命基礎，過去歷史上許多朝代亡國，許多政府倒台，也往往就是因爲國庫空虛，民生凋蔽，財政困難，經濟支絀，可見，財政經濟問題，對於革命，對於政權，是很要緊的。

再說，財政經濟問題對於戰爭的關係，那就更爲重大，現代的戰爭，是各種力量的總決戰，尤其是人力財力物力，我們看到同盟國一定要勝利，軸心國一定要失敗，這基本上就是因爲軸心國的經濟力量比不上蘇英美。我們在敵後堅持戰爭，政治上雖然佔優勢，可是軍事上卻處於劣勢，但是我們只靠政治上的優勢，是不行的，我們還要逐漸轉變這軍事上的劣勢，才能最後殲滅敵人，這就要靠財政經濟工作做好，能夠不斷供應軍政需要，現在不談別的，就談彈藥一項：現在步槍彈五十多元一顆，卜壳槍彈一百元一顆，手榴彈八十多元一顆……兵兵打一仗，你說要化多少錢？到了將來反攻的時候，戰爭消耗就更大，假如財政經濟方面應付不了，那麼，抗戰勝利革命成功，又從何談起？這些不是靠空談可以解決的。

而且財政經濟問題，對於我們政治威信團結羣衆，團結自己，關係也很密切。

過去，內戰時代，那樣的艱苦，困難，我們大家堅持過來了，這是因爲我們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同時也是因爲經濟上完全公開完全平等，同甘苦，共患難，保證了政治上的團結與鬥爭的堅持。現在我們部隊裏有人反映，「經濟上有些不平等」我們共產黨是反對平均主義的，但是我們上下也不應該懸殊太大，因爲這樣是會影響到自己的。

同時，財政經濟工作，不但只是解決我們軍政供給，而且更要注意發展社會經濟，改善羣衆生活，在敵後戰爭環境裏，澈底的改善還不可能，但是只有減租減息，是不能滿足羣衆的，在戰爭中，羣衆雖因減租減息有所得，但是戰爭給他們的負擔，敵僞對他們的掠奪，他們的損失是很大的，我們必須注意愛惜民力，更必須注意不斷發展羣衆的生產，一方面繁榮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一方面鼓勵羣衆的積極性，因爲羣衆是要看到自己的實際利益，才會爲着保障自己的利益來鬥爭的，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尤其在戰爭中，要死人，要用錢，我們的革命戰爭，也要動員壯丁上前綫，也要籌用許多經濟，羣衆希望多得出，我們爲了革命與救國的需要，又需要羣衆多出些才好，這個矛盾，只有把財政經濟工作做好，特別是生產運動做好，

才能解決，使羣衆有所失又有所得，不傷元氣，才能長期支持，并取得勝利。如果像國民黨那樣，只向老百姓要東西，不給東西給老百姓，不顧老百姓死活，只顧自己用得寫意，就一定要受老百姓反對，最後總歸是要失敗的。過去我們在東台海安時期，許多同志大吃大喝，浪費很大，有些中間人士看到就很不滿，說「新四軍過去很艱苦，現在得了天下，也像國民黨一樣腐化墮落」。使我們政治上損失很大，後來，軍部下令禁止吃館子，這現象才糾正。去年××縣開參政會，化了幾千萬請參政員吃，人家吃了還不說我們的好話，反而說壞話，說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簡直一樣的會浪費會享福」。你想，吃到我們東西的人這樣說，那些沒有吃到的廣大羣衆，在一旁又會怎樣說呢？

所以，我說，財政經濟對於我們的政治威信，爭取中間份子，團結羣衆，團結自己，關係也是很大的。

總之，財政經濟，無論從那方面說，與我們的關係都很重大。革命的規模本來是很廣泛的，有軍事戰綫、文化戰綫，也還有條經濟戰綫，每個同志參加革命鬥爭，就應該有顧到全盤的精神，我們才能展開全面鬥爭，有些同志只顧本部門的工作，不關心別部門、整個工作，不關心財政經濟工作，是不對的，狹隘的，錯誤的。有些同志，以為只要我自己不貪污，不浪費，別人的事不管，這也是不對的，還是對黨對革命不負責任，革命必須號召廣大羣衆，出來制裁危害革命的事和人，「獨善其身」是不行的。我們今年的工作方針，是更頑強的堅持鬥爭陣地，更有效的增強鬥爭力量，這首先就要我們整頓財政工作，這首先就需要我們所有的同志大家一齊來關心財政經濟工作，加強財經工作。而且，財經工作乃是治黨、治軍、治國所必須的本領，爲了現在堅持，爲了將來反攻勝利，同志們都必須學習了解這個工作。

二 對於財經問題上的不正確觀念

第一種、就是上面說的對財經問題漠不關心，有些地方上的黨政機關對財經部門的領導也是

最善的，不去經常注意了解與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困難，加強他們的救育，致使財政部門的幹部，有些人就慢慢退化，發生營私舞弊情事。有些同志，更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只知吃現成飯，拿現成錢，使財經工作，沒有全黨的配合，失去羣衆的監督，就不容易弄好。過去連隊內建立經濟委員會的組織，有檢查制度，貪污浪費就少，現在沒有了，要不是連長指導員包辦，代替管理排，就是根本不去管他，這樣就增加這種工作的困難，而且容易發生流弊。

第二種、個人享樂觀念，很普遍。當然，人都想過得好些的，都是想穿，吃，用得好些的，例如吃肉，大家總是先吃瘦的，後吃肥的，不到不得已時不願吃下面糧的青菜，……但是，我們共產黨是主張大家過得好的，不是主張個人特別享福的。現在我們大家生活還過得很好，全國都比不上我們，有些同志說，我們的生活，比地主資產階級還更舒服，地主資產階級要繳捐稅，我們也不要繳，這樣的革命，就是地主資產階級也願意來革。可是我們還有些同志不滿意，還要求改善生活，但是，我們去看老百姓的生活怎麼樣呢？有些同志發了棉衣，手套，還要發棉鞋，還要求改善生活，但是，×團還到山東去買皮做皮鞋，但是老百姓的皮鞋是長在肉上的呀。海邊上拾鞋子的人，冬天赤着腳又着褲管在海裏跑呀。衛生員棉大衣發了要收回就收不回，回答是「凝難照准」四個字，過去內戰時代，沒有棉衣，或是穿舊棉衣，共產黨員，幹部做模範，要求不要棉衣，我現在呢，過去內戰時有想過。有的地方只顧局部不顧全體，×分區夏天要求普遍發蚊帳，說是那邊蚊子特別大（不知是不必論蚊子，會咬死人的），冬天要求發棉背心，說是那邊特別冷，（其實不合事實），又如×分區幹部節約給戰士做棉背心，這件事，很好，又很不好，給我們直屬隊看見了，就質問：「爲什麼我們不發呢？」所以一切的事情，應該從整個利益出發。……總之，我們只聽見說，要求增加經費，從來沒有聽見說，要求減少經費；只聽見說，要求改善生活，沒聽見說要求減衣縮食；只聽見說，要求發這種發那樣，沒聽見說發得多了發得够了。有的同志說：「蘇中的錢多得得很，多用幾個要什麼緊？」有的同志說：「公家私人分得太清楚，真是小氣」，甚至有的同志嘴裏不說心裏想「革命爲的什麼，

吃呀，穿呀，用呀」。這些都是個人享樂觀念，我們要反對。有的同志說：「革命太辛苦應該有些享受。」我們說，在一定限度內，是可以的，我們部隊裏有特別待遇，使有些同志不因工作繁忙營養太少，過份影響健康，還是可以的，但這決不可以以此為借口，大事享樂。

第三種、剝削階級意識，特權思想，因為只顧個人享樂，只顧個人揮霍，不顧公家，不顧羣衆痛苦，只顧用羣衆的，不去關心他們。這就形成某些同志濫用權力，甚至越權，造成破壞財經制度，「誰籌誰支」「亂籌亂支」的現象。一個區長支用幾萬元，一個縣長支用十幾萬元，去年衛生部支出買藥的費幾十萬元，連我也不知道，財經部的××同志，不經負責人批准，就批借十幾萬元給人家。……這些人知法犯法，慷公家之慨，是最不應該的，這樣影響到整個財政經濟。下面送到蘇中一級來的，就只剩得殘湯剩水，這些都是分散主義作怪，也都是某些同志的特權思想，敢於破壞制度，隨便支用公款在作怪。

有些同志說：「革命是幫老百姓，老百姓應該給我們報酬」（其實老百姓給我們的「報酬」已經不少了），部隊裏向老百姓借東西，借不到就罵：「媽的，沒有老子打仗，你老早給鬼子搶光了……」；「好像他是皇帝，人家應該向他「進貢」的。

在部隊裏，生活上上下下懸殊很大。過去內戰時代，大家是一樣的，就是在皖南時，津貼上下也只相差半元的，現在相差幾十元甚至幾百元，還有些人不滿，而下面對此意見也很多，××團戰士反映：「幹部發洋布衣，戰士發土布衣，幹部發牙膏，戰士發牙粉，難道這也是工作需要嗎？」這是很對的，如果不修正，必然會影響上下團結，同時也會造成某些同志的「特權思想」。

第四種、單純經濟觀念：有些同志，甚至是大多數同志，認為鞏固部隊，唯一的辦法就是改善戰士生活，不錯，戰士生活是應該改善的，而且這是鞏固部隊辦法之一，而更要緊的是從政治上鞏固。過去內戰時代，無衣無食，天天吃南瓜，吃飯要受限制，每人用蒲包裝一定重的米，不管你吃得飽吃不飽，難道這樣部隊就不能鞏固了麼？現在華北八路軍，每天只吃小米十二兩，但是還是能鞏固的，

主要的是靠政治上的鞏固，有些地方參軍運動，動員新兵入伍，也是滿口宣傳我們部隊裏怎麼吃得好穿得好，結果新兵入伍後，看到並不像聽說的那樣，他們就說「我們是被騙來的」。這樣都是單純的經濟觀念。

有些同志，認為做統戰工作，就是招待得好，吃得講究，錢用得多，表示自己闊氣才好，不錯，對某些上層應該客氣些但是也應該有個分寸，保持我們的艱苦奮鬥的傳統，去年×分區送給×友軍，一下就是幾百擔米，幾十隻豬，幾十萬塊錢。有的地方，借款給商人，一下也是幾十萬，大事鋪張的請客那就更多。這是什麼統一戰綫呢？這是酒肉朋友，有錢有酒才能做好朋友，到了無錢無酒的時候，那就不知道了，不從政治上去爭取去團結人家，是靠不住的。

有些同志，做偽軍工作，也是歡喜送一批錢過去，主張經濟上大加讓步，這就更不對了。

有些同志，認為團結羣衆，買賣要公平，買賣的時候，一個價也不還，要多少就給多少，便宜一些奸商高抬市價，大漲其錢，而且還要說：「新四軍是西瓜」。有些同志，動員民夫動員不到，就說：「多給他幾個錢好了。」我到××去，一個夫子跟着去，住了兩三個月，管理科一下子就給他三四千元，發了財。

有些同志，認為「慰勞」就是請客，送東西，只承認經濟上物質上慰勞，不承認政治上精神上的鼓勵，是更值得我們寶貴的。請客，送東西，一下子就是幾千，結果還是公家倒霉。……

這些都是單純的經濟觀念。

第五種、不作根據地的長期打算，戰爭觀念不強，根據地的觀念不強。不知道愛惜根據地的人力財力物力，以利於長期的支持，不知道節省一切的人力物力財力，供給戰爭，加強戰爭，多買子彈，多打敵人。有一個錢就想用一個錢，這叫做「叫化子留不得隔夜糧」，好像有些同志去上街，在街頭上瓜子花生就把錢吃光了，真的到了街上，就只能吃口清水，俗語說：「年年防荒，夜夜防賊」，我們防敵人還注意，但是防荒就很差了，今後我們應該儲藏一年到一年半的糧，防備災荒，也準備路費

反攻之用，這是應該的，但是我們許多同志，有得用就用，有新的就丟舊的，是液自遷種長期打算的念頭的。

第六種、羣衆觀念勞動觀念也很差，駐在一個地方，就要踏壞老百姓許多麥田，「車走直路馬走斜」，大家都是「車」，歡喜走直路，抄近，完全不顧羣衆的生產，只會躲懶。

再說，我們的公益救濟事業，也是做得很差的，你看一倉街上就有些叫化子，到現在屁股還露在外面，沒有人去管他，在鄉村裏，這樣的窮苦的人就更多，我們應該騰出來救濟他們。

有些同志，做了縣區長，穿得漂漂亮亮，手上就不願意拿東西，拎包袱，認爲這個很難爲情，自己的父親母親是工農，就不願意拿出來見人，也認爲很難爲情，這是自己脫離生產，思想發生稅化，脫離羣衆，輕視勞動的表現。

三 目前存在的貪污浪費的現象

在這些不正確的觀念之下，貪污浪費的現象就很嚴重。

我們蘇中許多地方發生的「貪污」的一筆賬，就算不清楚，過去基層政權未改造，公糧可算是放在老虎口裏，貪污的亂攪掉的，數字無從統計。最近又有蕭朗的大貪污案，其他，公糧保管，抗幣漲價，其中弊病也還很多。

說到浪費，那就可說是普遍現象，例如：公糧，大家只在中心區提糧，不顧到邊區去，邊區有些存糧就生了虫，或爛掉了。二師的同志，都是自己搬糧，但是我們這裏都是僱民快搬，運一百担却化了十担的運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去搬。××團，糧食搬上船，受了潮溼霉了不能吃了。×、×兩團，幾個分區都提了糧，這筆賬就算不清。過去×旅提了許多糧，開走時，都寄到老百姓家裏，說是「以後來拿」，什麼時候來拿呢？抗戰以後來拿。

有些同志，做公糧生意，到糧貴的地方賣票糧，到糧賤的地方再買糧，賺了幾斤肉，就不知道

給奸商運去資廠，影響根據地糧食的調劑。

又如：公物的浪費，許多東西打埋伏，不好好保管攆丟了，許多東西運輸時不當心，損失了，這些損失對於我們是很大的。×分區最近就失掉白報紙五百令，衛生部買藥就損失幾十萬元，我只是聽說公家這樣丟了那樣丟了，從來沒聽說誰自己的金戒子給人家騙去了。

連隊裏，發了棉衣，過些時，棉花撿了，做夾衣，再過些時夾衣撕了打草鞋，指導員說「我們戰士會生產」，其實是剝肉補瘡。每次棉衣是很難全部收回保存的。

又如：亂用錢，不遵守制度，先斬後奏，用掉再說，我到××去時，供給部給×、×兩團保存的幾十萬，現在都用掉了，用是應該的，但是用是依照制度和手續才好。

有的同志覺得「錢不值錢」多用點不要緊，有的同志以為，「錢不能亂用，但浪費東西却無妨」，好像是合法的，這樣，兩方面浪費，錢和東西一齊都浪費起來了。

又如：醫藥方面，有些同志常要生病，（我說生病與政治情緒是有關係的，政治情緒高的人，大病可以變小病，小病可以變無病，低的人則反之。）生病不論大小就要打針，吃補藥，我說吃飯就是大補藥，還要吃什麼補藥呢，假如人人像×團的機槍手一樣，一頓吃十四碗飯，他身體一定好。有的同志相信打針，生點小病就是逼着醫生打針，有時醫生礙於情面，替他打點蒸溜水，他就認好了，打針好像比仙草還靈。

又如：請客和送東西，有些同志，一請客就州幾千，還說沒東西吃，有些同志，慳公家之慳，送東西給首長，表示關心與尊重首長，自己也揩揩油，首長收了東西，嘴一抹就不作聲，有些同志喜歡到東到西敲竹槓，要慰勞，打游擊，要東西，要請客，但是吃虧的是公家。

又如：調動工作介紹信上沒有註明領的東西和路費，有的同志，就沿路賣東西，到那裏再領，沿路借錢，到抗大受訓的有些人身上一大把的錢，影響到那裏的同志，眼紅起來，說是「前方真有辦法」。

又如：我們的供給部，怕得罪人，整風以後，怕人罵他主觀主義，×同志就抱着「有求必應」的態度，比菩薩還靈，從前×部長，脾氣壞，得罪了人，脾氣壞是不好的，但是供給部就要不該得罪人，不得罪人，有的時候就要得罪黨得罪革命。

現在，養成一種「競賽浪費」的風氣，似乎越闊氣就越好，大家都向愛享樂的人看齐，向落後的看齐，不向進步的人，刻苦耐勞的看齐。某特務員也爭待遇，上級規定特務員是排級待遇，是說政治待遇，他們却爭物質待遇，牙刷嫌不好，就扳了，毛巾嫌不好，就撕了，這種不守紀律的現象，還未受到應有的處罰。又如鋼筆，大家都要求買鋼筆，新民牌不高興，起碼要金星牌，其實內戰時那裏有鋼筆，大家學字，大地就是紙，柴棍就是筆，我們以後要提倡國粹，大家用毛筆，既省錢，字也可以練得漂亮，而且又練了手勁，有人說，蘸墨太費時間，我說我們沒有這樣忙得連蘸墨都沒有時間的人。

總之，大家都想多用幾個才好，公家不給還要說是吝嗇，這是糊塗觀念。

以上說的這種種，如果發展下去，對我們的危害如何呢？首先是使我們戰費虧空，經費支絀，不能長期堅持，要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硬向老百姓榨油，就會影響我們與羣衆的關係，使羣衆對我黨我軍和政府發生反感，有些中間人士看到我們這樣，就說：「共產黨變了，得了天下，也和國民黨一樣，花天酒地的」。其實共產黨不會變，共產黨有些不肖子孫是有些變了，這樣下去，我們的幹部，過着公子哥兒的生活，就會使思想上蜕化，使革命集團變質，許多動搖逃跑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因爲貪污腐化的原因。這種貪污腐化現象，又會使我們組織紀律鬆懈，團結分散，給奸細特務有隙可乘，進行破壞……值得我們注意，我們非下決心糾正不可！

四 怎樣糾正財經觀念，反對貪污浪費現象？

在這裏，我要先向大家報告，目前蘇中的財經經濟工作，不但困難，而且可以說存在着危機，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蘇中錢多人多，多用一些不要緊，多用一些也不會用完，這種觀念應該改變了。如果我們的不正確觀念不趕快糾正，將來就不容易應付。內戰時代，最後我們長征，並不是因為吃飽飯不消化，歡喜長征，實在是最後沒有飯吃，當時蘇區的財政經濟困難，這也是我們被迫長征原因之一，這是值得大家警惕的。

現在，我們鬥爭一天比一天緊張，環境一天比一天嚴重，戰爭需要更多的收入和儲存，可是軍政又需要更大的開支，而實際上我們的收入却日逐漸減少。例如四分區現在反清鄉鬥爭中，敵人不斷佔領據點，交通綫與河道，我們的地區逐漸縮小，租稅逐漸減少，敵人更直接破壞我們的稅收，並破壞根據地人民生活，大肆燒殺搶，老百姓天天打游擊，沒有辦法種田，也沒有辦法儲藏肥料，羣衆生產力降低了，到了今年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定沒有飯吃，到了夏徵的時候，我們要減徵甚至免徵公糧，不但免徵公糧，而且還要救濟，還要拿出公糧來救濟難民災民，四分區佔全蘇中收入的三分之一，比方三十萬元就只能收二十萬元了。

在其他分區，也是如此，許多市鎮在戰爭中毀滅，許多地區被敵偽摧殘，老百姓很多都受戰爭的影響生產低落，生活困難，種不起田，養不起豬，買不起東西，你們只要去看看，老百姓去年過年，買多少東西，今年過年，買多少東西，比較一下，就知道了。大家不要看到一倉繁榮，這是我們軍隊把他弄繁榮的，其他市鎮，大部份是衰落的。

敵人現在正在計劃擴展「清鄉」，將來「清鄉」地區擴大，我們就更受到許多影響，在戰爭頻繁中，稅收的徵收，公糧的保管就更困難。老百姓的生活也更困難，假如我們不去顧及，殊末無已，我們就會脫離羣衆。

現在，物價也更高了，一支洋燭三十元，全師一天晚上就要用幾萬光，大家劃一根洋火，噠的一聲就是兩毛錢……將來還是要貴下去的。軍需生產我們是非用錢不可的，現在也貴得很可觀了，子彈從前五元一顆，現在五十元一顆，確從前二千元一担，現在二萬元一擔，經過商人的手，還要百分之

五十的保險費……這些錢再多也是要用的，我們說，子彈光了拚刺刀，不然就用牙齒去咬，這話表現我們作戰的決心是可以說的，但是敵人隔五百米達遠用機關打你，你能用牙齒去咬他麼？

再說，將來反攻到來，我們自然擴大更多的部隊，總不能叫新兵像民兵一樣回家去吃飯，我們就要用更多的錢，新兵吃飯穿衣，用軍火，那一樣不要錢呢？新兵沒有槍，難道派隊伍去掩護他們麼？中央指示脫離生產的人不能超過全人口百分之三，現在我們百分之一還不到，將來反攻的時候，就至少百分之五才行。那時的需要就要超過現在的幾倍。

總之，戰爭越緊張，羣衆損失越大，收入越小，可是需要和支出卻越多，這是收入與支出成反比例，這是上升與下降的矛盾，很難解決，俗語說：「有錢當思無錢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我們都應該警覺的。當然，這些是不是毫無辦法解決呢？辦法還是有的，問題就是大家要吃得起苦。

因此，在目前，我們就要趕快糾正財經問題上不正確的觀念，反對貪污浪費。

怎樣糾正這些不正確的觀念呢？
首先，應該加強戰爭觀念，我們現在是在打仗，而且要靠了打仗來爭取我們革命的勝利，這是大家都不會忘記了的。因此，我們在財經問題上，要一切爲着戰爭打算，於戰爭有利的，我們獎勵，不利的，我們禁止，尤其是我們在生活中要節省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來貢獻於戰爭，這是對革命對國家的責任。

第二、應該加強根據地觀念，我們現在是羣衆根據地生活，根據地就是我們的家，沒有了根據地，革命與救國都無從說起，我們自己也沒有別的地方好跑，根據地弄不好，我們也就是「襁子裏養烏龜，越養越小」，所以，我們就應該愛護根據地，就應該認真的「咬緊牙關，渡過困難」。

第三、應該加強羣衆觀念，勞動觀念，要一切替羣衆利益作想，儘可能的減輕人民負擔，加強建設，興辦學校，開展生產運動，發放農貸，發展農業副業，開發水利，辦合作社……儘可能的改善羣衆生活，活躍根據地的經濟。

我們部隊機關雖然因為戰爭停頓，不能大量開展生產，但是也應儘可能的做，更應臨心與幫助羣衆的生產，愛惜民力。

我們機關部隊改善生活，我並不反對，只要自己動手，從自己勞動中得來，天天吃肉吃雞，我也贊成。

總之，這些觀念，就是個革命觀念，黨的觀念，爲了要把革命弄好，把黨的事業弄好，我們就非如此不可。我們的黨的觀點，是與國民黨的觀點，絕不相同的，我們不但取之於民，更應該用之於民，取之於民應該有限制，用之於民應該毫無貪污浪費，當私肥己的思想與做法，這就與國民黨任用私人，專營私利，只向老百姓要，不給東西給老百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完全不相同的，不然就不成其爲革命的黨了，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了。

現在我們的貪污浪費現象，縣團級以上幹部浪費的現象多，區級營級以下的貪污的事情多，這些同志想做共產黨裏的貴族特殊階級，打算得了天下，吃吃喝喝，享享福就掙倒，這種國民黨觀點，我們是要反對的。共產黨是要解放全世界人民，不許有什麼特殊階級，即使某些同志，受到優待，也只能稍微表示一點意思，所謂「禮輕人意重」絕不容許懸殊太大，造成黨內的諸侯霸王，更不容許貪污浪費。

以後，我們要嚴格建立制度，嚴格執行紀律，肅清營私舞弊，養成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的精神，建立審計制度，預決算制度，過去經濟制度，對於某些同志，好像鬆緊帶一樣，可緊可鬆，這是不行的！以後尤其是有「經濟地位」的人，一定要首先特別注意執行制度，對於那些知法犯法的人，要給以嚴格的制裁，希望大家要有這種紀律觀念！

這是關於糾正不正確觀念，建立正確觀念的問題。

至於，怎樣肅清貪污浪費現象呢？

第一、大家負起責任來，保證財政經濟在黨的領導與羣衆的監督之下改進，嚴格執行制度，反對

貪污浪費。

第二、建立嚴格的審計工作，在黨內進行教育，並開展思想鬥爭，對於貪污浪費的人，給予一定的處罰，甚至不惜作流血的鬥爭，因為有些同志，光是教育與鬥爭，臉皮鬥老了，認為黨法對他說服，說服變成「阿彌陀佛」。

第三、嚴格確定制度，預決算制度、審計制度、核准制度、金庫制度、供給制度，都要修正與嚴格執行，亂支亂用就算犯法，不合手續，概不發錢，總不致餓死。財經人員要加強領導，加強教育，加強本身的質量。

第四、厲行節約，大家要想出各種辦法來，儘可能的節約，例如，信封用舊紙做，用它七八十幾次，漿糊自己用麵粉明礬打，寫字用毛筆，白報紙兩面寫，牙膏用食鹽代替，牙刷自己用豬鬃穿，手巾用粗布洗起臉來最乾淨，晚上集體辦公，節省燈火，洋燭用菜油代替，香煙最好戒絕，不成絕也要用烟咀，免得浪費一大段，招待客人概不用香烟，客飯一律收費，餘糧一概歸公……大家不要以為這是小事，一處小，十處大，我們就可以省出許多錢，這些必須靠大家想法大家做。

大家都以為：浪費比貪污好聽些，所以，以為只要不貪污，浪費一點不要緊，這是不對的，其實，貪污是少數的，浪費卻是我們最普遍的現象，浪費是「合法的」貪污，是變相的貪污，是公開的貪污，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嚴懲貪污，另一方面要厲行節約，反對浪費！

我的報告完了，希望大家討論，檢查，反省，想一想：（一）我過去對財經問題的觀念怎樣？有沒有盡過應有的責任？（二）我每年穿吃用共計花我多少錢？蘇中的部隊工作人員以十萬人計算，共計要花多少錢？做個概算。（三）我浪費過公家多少東西多少錢？我有沒有做過指油對不起公家的事，還需要各個同志對黨忠實，開展坦白運動。

反對不良傾向

剷除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個人主義

吳芝園

個人主義以各種不同的表現形態來附着我們同志的頭腦，腐蝕我們同志的思想意識，它就像會七十二變的孫悟空一樣幻化為幹部中已經存在或正在萌芽和發展着的各種不良傾向：

一、個別同志（甚至可以說不少的同志）對於工作的厭倦疲塌，這樣的同志，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對於為黨工作的神聖義務，感覺疲倦，把工作看作可怕的負擔，認為沒有意義，沒有興趣。蓬蓬勃勃的朝氣沒有了，所剩的只是暮氣沉沉，滿眼漆黑一團。在情緒上表現異常疲勞與煩悶，在工作上不求進取，敷衍塞責。有的索性連現狀都不願意維持，要求脫離工作崗位，甚至要求離開部隊離開黨。

二、個人享樂主義的發展，個別同志對工作消極怠工，對羣衆利益與革命利益漠不關心，但個人享樂思想與縱慾觀念，却像烈火一樣，野馬一樣，一發而不可收拾。這表現在最近直汙浪費現象的嚴重。……其餘對敵後財政經濟困難的現象熟視無睹，把人民用血汗生產出來的公糧視若糞土，而個人生活推恐不舒適，招待客人推恐不關綽，所謂「取之盡鎔銖，用之如泥沙」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的發展，更是已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也表現在個人牟利思想（商人思想）的逐漸增長。……也表現在某一些幹部以革命的功臣自居，以為黨為革命流血過多自炫，而

向黨作無條件的個人享受的要求，稍不如意，便責罵組織刻薄寡恩，不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也表現在少數幹部絲毫不顧及黨的政治影響，甘作下流，縱情吃喝、賭、嫖、賭。也表現在個別幹部的戀愛第一，革命第二的錯誤思想，「組織上不批准我結婚，不替我解決婚姻問題，我便無法工作，我便不工作」；組織上對他的婚姻問題處理得遲了一點，他可以發脾氣，可以一連寫四五次信來催促，來責備。最後的，甚至以此為藉口走上反黨反革命的道路（如×××）。

三、個人英雄主義的殘餘，有這樣一個最典型的同志：行政上已經下令叫他到某一個地區工作，他說那個地區工作範圍太小了，用不着他去！組織上又分配他到另外一個工作部門去，他又說，「這個部門在邊區是一個駝枝機關，根本上用不着，我又沒作過這種工作，不去，不去！」組織上也曾經徵求過他個人的工作意見，他很直爽的提出要到某分區做某一個工作，但是這個工作已經有人擔任了，而且做的不壞，組織上當然不能答應他。於是便說組織上不了解他，不重視他，把他當作了精神下來的，無處安插的幹部。這種不顧及工作的需要，不顧及旁人的工作崗位，不尊重行政上和組織上的意見，只盤算地位和地區對自己合適不合適的觀點，真是最標本的個人英雄主義！此外，在工作中鬧獨立性的，因好久沒有昇級而感覺抑鬱不樂的，也不在少數。尤其是做機關工作的同志，因感覺自己做附屬工作太久了，總想做一做獨當一面的工作；做技術工作的同志，也往往因看到和自己一齊入伍的同志多半擔任了所謂相當重要的職位，而有一「諸公袞袞入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的感覺；做文化教育工作的同志，也往往因看到旁人對自己不像對各級軍政首長一樣的尊重，而有一「亂世文章不值錢」的慨歎。但畢竟是經過了整風，不大正確的意見，是不好公然提出來的，於是便繞灣子發洩，借酒杯，澆塊壘，或者是消極抵抗，索性把工作做的更壞一點。這些都是明顯的或變相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

四、軍閥思想的殘餘，我師兩年來經過屢次的整訓與將近一年的整風，軍閥殘餘的現象的確是普遍減少了，但把部隊看作私人的，把幹部看作私人的軍閥思想的殘餘，仍然在支配着個別落後份

子的頭腦。而對於戰士缺乏階級友愛的觀念，缺乏同甘共苦共患難的精神，以及管理上的打罵方式，這些都是軍閥殘餘的具體表現。更嚴重的，是「離羣衆或竟至與羣衆對立的現象，是不尊重政府或竟至與政府對立的現象，有槍在手，作威作福，違背法令，破壞羣衆紀律，竟忘了部隊是怎樣產生的，是要爲誰流血爲誰鬥爭的，這便是十足的軍閥主義！……」

五、自由主義的色彩還相當濃厚，首先表現在不少同志還抱着潔身自好的觀念，只求一身無毀無譽，而不關心黨的利害與其他同志的利害；對黨的工作的好壞，對其他同志的好壞是非，如「秦人觀越人之肥瘠」；這是黨的損失，也說明個別同志對黨的責任心的薄弱。其次，表現在黨內缺乏鬥爭的精神，尤其是展開思想鬥爭的精神，大家一團和氣，彼此心照不宣；最壞者，甚至互相包庇，互爲隱瞞，實有所說的「官官相衛」，這是使黨庸俗化，官僚化的最有損害的東西。他如個別同志在工作中，個人興趣第一主義，個人前途第一主義，以及提意見不經過組織系統，當面不講背地講，最愛幫助小廣播作傳聲筒等現象，也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六、個別同志表現對戰鬥畏縮，貪生怕死。個別同志把革命的前途與個人的前途分開，認爲「革命或有前途，個人是沒有前途了」；把戰爭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分開，認爲戰爭的勝利與失敗，對己已並沒有什麼關係；或以爲革命快勝利了，自己假若在勝利前犧牲了，便吃不到革命的甜美的果實；於是便缺乏英勇犧牲，衝鋒陷陣的精神，而表現爲害怕戰爭，甚至逃避戰爭。

七、個別同志還殘存着相當厲害的本位主義，我們個別同志眼光還很短淺，只看見小範圍的利益，看不見大範圍的利益，只看見眼前的利益，看不見長遠的利益；於是只管本單位的好壞，不關心大局的盛衰；只管本單位的強弱，不關心其他單位的存亡，如對調人調槍之執行命令的敷衍，如對於其他單位的關心，聯系和幫助不夠，甚至於故意刻薄的挖苦人的血肉補自己的身體。這都是本位主義的具體表現。

八、個別同志對於革命的悲觀、動搖、逃跑、叛變。……他們對於革命的前途和

個人的前途感覺悲觀失望，終至於走上最卑污，最可恥的道路。這說明甚麼？我們以為不是別的，而是黨內的說明個人主義極端發展的結果，危害了黨又危害了他們自己，甚至毀滅了他們自己！

上面所說的八種不良傾向，都是個人主義在不同的階段上各個不同的表現。其本質是同一的，其來源是一致的，其終極的歸宿其最後所得的結果，也必然是大同小異。也就是說，犯前面八種不良傾向的人，如不拿斬釘截鐵的手段加以澈底根治，其必不可避免的前途，就是×××第二與×××第二！爲甚麼？軍閥殘餘，就是個人英雄主義最具體的表現和發展，它是一母雙胎的。其餘，宗派主義也好，本位主義也好，都不過是個人主義的擴大。有個人英雄主義，軍閥思想和本位主義這種不良傾向的人，他初參加黨或部隊的時候，或當政治環境某種個人發展都很順利的時候，可能在工作上很積極，在生活上很刻苦，也可能爲黨爲革命建立一些功績，顯示他非常能幹，但他這種精神是不能始終保持下去的。因爲他參加黨和努力工作的動機，是不純潔的，不是一切爲的革命事業，而是一切爲的抬高個人，爲的增加個人在地位上，名譽上，以及物質上的享受。支配他轉移他的，是他最關心的個人的成功與失敗，而不是其他。一切暫時的好的表現，都是爭取個人官貴利達的手段，而不是爲了革命爲了黨。這樣的人，如果在黨內一帆風順的爬上去，到了他可以獨立自主，爲所欲爲的時候，他就會飛揚跋扈，旁若無人，不但生活上要腐化，要驕奢淫逸，而且必然要走到反黨反革命的道路。從個人自私自利的動機出發，到腐化墮落，到反革命，正是一串發展的必然過程。雖然，他用了隱身法，拿一時好的表現，欺騙了黨，欺騙了不少的同志，換得在黨內一時的得意，但這種得意，就是對於他個人，也不過是一時的假象，一時的耀武揚威，結果還是自掘墳墓，必然要身敗名裂的！高敬亭就是這一類的很典型的例子。這樣的人，如果在黨內達不到他個人的企圖，達不到飛黃騰達的目的（這也是當然的），他便會感覺失望，甚至於怨天尤人。假使他這時還不能夠很好的反省，痛改前非，就必然會在工作上表示厭倦疲羸，表示毫無責任心和積極性，在組織上表示對黨不滿，對負責同志不滿，以爲對他不了解，存成見，埋沒了他這樣的幹部。甚至向黨講價錢，要求調換工作，調換地區，甚至藉口

打擊旁人，把錯推卸到旁人身上，來洩憤，來遮掩自己悲觀失望的本質。同時，也就使他的自由主義發展到極點。倘若再續不到空子，找不到出路的話，他就會更加暴露他醜惡的真面目，而赤裸裸的腐化下去，沉溺於低級的個人私慾的發洩與物質的享受。但這種慾望是難填的，無厭的，個人享樂主義的結果，必然使他在政治上完全變質，要在政治上另找他個人的出路，於是便會公然脫離革命或叛變投敵，從在黨內不能達到他個人的目的，而消極退卻，而腐化墮落，而動搖叛變，這是個人主義發達的另一種表現過程。×××就是這種表現過程的很標本的例子。×××有小聰明，在小事上表現能幹，但他的英雄思想也很了不起，黨當初對他提拔很快，他總覺得還不夠，常常對他的職位表示不滿，甚至懷疑組織上對他不信任。另外，對和他一齊工作的同志總是瞧不起，鬧不團結。後來，因為受通組織上的幾次批評，就更加灰心喪氣，毫無廉恥的墮落下去。但直到他將要叛變時候，還要去挾某處的一個土匪集合槍枝，準備去當偽軍頭目或山大王。這不是他英雄主義的迴光返照嗎？因此，今天還帶有英雄思想的同志，還帶有本位主義和自由主義色澤的同志（這樣的同志，實非少數），必須是够的警惕，不要以為我的事業心還很強，我對學習還很努力，我在生活上還很刻苦，絕對沒有危險的前途，尤其不會腐化墮落，還仍然是看現象不看本質的看法，仍然是看現在未看將來的看法。假使你對自己的最主要的劣根性，不肯痛下針砭，它將來還是會顯現原形的，還是會爆發的，你還會走到極卑鄙極無恥的腐化墮落和反革命的道路的絕大危險。當然某些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不一定都有很大的野心，都有很濃厚的英雄主義的臭味，甚至於一開始就不成器，就奄奄無生氣，就腐化墮落。但絕對不能因此就說英雄主義與這些個人主義者，有甚麼本質的不同，有甚麼高低的差別，尤其不能否認二者定會殊途同歸，要獲得一樣悲慘命運的千萬萬確的道理，假如再進一步對黨的危言而論，則有英雄主義，軍閥思想，本位主義的毛病的同志，其對於黨的危言，是千百倍於卑怯而無志氣的個人主義者的！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個人主義是黨內一切不良傾向總根源，是黨內一切非無階級思想黨

的應用顯明，他以自私自利爲基本的內容，以腐化墮落，反革命爲必然的結果。它的表現形式，雖然是各色各樣，它的發展過程，雖然也有種種不同，但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危害，則是毫無分別的。對於同志們的危害，則是毫無分別的。這是我們同志在思想意識上的最大的敵人！我們對它必須有深淵的認識，更須堅決的徹底的把它剷除！

黨內個別同志這種個人主義的思想是從那裏來的呢？

一、我們個別同志還沒有深澈認識到個人主義已經是腐朽的過時的東西，它已經，或者說必然爲另一種思想——集體主義——所代替。個人主義是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產物，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它是建築在商品經濟所有者（剝削階級）對於商品和金錢的拜物教的錯覺之上的一種思想。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以爲自己有了資本，有了生產手段和商品，便有了了一切，便可以爲所欲爲，而且認爲這些生產手段和商品，都是由於個人的聰明能力或由於若祖若父的積勞掙來的，於是便認爲「私有財產的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否認了生產和商品的社會性，否認了個人或少數人的私有財產，是由於剝削千百萬勞動者的血汗得來的，是由於排斥和吞併無數的小資產者的生產手段得來的。因之，就產生了極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認爲個人可以支配一切，壟斷一切，吞併一切，甚至以爲就是犧牲全人類的幸福和生命來滿足個人或少數人的慾望，來發揮個人或少數人的殘忍性，狂暴性，也不爲過份。法西斯蒂的道德觀念，就是以這種個人主義爲出發點爲基礎的。胡服同志說：「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受痛苦』的基礎上，是一切剝削者的共同特點。犧牲全人類或大多數人們的幸福，把全人類或大多數人民弄到飢寒交迫與被侮辱的地位，來造成個人或少數人們特殊的權利與特殊的享受，這就是一切剝削者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敬』的基礎，是一切剝削者的道德的基礎」，（人的階級性），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揭發了個人主義的本質。但由於生產手段的個人佔有與生產的機械化社會化的矛盾已達極點，由於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政治覺悟的提高，由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已經在蘇聯成功，更由於野蠻的法西斯蒂發動撕毀全人類文明的戰爭已經遭受了全世

是愛好正義與和平的人民所致命的打擊，爲個人主義極端發展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就要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同樣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沒落。一切剝削者個人主義的道德觀念，業已被全世界大多數的文明人類所吐棄，代之而興的，正是無產階級爲全人類，爲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謀幸福，謀解放的大公無私的新道德觀念——集體主義。胡服同志說：「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員就與此（指剝削者）相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是在努力於最大多數勞動人民與全人類的解放鬥爭中來解放自己，來消滅少數人的特殊權利，這就是共產黨員的高貴、偉大與被人尊重的基礎，共產主義的道德的基礎」（人類的階級性）。這種新道德觀念的流行發展與一切剝削階級舊道德觀念的沒落，建立在現社會正在發展着的物質基礎之上，建立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高度的自覺的思想潮流之上，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任何人都不能把它拉轉的。我們的個別同志，於舉世不爲之際，妄想叫它（個人主義）在無產階級政黨內「借屍還魂」，這不但不是有害的，而且是不合時宜，絕對做不通的。

二、我們個別同志還沒有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的出路，就是自己的出路，中國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前途，就是個人的前途。除此以外，是別無所謂個人的出路與前途的。近百年來的歷史，給中國人民兩個最大的威脅；一個是民族危亡的威脅，這種威脅到日本法西斯帝國用武力來併吞中國，要把中國變成完全殖民地化的奴役地位，算是達到了極點。中華民族倘不能從日本軍閥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則全國各階級各階層，不分貧富貴賤，都要淪沒於奴隸的地位，都與同歸於盡。就是當漢奸順民，也終必不能倖免。所謂「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就說明了在日寇統治下中華民族沒有出路，中國各個人就沒有出路的真理。另一個是民族經濟破產，社會中間階層，甚至個別的上層份子很迅速的沒落的威脅。（這種階層的變化是隨着民族的危亡來的）這種威脅很多人都感覺到了，但卻缺乏明確的認識。國際經濟壓榨與國內封建剝削雙管齊下，使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中小地主、自由職業者被風霜摧殘的秋草一樣，黃枯了，沒落了，陷於啼飢號寒的極悲慘的境地。在日本軍閥進攻中國以後，許多

其資產階級的中上層，也都不能再支持，而凋零了，破產了。這些已經衰落或行將沒落的階層，他們要想單獨靠個人的活動，來恢復原有的地位，甚至爬得更高一點，已經絕對不可能，他們的命運還是只有作無產階級的預備軍，或者是已經當了無產階級。因之，這些階層的出路。不是重圍封建時代，也不是再溫歐美資產階級榮華的舊夢，而是要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大多數勞動人民一起，共同擇斷項上的重重鎖鍊，首先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鎖鍊，去建設新中國。同時，為中國客觀物質基礎所規定，而又為廿多年來的歷史所證明的，中國共產黨在其豐富的鬥爭經驗中，在馬列主義科學的基礎之上，正確的估計了中國革命的前途，正確的確定了中國的政治方向，在廿年來血和肉的英勇鬥爭中，他起了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起了最大的領導作用。因之，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也就是中國無產階級應走的道路，也就是中國大多數勞動人民與行將沒落的各階層應走的道路，也就是全中華民族為挽救自己的命運所必然要走的道路。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同時又代表全民族的利益的。那末，我們個別同志，當全民族，全國大多數階層，大多數勞動人民，都要走我們黨所走的路線的時候，都將要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認為舍此便無其他出路，便是死路一條的時候，而別具心肝，津津有味地作所謂個人的打算，找所謂個人的出路，這又是多麼愚昧的想法和行為啊！在一九四〇年逃跑的×××，現在流落到一個僑據點中間替一個小商店幫忙，攜帶走的款子用盡了，拐走的老婆也跑了，現在是過着小店員一樣的生活，受盡了不少的壓迫和冷眼。他曾看到我們一個同志，情不自禁的痛哭起來！但他不肯重回到部隊裏來，以為「沒臉見人」！這不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作怪嗎？

三、我們個別同志還沒有深刻認識到人生的真正意義，個人與社會歷史與階級與黨的正確關係，以及個人對黨對階級對社會歷史所應該發生的積極作用。個別同志在認識上的最大錯誤，是把個人與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黨對立起來，與社會歷史對立起來，把自己看作是超越階級超越黨派超越社會歷史而獨立存在的最奇怪的東西，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一種幻想。「人是社會的動物」，離開社

會，離開他在社會生產中所參加的一定關係，便不成其爲人，便毫無人的意義。人類在從前和自然的千百年的鬥爭中，創造了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創造了可以製造工具和運用工具的聰明的頭腦手足，建立了爲了生產，同時也爲了分配的在生產上集體分工的組織，也就是建立了社會組織，建立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自從這樣的社會組織建立起來以後，才產生所謂「人的社會本質」同時也改造了「人的自然本質」。人的較大較精密的頭腦，是在社會生產中逐漸進化起來的。這才有真正的人類。在原始社會的時候，沒有私有財產，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個人與社會的利益完全一致，在觀念上，不但不曉得甚麼叫「私有財產」，就是人與人之間，連「你」「我」這些分別的名詞都是很模糊的，這個時期很好看出一個人與社會歷史的正確關係。包括許多人與人互相提攜，互相連續的洪流，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而個人不過是整體中的一個細胞。人身的一切特性，一切智能都是社會歷史所賦予的。但當其爲「社會人」的時候，當其在社會歷史上與前後左右的人互爲依存，與過去未來的人互相聯繫的時候，當他的行爲（通過主觀認識的）與社會歷史的需要和趨向完全一致的時候（在原始社會，個人的行爲，是完全可能與社會歷史的需要和趨向一致的），也就是與人類社會全體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時候，個人在勞動的技術上，在關於對自然界規律性的認識上，如果能够超過一般人所達到的水平，他的作用和意義，就異常偉大，就能够把社會歷史進化的速度加快，就能够替人類節省無數的生命與血汗。這樣的人，就是出類拔萃的英雄，就是爲千百萬年，就是爲億兆人羣所崇拜的對象。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成就，完全建立在能與社會歷史的一致性上，也就是與廣大人羣的要求和利益的一致性上。他以這種與社會歷史及廣大入羣的正確關係爲出發點，努力於吸收社會歷史的經驗（無數勞動者的經驗），努力於新事物的研究和創造。他所得出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很神奇高妙的東西（一定是當時物質基礎與人類經驗所可能創造的東西），但只要突出一般人所有的水平一點點兒，便是無價的法寶。從比較單純的原始社會來看個人與社會歷史的關係及說明所謂「英雄」的

其後（原始社會的英雄，是多半不以個人出名的，中國所說的神農氏、燧人氏、有巢氏，完全是後人遺傳的名字），不過如此。但一到階級社會出現以後，情形便複雜了。這時有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的對立，決定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的，已不單純是所屬社會的一般性，而是其所屬階級的特殊性。每一個階級在社會生產上都有其特殊的地位，都有其利害上不同的要求，都有其生活上不同的樣式，都有其對於敵對階級的鬥爭行動。這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互相對抗的立場與互相對抗的思想意識與行動。這個時候的個人，與其說是屬於社會的，勿甯說是屬於階級的。當然除了他具有的階級屬性之外，還一定具有其所處時代的社會屬性。例如封建時代與資本主義時代的人，便有其絕不相同的特點。階級社會的人們，既有其絕不相同的立場和敵對的思想，既有其對於善惡是非的絕對不同的看法，那末，對於他們道德的評價，對於怎樣判斷他們的生活價值，怎樣分別他們的是非善惡，應該以甚麼為準繩呢？是否毫無準繩呢？我們的答覆，是有準繩的。這種準繩是建立在人們的社會屬性之上的，是建立在一個階段或一個人的思想行動是否與社會歷史發展的總方向一致，是否與社會人類的總要求一致的客觀真理之上的。如果某一個階級已經發揮完了它的歷史作用，已經成為阻礙社會歷史進化的障礙物的時候，已經成為違反社會人類共同利益的盜賊的時候，這個階級就是反動的，這個階級和黨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罪惡的。他愈兇愈惡，愈能幹，愈能對於社會歷史的進化起破壞與阻止作用，愈把黑暗拉長，愈使人類受殘酷的犧牲，他的罪惡就愈大，他的人格就愈卑污，愈藐小。而且一定要失敗，要毀滅。這就因為他所代表的階級是沒落的，是反動的。希特勒就是最標本的例子。如果某一個階級正在發揮他歷史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推動社會歷史發展，改造世界，創造社會人類幸福的原動力的時候。尤其像現代的無產階級，它是社會歷史上最後一個階級了，它要以階級鬥爭來消滅階級制度，來永遠根絕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來永遠消除人與人對立，人與人鬥爭的現象，來為全社會人類謀永久的幸福，它有為歷史上任何階級所沒有的最真摯，最純潔，最公正，最博大的道德觀念。因之，這個階級就是最進步的，這個階級的黨派和代表人物，就是最偉大的；他愈能幹，

愈能够正確的參加和領導革命鬥爭，愈能够縮短社會歷史的黑暗所佔的時間，愈能够加速新社會建設的過程，他的人格，就愈崇高，愈神聖。而且無論經過多少艱險曲折的過程，他們都一定是成功的。斯大林就是最好的模範。說到這裏，就會附帶發生一個問題：個別的人（甚至於個別階級中的某一個階層）是否能够跳出他固有的階級的圈子來爲其他階級服務呢？我們的答覆，是有產階級的某些階層的人，不但能够如此，而且也是應該如此的。這種原因，不是建立在「人願意自由」的原則之上，而是有其客觀的物質基礎的，這就因爲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變橫的剝削者，不但靠榨取無產階級的血液來發展自己，而且靠吞併自己的同類來發展自己，我們已經說過，甚至要拿毀滅人類文明的野蠻手段來發展自己，因之，有產階級的某一些階層，正是被看做是食肉對象，正是要淩落而轉爲無產階級的預備軍。那末，有產階級某一些階層的人（甚至一個階層）跳出原來的狹小的囚籠，擺脫垂死的命運，堅決的從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鬥爭上，來走入光明的前途，不是可能的而又應該的嗎？這樣的人，從長期和敵人鬥爭與和自己出生的階級所帶來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鬥爭中，使自己完全無產階級化，是難能可貴的，也就是他們的偉大與光榮。根據以上所說的各種理由，我們知道：

（一）個人所有的一切（即個人所以成其爲個人）都是由於自己的階級性黨派性和自己所生活着的社會歷史賦予的，決定的。個人與階級與黨派與社會歷史是統體的決不能割裂分離。決不能在與階級與黨派與社會歷史的一致性之外另找出路。個人主觀的夢想空想，決不能改變現實，而一定爲現實所粉碎。

（二）個人的真正價值，在於爲社會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服務，爲社會歷史正在發展着的新方向服務，爲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服務。知道個人不過是人類滄海中的一滴水，社會整體中的一個不能獨立生存的細胞，那末，犧牲這一滴水，這一個微小的細胞，換取全人類的利益，是最值得的。也必須這樣做，才能把個人的好影響擴大到全部人類歷史裏面去，才真正起了個人的作用。因之，個人

的最大光榮，是在爲社會做大事，建立真正不朽的偉業，而不在于做大官；個人的最大幸福，是在使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痛苦，而不在個人有什麼特殊的享受。人生的意義在此，所謂大英雄，所謂大英雄的真實意義，也就在此。

(三) 爲反動階級服務的人，專爲個人或少數人的「聲、色、利、祿」作奴隸的人，不僅最可恥，而且必然也最倒霉。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決定的。

我們個別同志，因爲對於這些問題認識不清楚，把自己與旁人，與黨與階級社會歷史對立起來，或高傲自大，或悲觀失望，或當初因受環境和生活的逼迫參加革命的時候，表現很好，而一旦有權在手，有權在手之後，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又死灰復燃。這便成爲各種不良傾向中的最主要的認識上的根源。

(四) 我們個別同志還沒有深刻認識到胡服同志說的「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又「因爲脫離生產，脫離階級很久，反映不到羣衆前進的革命情緒，因他被革命的艱苦鬥爭所嚇住，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及共產主義事業中的艱苦性」，就經不起時局變化的影響與風潮的打熬，就表現十分的脆弱與急躁。他們往往把問題簡單化，往往把革命運動和自己的日常瑣事相比，和做人的年齡相比，而不知道革命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事業，是後人繼續前人的「任重道遠」的事業，個人所能够担任的不過是點滴一樣的微小，那能希望你參加革命才三五年馬上就會成功呢？世界上那裏會有這樣「順手拈來」的事情呢？但我們個別同志是容易急躁的：看見去年沒有打敗希特勒，就有些着急；看見今年已經過了一半，還沒有打敗希特勒，就更加懷疑和沉悶起來；甚至環境上增加一點困難就覺得了不起；甚至說：「革命已經把人革老了，我個人還有什麼希望呢？」這就證明我們個別同志缺乏遠大的眼光與偉大的胸懷！

(五) 我們個別同志還沒有深刻認識到所謂享受的真正意義，所謂幸福與快樂的真正意義，而他們心目中所謂認識的幸福，快樂與享受，不過是發洩個人的「自然」，不過是極庸俗的假極極味。這種

享受觀，不但這叫共產黨人爭取階級享受，爭取社會大多數人共同享受的基本原則，而且實際上與其說是享受，勿寧說是「勤勞身體，鍛煉志氣」的奔波無暇。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在他爲偉大的志願，崇高的理想，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壓頂放踵」，英勇鬥爭的時候；尤其是當他看到這種志願，理想和政治方向，已經由於許多先進人士的共同努力而逐步實現，一天天接近勝利與成功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在他對於改造社會，增進人類幸福的某一種事業（譬如減租減息，改良教育及民主運動等），去惨淡經營，辛勤建設的時候，尤其是當他看到這種事業已經有顯著進步與很好的成績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遭遇到最危險，最困難的關頭，與處在同一境地的人共同奮鬥，而且已經衝破了驚濤駭浪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爲着了解一種道理或解決一個困難問題去窮思力索，而且已經大澈大悟，得到美滿的解答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檢討了自己，發見「貢獻多於享受」，而感覺「無愧於天，無忤於人」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檢查了個人的日常生活，證明「時間沒有浪費，日子沒有白過」，而感覺「對得起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受黨上級受人民的委託而真正能完成任務的時候。人們最大的快樂與幸福，是當他經過長期的鬥爭而真正能夠積蓄經驗改造自己的時候。這許多快樂與幸福，是建立在前進的精神之上，是建立在爲人類的幸福，爲社會的改造，以及爲自己的改造的極高尚的道德觀念之上的，它真正所以使人們「心安理得」，它真正所以稱得起快樂與幸福。我們要享受嗎？首先就應該追求在這一方面的享受，這才是至聖至神的享受，這才是極豐富，極優越，「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享受。許多爲共產主義奮鬥的先烈們，就是在這一方面求享受的模範。他們以此鼓勵終生與慰藉終生，他們以此得到連我們都想不到的快樂與幸福。但我們個別同志對這種享受觀是不了解的。他們的享受觀，不是前進的，而是落後的，不是共產主義的，而是割割階級的，不是光明高尚的，而是卑濁卑污的。他們所睡思想，寤寐以求的享受，不過是「金錢、旨酒、美人」三大要素，再高一點的，也不過是「名譽、權利、地位」三大要素，兩者在程度上雖然不同，

而事實上却完全一樣。同是從「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出發，同是從封建階級「惟我獨尊」及「敵對天下之賄賂以奉一人」的剝削異態毒生虫的觀點出發。有這種濃厚的個人專制的思想算誰的人？他的本質豈非無產階級的，已經是共產主義者的階級敵人。他對成千成萬勞動人民的唯利是圖，窮視無親，對在艱難和敵人拚命的戰士的生活，漠不關心，對國家民族的危亡，不關痛癢，而且只知道求個人得過且過，這樣的人已經失了「社會性」，已經失了為改造社會為改造自己而努力前進的勇氣。他在精神上只是爲了狹隘的個人的私慾而患得患失。而牢騷滿腹。莊子說「哀莫過於心死」，他的痛苦和個體化的程度同樣增長，他的人格將和他墮落的程度一齊銷亡，以至於無所不爲，或叛變投敵，或得到「銀灰色」自殺的惡果，這種享受觀，便變成了尋死觀（參看胡服同志「論黨」一六七—一七〇頁）！

由於我們個別同志對上述五個問題鬧不清楚，就助長了他的個人主義的發展，助長了各種和無產階級的特性根本不能相容的不良傾向的發展。這是個人主義在認識上的根源。

但我們個別同志爲什麼會有這些不正確的認識？這些錯誤認識的根源又在那裏呢？我們說這些錯誤認識的基本根源，也就是產生個人主義的基本根源，還是非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就我們大多數同志的階級成份來講：農民手工業者出身的也好，小商人出身的也好，自由職業者出身的也好，破產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中出來的子弟也好，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來自或大或小的私有財產者，來自非無產階級。因爲中國政治經濟的特殊情況，他們是有極強烈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情緒的，這是他們共同具有的優良品質之一。但他們在思想意識上也有共同的不容易拔除的劣根性：這就是經濟上的私有觀念，在道德上的壓榨人奴役人的傳統思想，在生活上的散漫性、浪漫性，以及由舊社會所帶來的虛榮心、誇大性、虛偽性等。這一些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或由大地主與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們的階級性，這些劣根性，當我們同志加入黨的時候，是把大部份或小部份帶進黨裏來了。進入黨以後，由於黨的組織的嚴密，由於黨的作風和教育的影响，由於在實際鬥爭中的鍛鍊，有的同志是真正逐漸

把它克服了。但有的却只有部分的克服，內心還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個別的却把它原封不動的保留在腦子裏邊。這就給黨給個別同志以極大的危險。一遇機會，這些劣根性，危險性就要發作出來，大概有那些機會呢？第一種、是在個別同志已經有相當權柄在手而又處在獨立自主的環境的時候，上級黨管不到他，下級黨又不能管他，於是個人爲所欲爲，舊病根子便發作了。第二種、是環境特別惡劣的時候，個別同志被革命高潮所鼓蕩起來的熱情，已經用盡，環境的威脅，使他貪生怕死，悲觀動搖，舊病根子便發作了。第三種、是環境比較順利的時候，就中國來講，我們有比較大的根據地，有相當富裕的財政經濟，有武裝有政權，在根據地，尤其在部隊工作的同志，有權可用，有利可圖，個別同志，也會「蕩心淫志」，「忘其所以」，而把統治者的架子拿出來，把剝削者的意識拿出來了。第四種、是我們所處的統一戰綫的環境，個別同志不但在統戰環境中掌握不住統一戰綫的原則，而且因爲受其他黨派和階級人士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意識的影響，不知不覺「技癢難熬」，也便舊病復發了。第五種、是當個別同志有了相當的功績的時候，覺得黨應該給自己報酬，又覺得有恃無恐，於是不求進取，只求享受。第六種、是當個別同志受打擊的時候，以爲旁的同志或是黨冤枉了他。於是便與旁的同志及黨對立起來，盡量發揮壞的一面。第七種、是當個別同志作比較特殊的一些工作的時候，如統一戰綫工作、敵偽軍工作、稅收工作、偵察工作等，因爲單獨行動，又常和壞環境接觸，也容易因外感而引起內症的復發。

總之，凡是從非無產階級帶來的舊染之污，不能洗滌淨盡的同志，凡是有小資產階級以及封建階級和資本階級的劣根性的同志，他和黨是存在着極大的矛盾和距離的，他之能否成爲共產主義者，還是很大的疑問。這樣的同志，經不起提拔，也受不起打擊，不能處順利的環境，也不能處困難的環境，不能受敵人的威脅，也不能受敵人的引誘，不能爲黨建立功勞，也不能在黨內遭受接二連三的失敗，比着那些「爐火純青」的同志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真有天淵之別。這不是因爲別的，只是由於他們處處還忘不了爲個人打算，還有由非無產階級的劣根性中所帶來的

個人主義。就×××××來說吧，他們參加紅軍的時候，年紀都很小，只是爲「打土豪分田地」；湊熱鬧，並沒有真正的階級覺悟，並沒有堅固不可動搖的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與人生觀；到部隊以後，又沒有長期經過在下層的鍛鍊，只是因小慧被組織提拔起來，而黨對他們的教育也不够，因此使優越的驕傲起來，腐化起來，直到動搖逃遁。再拿馮××來講，他是小地主的兒子，在家中他受祖父特別的鍾愛，過慣了「嬌生慣養」的生活，參加黨和部隊後，又一直在政治部做文書和管理賬目的工作，優越的環境以及負責的同志對他的寬大縱容了他，而他又是在學習上是很落後的，以致使他逐漸養成貪污腐化的壞習氣，直至怕受處罰而逃跑。這些都可以說明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對於黨對於同志們的危害。這就是個人主義的階級根源。

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師幹部中各種不良傾向的嚴重，並說明了這些不良傾向在思想意識上的來源是個人主義，並說明了個人主義在階級上在認識上的根源。我們認爲這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在黨內的存在與發展是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最大障礙，是同志最值得注意和警惕的問題。我們再不能忽視這一種現象，再不能容忍這一種現象了！我們必須以雷霆萬鈞之力，以無產階級的嚴正立場，以治病救人的極誠懇的態度，來和這種黨內的思想意識上的敵人——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個人主義作鬥爭，直至消滅它的根苗，消滅它的一切不良影響爲止！

怎樣把個人主義徹底剷除呢？我們覺得主要的辦法，還是依靠全黨同志的自覺，自動，自治。我們希望每一個同志都能够以最大的決心與努力做到下列各點：

一、以無上的愛護黨愛護自己的精神，把個人主義當作全黨和自己的最大敵人，毫不留情的去發掘它，剷除它。首先從自己的每一個念頭上，從自己對工作的態度上，從自己對於政策的掌握上，從自己對黨對同志對基本羣衆和其他黨外人士的關係上，從自己的日常生活與學習上，來尋找它的蛛絲馬跡，來發現它醜惡的原形。這就是艱苦的反省功夫。人發現自己的錯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你如果真正的認識了自己的弱點，便等於克服了弱點的大半。人不容易看見自己的錯誤，就和下

容易看見自己的面孔一樣。而諱疾忌醫，又是一般現象。有一個很純潔的同志來告訴說，他心裏常常感覺矛盾，但他卻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與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的鬥爭。經過深入的反省，發掘了自己的弱點和錯誤以後，便用「疾惡如仇」，「斬釘截鐵」的態度去糾正他，根絕它；加強階級觀念與羣衆觀念，加強組織與紀律的修養，更用心的去了解政策與執行政策，更積極負責的去對待自己的工作，更正確的去建立自己對各方面的關係，更精益求精的努力於業務學習。尤其在日常生活上要特別注意調整與改進；養成有秩序有條理的習慣，養成嚴肅，樸素，刻苦自勵的精神。與一切奢侈，怠惰，散漫，驕傲的現象作堅決的鬥爭；這是克服個人主義最起碼，也是最重要條件。同時要討自私自利，沉醉於個人享受的同志，展開思想鬥爭，造成全師全黨反各種不良傾向的高潮。

二、以好學深思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總結工作經驗，學習基本理論，使理論與經驗結合起來，糾正一切不正確的觀念，克服個人主義在認識上的根源，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建立，包括對於社會歷史與革命運動發展法則的明確認識，包括高度自覺的階級立場，包括爲共產主義而終身奮鬥的偉大懷抱與氣魄。這種人類最高道德的修養，不是單憑閉戶背誦馬列主義的經典所能得來的，也不是單憑盲目的狹隘的經驗所能得來的；他是實踐與理論的結合體，是建立在長期的鬥爭經驗與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融會貫通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我們要確立共產主義的人生觀，必須有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共產主義的事業奮鬥到底的決心，必須在一般一痕的實踐中積蓄豐富的經驗，同時，又必須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把它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來，把它和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使自已能够了解中國的情況，掌握中國革命運動的規律，更正確的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但這却是每一個有堅強意志的同志都可以做到的。「百尺高樓從地起」，我們如果有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不屈不撓的精神，便是確定共產主義人生觀的初步。我們只

要確定了爲共產主義奮鬥的基本方向，則一切個人主義的遺毒，便不難澈底粉碎。那末，我們在精神

上一定可以得到最大的快慰與享受。

三、把剷除個人主義的鬥爭與整風學習密切聯繫起來。整風學習的基本內容，就是以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來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就是要整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的歪風，來改造黨，健全黨。因之，我們便必須以二十二個文件做鏡子，做武器，來揭發個人主義的本質與起源，來剷滅由它所派生的一切自私自利，腐化墮落的不良傾向。……

關於當前××地區黨內主要的

不良傾向

鄭位三

××、××諸同志：

我在休息中精神逐漸恢復了一點，對於目前××黨內的主要不良傾向問題，會根據我所知的材料和你們的意見，作了相當時間的思考。雖然我的考慮還不很週到，但由於這問題在目前××黨內的嚴重性，我不能不把我的意見先提出來對你們談談，並希轉給××黨內同志詳細討論。

目前××黨內主要的不良傾向，正如我們曾經談過的：（一）個人享樂主義的滋長；（二）剝削階級思想（賺錢思想）的發生；（三）「革命功臣」觀念的存在；（四）個人對組織的過度要求；（五）經濟制度的不嚴格；（六）單純強調升級的幹部政策。這些傾向基本上是由第一種傾向做出發點的，問題已經由日常生活的技術的問題，滋長為政治的原則的問題，已經由經濟的物質的問題，發展為思想的人生觀的問題了。我的意見，就要從思想問題說到生活問題。

一 共產黨員的享受觀與享樂主義的區別

享受與責任是對立的統一。個人對革命盡責，對社會貢獻，同時由革命，由社會給以一定程度的享受，這是矛盾的統一。把責任放在主導地位，享受放在服從地位，就統一為進步的革命的人生觀，把享受放在主導地位責任放在次要地位，就統一為墮落的享樂的人生觀。享受與責任，權利與義務，還是人的思想中矛盾統一的範疇，經常處在互相矛盾，互相鬥爭，互相衝突的統一的發展過程中。

在封建時代，人們的享受觀的主體，是由個人的家庭的到親友的。「十年寒窗苦，馬上錦衣回」，於是「一夫得志，雞犬昇天」。封建時代享受觀的特點之一，就是把責任當做獲得享受的手段，「忠君愛國」和「封侯賜爵」以及孔夫子公開的教人們說：「孝莫大於以天下養父母」。慕羨富貴，光大門閥，這都是以盡責（其中也有正當的盡責與非正當的盡責之別）為手段，以享受為直接目的的。所以劉少奇同志說得好：「個人享樂主義，在中國封建階級中是一種普遍的腐化的人生觀」。地主階級的寄生蟲式的豪華浪費生活，產生了個人享樂的人生觀，這種思想並且成為封建社會的支配思想，以致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出身的中國共產黨員中，有時有人還要受它的影響！

無產階級是人類史上最後的階級，共產黨員則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士，因此，共產黨員的享受觀是以階級為前提的。這是資產階級者小資產階級者都做不到的。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觀念，引着資產階級走到滅亡；無產階級的集體利益和階級觀念，引着無產階級必然走到解放。人要生活，就必需一定的享受，無產階級當然不能例外；但無產階級的享受觀，是根據整個階級的享受程度來決定的。在軍事共產主義時期，全蘇聯民衆都在吃着很少的黑麵包，列甯病了，他的左右的人瞞着他，多弄了一點麵包給他吃，可是列甯因為調查民食問題馬上發覺了人家把超過當時一人定量的麵包給他，因此大發脾氣，把麵包送給別的同志去了。這就是一個模範例子。

無產階級的口號是：盡個人的責任，求階級的享受！個人與階級一起享受，是應該的，比如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代，整個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財富增多，每個人的享受的內容，當然就更豐富些。可是在全階級沒享受之前，對個人就只能強調盡責任。（當然在全階級有享受後，個人還是要盡責的。）無產階級對於責任與享受，義務與權利，是提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的；但這是在共產主義社會，是階級消滅，生產力大發展，人的思想也改造了，才能做得到。在今天革命過程中，必須強調各盡所能，否則革命不能成功，階級享受無法求得，個人的享受就更加無望了。

個人不盡責任，不做工作，只講生活享受；或者做了一點工作，但那是爲着個人享受的目的，這

就叫做到無思想。不盡責的享受就是剝削，不管剝削的對象是羣衆或黨員。

個人已經盡了一些責任，現在要作個人享受，這又對不對呢？這也是非無產階級的享受觀，它的前提是個人，不是階級。高敬亭說：我革了這麼多年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就是屬於這一類的。這類人的思想，以爲自己對革命已經有了功勞，現在應該享享清福了。不錯，個人對革命作過一些貢獻，這是不可抹煞的功勞，但要以此這一點功勞來做爲個人享受的理由和根據，那還是回到個人主義的立場，不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

共產黨員的最高美德是堅苦奮鬥，英勇犧牲！「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種偉大的精神只有共產黨員才能具有的。埋頭苦幹，百折不撓，雪山草地，法庭牢獄，凡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我們能到，凡人受不了的我們能受得了，凡人做不出的我們能做得出，而這一切始終朝朝都有個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前進，不惜一切個人的犧牲。我們許多經過長期鬥爭鍛鍊的幹部，誰的身上都有幾次中彈的傷痕，誰的身上都有半獄苦難的烙印，這種爲黨爲革命而犧牲受難的精神，是第一等光榮的。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一種特別人，我們具有特別的性格。偉大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軍隊，列甯同志的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面做一個黨員，是再光榮也沒有了。在列甯同志所建立和領導的黨裏面做一個黨員，是再高尚也沒有的了。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這個黨的黨員的，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忍受爲做這樣的黨員所必然遭遇的痛苦和波折的。」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從前是假的，根本找不到這樣的人的，但拿來形容今天的共產黨員，却是真的恰切的。

共產黨員的光榮和偉大，正在於他能忍受要做一個黨員就必然要遭遇的痛苦和波折，因爲共產黨員是以階級爲前提的，不是以個人爲前提的。我們過去爲革命爲黨而備嘗艱苦忍受痛苦，使黨與階級能有今天的政治影響與力量，日益接近解放的目標，所謂功勞，所謂光榮，就是在這裏。然而，倘若有人以此而自滿，以此爲個人享受的理由和根據，那也就是不想繼續發展這種功勞和光榮，而是決心

應以時義爲前提的立場，站在以個人爲前提的立場，自己挖掘墳洞埋葬自己過去的功勞和榮耀。一個黨員如果專顧比賽吃得好，穿得好，騎得好，睡得好，而不在工作上和人家比賽誰做得好，那就是最大的恥辱。古語說：「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這種行爲在實際上有什麼意思呢？

有人說：今天物質條件還可以讓我享受享受的。我的享受要求並不頂高。是的，今天革命組織有一些收入，有公糧田賦稅收；但是今天革命尚未成功，今天黨還要推動革命的發展，軍隊給養、彈藥補充、工作費用，需要更迫。雖然在收入中很小的一部份用爲幹部的消費（保健費、撫卹費等），但用意不是報他的功勞，主要是推動革命，使傷兵彩號能重上前綫，使帶彩抱病的同志能繼續對黨盡個人的責任，當然這裏帶有一點獎勵過去的意思。有些人看見公家有收入，就要求享受多些，這就是要削弱黨推動革命，這是錯誤的思想。就拿蘇聯來說吧，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建設又勝利了，蘇聯的黨員與人民應該可以大大的享受一下了，但事實並不如之，蘇聯爲了幫助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他們的生活雖然比革命前大爲改善了，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主要的不是用於享受，而是用於推展革命，許多外國人跑到莫斯科，都說蘇聯三個五年計劃都勝利了，爲什麼不把莫斯科的房子造得更堂皇漂亮一些呢？爲什麼不把俄國香煙造得更好些呢？資產階級不了解蘇聯無產階級這種以國際的階級利益爲前提的享受觀。

共產黨員的享受觀，是一種合理的享受。所謂合理的享受，就是爲推動革命，爲革命工作，而給予必需的享受。如前方作戰，發動慰勞；如坐獄、患病、負傷、和工作環境的需要，給予必需的撫卹享受。有些同志對這一點就認不清。共產黨員有時連合理享受也要犧牲的，因革命尚未成功，合理享受時常受限制或不可能，這時合理享受也不能卸去。共產黨員的功勞與榮耀，正是由此而來的。

然而個人主義的享受觀是完全和這種革命態度相反的。他經過革命的艱難困苦的一段過程，但他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在鬥爭中並沒有被改造。他過去參加革命，只是因爲個人問題的刺激，只是因爲土地革命對他個人或家庭有好處，他的動機和所找的路並沒有錯；可是他在革命中自己已不願改造自

己的思想，他對於一切革命理論和實踐，都是從來不曾真正研究過自己的思想，從個人出發的思想很牢固地潛伏在他的頭腦裏，不過在從前沒有明顯的表現出來，可是在統一戰綫複雜環境的影響下，在革命形勢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下，在革命鬥爭的持久性與殘酷性之下，這種劉少奇同志稱爲「封建階級享樂主義影響下的農民落後意識的特性」就明目張膽的顯露出來了。這種以個人利益爲出發的思想披著新的詞句現出來了。他口頭上不願承認離開革命的立場無產階級的立場，但他事實上已站在個人的立場上，這種個人思想是他過去站在無產階級陣綫時，自己不努力改造也沒有被改造的。這時候他完全變成了個人享樂主義的俘虜。他受過了艱苦，現在却害怕艱苦；他英勇流血，現在却對革命失望；他在革命組織工作戰鬥了十幾年，現在却處處覺得組織對他是一種束縛，他曾經知道共產社會的好處，現在却事事爲自己享受問題打算；他打過剝削階級的地主土豪，現在却自己想不願一切手段達到個人發財享樂的目的，這樣發展下去，不單放棄革命，而且剝削人家，成爲剝削思想的一個俘虜。「這種個人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黨員（任何人都一樣）只要一傳染上這種人生觀，就要喪失黨員最可寶貴的品質——前進心、責任心、創造心、而變爲落後的、沒有出息、腐化的廢物，變爲黨的一種單純的負擔，甚至變爲危險的人物」（劉少奇同志語）。

爲什麼會發展成這樣現象呢？就某些人來說黨當然要負一部分責任（因爲教育不夠……等等），但主要的責任還是要他本人負責（因爲黨只處在幫助地位，改造思想還要本人最大的努力）。

這種現象告訴我們：從中國社會出來的黨員，每個人都要時時刻刻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整風的廿二個文件值得黨員經常的研究與反省。否則流血流汗，結局「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豈不可嘆！同時黨應以最大力量來幫助每個同志，大大的改造舊社會帶來的享樂人生觀，目前更迫切的要以更大的力量，來改造受到外界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影響的享樂主義，來幫助那些經過長期鬥爭而現在厭倦奮鬥爭的同志。

爲什麼比較短（抗戰後）的黨員同志，對於這個問題同樣需要注意改造，他們在實際與行動上比較

容易解決，（初來有易守紀律……的特點）但要在思想上澈底的解決，最後的解決，則是長期的，而且要自己時時努力反省，及時的糾正。

老幹部的這種觀點，要克服它，在思想上要費大氣力，在行動上實際上也要費大氣力。因為許多制度都約束他不住，克服這種觀點就困難些，它的害處也就更大些。這主要的有下面三種原因：（一）因為有功勞資格做掩蓋，自己容易模糊不能反省，沒有像那些比較新的同志那樣的虛心；（二）他這種個人思想，既然在長期革命中都難以克服，現在來克服就更難些；（三）這種人大都會鑽空子。懂得組織上某些弱點，因此使他的享樂思想，不易被揭發。

××（×師）黨內不良傾向的來源，就正在這裏。

抗戰後的黨員由舊社會帶來的享受觀，是必然的，而且數量上更多，但有制度與紀律幫助他們現在不加發展。可是對於這種觀念的思想上的改造，仍然是××黨一件艱巨的長期的工作。

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重問題，是某些老幹部的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這種觀念影響到一部份黨齡較短的黨員，難於根本改造個人主義的享受思想。×師某些老同志中有享樂主義的人生觀，並已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在人數上至少有滿滿一桌子的座位。單有享樂主義傾向（只是傾向！）的，在人數上屈指一二就有一百幾，這一部分人的影響很大，很嚴重。最後，同情於享樂主義傾向的人，那就更加多了！

××黨內不良傾向的危險性，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即黨內沒有獎勵吃苦的作風，黨內沒有對享樂主義展開鬥爭。最嚴重的弱點，是相當放縱了享樂主義的典型，以為老幹部老英雄，這些問題不必嚴究。因此發動全地區全師的生產節約的運動，對下面的威信並不大，效果並不大。這種放縱在客觀上確實害了一些幹部的進步，影響他的發展前途。在這一問題上，過去××（×師）黨的領導機關，特別是我自己，沒有抓緊這一問題，所以是要負責的。

生活問題是小問題同時又是極大的問題。在財政上是幾萬塊錢的小問題，在思想上發展了以個人

享受爲光榮，以物質生活爲現實的享樂主義傾向，並影響及全黨全部隊，這就是大問題，這就是嚴重問題。

我們當然不是提倡平均主義，但優待和放縱是應當區別開來的。優待是爲了推動革命工作，是有原則的，有標準的，有節制；而放縱則是無原則的，無標準的，無節制的。在生活的小問題上無原則的放縱，離開現實問題的考慮的這種放縱，結果一定變成思想上的原則上的問題。無原則，這就壞了黨的「原則」。

師團以上各級首長，在生活消費上有一部分是過度的。我不是從財政上來論斷這個問題，主要是從思想影響上來看這個問題。因此也就產生了一種傾向：買東西送首長。其實首長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自己也知道首長實在並不需要這些東西，然而他還是買，結果自己就從中揩油，這是一種揩油政策。

問題已經發展到黨不能用最大的力量，來克服這種「星火燎原」的享受思想了。××黨的整風，應該從這裏整起，應該從思想上來教育黨的幹部，展開對個人享樂主義的鬥爭，由這一實際的思想鬥爭出發，來克服黨內一切由此派生出來的不良傾向。

我以為應該採取下面一些步驟，來組織和推動黨內反不良傾向的運動，使黨得到更健全更有生氣

的細胞而更強壯起來。

(一) 以劉少奇同志反不良傾向及黨員修養的文件，並根據本地區材料而發的其他文件，作爲幹部整風學習的資料。動員組織全黨研究及檢討。

(二) 實行生活檢討，思想檢查，方式應先由上而下。檢查的結果應有獎勵與批評。

(三) 從各級首長的生活到戰士的生活，規定適當嚴格制度與紀律。

(四) 開展思想鬥爭，提倡自我批評，進行革命人生觀的思想教育，提倡革命的優良傳統。吃苦耐勞，踏實樸素，比養工作。反對個人主義的享樂思想。

這種思想鬥爭不能放鬆，但原則上是「治病救人」，不是專找岔子。專為打擊人的；只有對於個個無可藥救，不願吃藥的病人，黨才不能不出以強制的方法。

二 剝削階級思想（賺錢思想）

××合作社及商業，過去兩年許多機關和黨的幹部都以很大力量去經營，故合作社林立，買賣興旺。有些人即以此為賺錢手段，並想以此種商業經營的收入，來填補自己或自己單位的財政赤字。其實這種想法是錯的。

第一，解決經濟困難的基本手段是開展生產運動，而且主要的是農業生產與手工業必用品的生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改善生活，繁榮經濟，減輕人民的負擔。經營商業賺錢是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沒有原則的做生意賺錢，就不能不違反黨的財政經濟政策，如販煙土，販糧食違背法令硬運違禁品的出口與進口，並妨礙抗日商人利益。可是即使用這些非法手段賺了一大堆錢，而自己還要買糧食、買茶、買毛巾、買布，這些日用生產品由於我們自己不努力生產準備，在敵偽的封鎖破壞中價格突飛猛漲，米一担已漲利八百元左右，麥一担已漲到四百元以上，試問做生意賺的錢，能解決生活必用品困難的百分之幾呢？

第二，黨的合作社政策是為調劑消費，推動生產而設的。消費合作社的任務是調節日用物質，使部隊及社員不受奸商剝削，節約消費。生產合作社是幫助部隊羣衆解決原料，種子、工具、肥料等困難，幫助農業手工業的建設和發展。然而我們某些合作社怎樣呢？不但沒有全力減輕部隊羣衆日用品的過高負擔，而且與商人一樣只求賺錢，與抗日商人競爭。真正的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並不普遍。這是不合黨的經濟政策的。

過去××黨的幹部在領導和進行合作社及其他生意經營，其實有一部是純以個人或幾個人的生活改善為主要的目的。這是享樂主義的發展。這種賺錢思想（享受思想）和行爲，剝削了部隊、羣衆

，以及與抗日商人爭利。有人以此做生意賺錢是合法的合理的，可是事實證明，以享樂主義爲目的的這種單純賺錢思想，結果一定要走上剝削別人的道路；任何享樂主義，要不剝削別人是不可能的。打公家的旗幟，求個人的享樂，這種個人享樂主義已經發展到登案造極了。拿公家的資本去做生意，有時分一兩塊紅利給戰士，可是部隊必用品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所謂紅利大部用於享樂主義的浪費，這不是剝削了部隊是什麼，做生意只爲賺錢，這不是剝削羣衆打擊抗日商人是什麼呢？不顧原則，不顧政策，不顧影響，以賺錢爲最高目的，以賺得越多越光榮，越有享受，少數黨員這種安心於剝削的思想，真是壞到極點了。

賺錢思想（剝削思想）的滋長和發展，可以使黨的幹部成爲地主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使幹部思想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首先的表現就是破壞革命的經濟制度供給制度，破壞紀律，違反政策法令，發展感情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特別是替地主資產階級思想——個人享樂主義的成長做開路先鋒。害已害人，發展下去，就要造成對革命的罪惡。

最近中央關於「吳滿有方向」的指示中說到：在黨外，在經濟上，目前黨的政策是容許，並且要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富農經濟、手工廠等）的前進的（但必須在適當改善工人羣衆生活待遇的條件下）；可是在黨內，我們必須嚴防資本主義思想（剝削思想、賺錢思想）的滋長。這是中國黨的建設上一個重要的特殊規律，而且值得我們嚴重注意。

但不能因此否認一切消費的和生產的合作事業和商業。真正爲幫助公家調劑物質，減低運輸和成本，這樣的商業是正常的。然而要使商業經營合理化，必須嚴格執行下面三項條件：（一）要與敵人做經濟鬥爭，與奸商的走私及屯積居奇做鬥爭；這就要遵守政府法令，實行黨的財經貿易政策。（二）要能減輕人民剝削；而不是浪費民力，專爲自己賺錢，對民衆消費生產的負擔毫不關心。（三）不與抗日商人爭利，而是聯合抗日商人，幫助抗日商人，打破敵僞奸商操縱封鎖。

三二 革命功臣的觀念

凡是做了享樂主義俘虜的人，都有所謂「革命功臣」的觀念。

劉少奇同志曾經替這種觀念拍了一個維妙維肖的照相：「在最初的時候，或者他們就覺得，在社會上憑他自己個人的努力，是享受不到什麼快樂的，而要加入到黨與革命的隊伍中來，或者採取投機的偷竊的行為，掠到什麼東西，就快樂一下；或者在黨與隊伍內盡一番努力，立下一點功勞，然後以功自居，向黨提出要求。某些人在最初加入的時候，或者是爲了革命，但到現在就變了，他們似乎要這樣說：給我一切應有的享樂吧！因爲我是經過艱苦鬥爭的幹部，有功於黨，我的責任已經盡了（？）我對黨已經沒有什麼責任了（？）」，黨欠了我的債（？）我今天對黨就只有提出要求，給我報酬吧！於是一大堆私人要求提出來了，吃飯、穿衣、睡覺、走路、再加上打補藥針……都要黨來給以滿足。」他「會向你說一大套關於革命利益的空話，並可再三向你申明：不要誤會他。可是要求還是要滿足，工作還是沒有心思去管。」「他總要比後來的同志不論在那方面（除開工作以外）都要高出一等兩等才行，才算公平，否則他就認爲『不平等』。」「如果你不能滿足他，他可不滿意，他的牢騷可會很多，他可不負責任的在一些角落里去進行對黨不滿的廣播。」

充滿着「革命功臣」觀念的人，他的革命氣概完全開始喪失了。他承認：也許社會主義是好的，但到社會主義成功，我的骨頭已變成灰了。以前的革命的朝氣，代替以現在頹廢的享樂主義的狂慾。以前的英勇堅決，代替以現在的消極麻木。以前他是組織中的一員，現在他覺得組織對他是一種束縛，他自己站回到個人主義立場而不自覺，反以爲組織疎遠他，不關心他。他雖然看見自己工作不如別人，但他以爲別人都沒有他那樣的「資格」和「功勞」，他以這一點來輕視別人，他對上救同下救的革命同志，逐漸採取懷疑的態度。他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但口口聲聲還說我不反革命。他可破壞羣衆紀律、違反政府法令，不顧一切手段去賺錢發財，並認爲這是一副「革命功臣」所應該做

的勾當。他認為他已爲黨爲革命作了很大的犧牲，現在應犧牲黨和革命的一部份利益來補償他的損失。革命首先應解決他個人的問題，革命應該滿足他個人享受的慾望，革命只是和賺錢的手段一樣，目的是爲着個人享福的！

「革命功臣」的觀念，就是一種商人觀念（賺錢思想），就是一種僱傭觀念。他在黨內工作好像在榨資本家做工一樣，做了若干天，就要若干工錢。經過內戰，經過三年游擊戰爭，現在就要向黨討錢享受，而且這種討錢討東西討報酬，是得寸進尺，毫無節制的。

可惜我們的黨並不是資本家黨，我們徵收黨員也沒有訂過每天幾角錢僱他來黨工作的合同，我們黨從沒有用金錢財物去僱用一個人來當黨員的，我們黨也沒有對每個黨員說，你入黨後將來生活就很富裕。恰恰相反，我們黨在徵收黨員時，要求每一黨員澈底執行下面的人黨誓詞：「爲無產階級解放奮鬥到底，犧牲個人，服從組織，努力工作，永不叛黨……」

共產黨員這個字眼，是和流血、犧牲、持久奮鬥，至死不屈，學習，進步等聯在一起的，所以才覺得光榮偉大；如果把共產黨員這名詞，和「吃好菜」「住好房子」「發財」「做官」聯在一起，那還能有共產黨員的意義嗎？

「革命功臣」觀念者，是標本的主觀主義者，他認爲他所做過的「功勞」，完全是他「自己」還空幹出來的。正因爲他這一思想前提（個人主義）錯了，所以他今天看見革命隊伍壯大了，覺得「自己」的革命「功勞」被別的許多黨員「享受」了，於是明目張胆的提出個人主義的口號來。這裏就發生兩個問題：（一）一個共產黨員的功勞是不是單靠他自己能得來的？（二）即使是他「自己」得來的成績，但究竟是交給全黨全階級去享受去推動革命呢，還是交給他自己去享樂去過清閒的生活好呢？對這兩個問題不同的認識，就是共產黨員和個人主義者的分歧點。

關於第一個問題。自從世界上有共產黨以來，沒有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能夠說他「自己」單獨的就能成功立業的。固然，黨是由黨員構成的，黨的工作是由每個黨員去做成的，所以每個共產黨員，

都有他對黨的貢獻，都是他的積極的作用，黨的勝敗要看每個黨員工作的正確與否，積極與否，堅決與否而定。所以工作作得對，作得積極，有堅決的犧牲精神，作出來的率都是最有利於全黨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黨員，就會成爲老練的布爾什維克，就會成爲衆所共仰的領袖。史大林同志毛澤東同志和我黨的許多領導者，就是這樣經過長期鬥爭的考驗，證明他們有了上列的條件，而受到全黨的擁護與信仰的。這種老練的布爾什維克，他們的天才和才能，他們個人的作用，當然很大。就是普通的黨員，只要能盡自己的能力，做一份有益於黨的大小工作，他的作用也是有莫大意義的。

但是，不論是再高明的黨員也吧，普通的黨員也吧，如果他沒有參加共產黨，沒有學習到無產階級的理論與經驗，如果不投身於無產階級戰綫的鬥爭中，那末他「自己」一個人是毫無能力的。你指揮一個團去打仗，仗打得好，任務能完成，你個人的指揮當然有很大作用，但沒有全團指戰員黨員的爲革命努力的作用，你能完成什麼「功勞」呢？你再想一下，即使你這個團得了很大的勝利。立了很大的「功勞」；但如果沒有全國全華中的黨員和部隊的流血奮鬥相配合，沒有黨的正確路綫與政府在全國的奮鬥和發生作用，你這個團和你自己能取得這樣的「功勞」嗎？你能在陰東立足嗎？你能擴大部隊嗎？你能得民衆的擁護嗎？你能堅持敵後抗戰嗎？當然是絕對不可能的。民衆擁護你，民衆參加新四軍，戰士黨員英勇犧牲，主要的他們信仰共產黨的宗旨，擁護共產黨的主張，沒有全黨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你能建立什麼「功勞」呢？你再想一下：如果沒有蘇聯無產階級的努力，如果沒有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百多年來的努力，各國共產黨能有今天的政治影響和威力嗎？把這個問題想通，你就知道一個黨員單靠「自己」是什麼都不能做出成績來的；一個黨員的工作成績，和他的才能與黨性固然分不開，但結局應該歸功於黨，歸功於無產階級，歸功於革命民衆。

劉少奇同志說：「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經過各個黨員去作好的，我們完全不否認個人在具體工作和鬥爭中的決定作用」，但是，「倘若在世界上，在中國，沒有共產黨，沒有馬克思以來百餘年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努力，即使他個人有何等大的本領，他也是不能勝利的。」因此「一切都定黨的力量，

應該一切歸功於黨。一切只有依靠黨，離開黨就沒有了一切。任何黨員的勝利（以及人馬錢槍），都是黨的勝利（黨的人馬錢槍）。只有黨的勝利與發展，黨員個人才能勝利與發展。」

關於第二個問題。經過每個黨員的努力而得來的勝利成果，究竟應歸全黨去支配（主要是推動革命工作）呢？還是主要應該為「革命功臣」的享受而支配呢？毫無疑問地，共產黨員應該贊成前一種；贊成後一種的，他的立場已經不是共產黨（為整個階級求解放）的立場。許多「革命功臣」自居「功高」，其實是為了辯護和採取後面的這種立場，為權利、地位、享受而出發的。把自己已經歷過的革命成績，主要的都寫在自己個人的賬上，這無非是為了要把這些革命成果據為私有，據為自己享受而已。不錯，每個人看見鬥爭歷史比自己強的人，看見從前是自己的下級或同事，現在都比自己進步，「提升得快」心裏是會慚愧的。但你應因此更加力求進步，應從工作上來向人家比賽。你不這樣做，反而用狹隘心理（不為全黨工作及階級利益着想），表示過去的「高功」，要拿過去的「高功」來做要求一切（除工作外）都比別人高一等好一等的唯一根據，這是誤了你自己！黨是尊重和愛護經過長期鬥爭的同志的，但當某些同志陷入個人主義的立場，報功求享受，黨不能不指出這種傾向是要將革命成果據為私有的個人享樂觀點，它和共產主義的以階級利益為前提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必須肅清這種「革命功臣」的觀念，才能使若干幹部從個人主義立場回返到正確的無產階級立場，才能從自滿、保守、消極、頹廢、不學習、不求進步的泥沼中，把他們挽救出來，讓他們展開一條偉大的革命道路，使他個人和全黨都有進步和發展。

四 個人對組織的過度要求

在XX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不良傾向。就是個人向組織提出一大堆要求，上級不答覆就說是「不民主」。

個人提一大堆要求，這在思想上是不正確的，這表示自己過於關心個人問題。但黨並不是不許黨

員提出個人要求，黨在可能條件下（即不妨礙階級利益人民的利益）一向就盡量照顧每個黨員的個人問題，譬如優待抗屬，保健、撫卹等政策。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黨應對你個人問題完全負責。今天革命尚未成功，黨的物质條件，黨的精神還要集中於爭取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勝利，絕對不能完全解決許多個人的問題。過去對於這種現象，沒有從思想上向其鬥爭及教育，因此養成個人喜歡向黨提許多個人要求的習氣，這也是值得嚴重反省的。

私人要求得到答覆解決就歡喜，得不到答覆就出怨言。這是不根據組織利益考慮問題，這是看不見組織，只看見私人感情。把私人感情的行得通不通，看做「民主」「不民主」，這簡直是對民主的侮辱。

這種現象恐怕還是小部分的現象，但表示我們黨的生活是不健全的。因此讓這種人公然拿著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向黨的組織進攻！

必須指出：個人主義享樂主義者，每逢向上級提出什麼要求時，必然要用掩蓋及手段的。他會運用名正言順的假理由，配合著個人感情的手段，看對象時機而偏重用前者或偏重用後者。

五 經濟制度上的一點意見

另一種不良傾向是隨便批條子（買東西報銷），甚至有些是由個人感情而批的。

大凡批條子的事情，總是經濟制度、供給制度上沒有具體規定的，因此必須確定下面兩大原則：

（一）什麼樣的條子該歸那一級批？誰主持批？

（二）批准與不准的理由應有充分根據。

我的意見，批准與不准的理由，必須經過一定會議的討論。這才可以更詳細的考慮到事情的必要性的程度，以及財政經濟政策與制度各方面的關係；這樣的批條子一定不至於誤到多少。

過去批條子在准與不准的理由上是無原則做根據的。因此，批的人准與不准的理由只依靠兩種條

件：一是憑一時的感想而批准或不批准；一是憑私人感情而批准或不批准。二者必居其一。缺點更易促成私人感情的發展。

要消滅亂批條子現象，應注意確定上述原則；但要消滅私人感情現象，則需進行黨內思想意識的修養。

六 單純強調升級的幹部政策

此外在幹部政策上，還有一種唯資格論的傾向，單講資格，不講才德，若干有「資格」的黨員因未提升到他頭上而消極、而不安煩燥。這種唯資格論完全是一種行會主義與宗派主義，是不適用於革命現實的。

認為升級可以刺激幹部的積極性，是完全錯誤的。升級所引起的積極性是暫時的現象，幹部的能力既不能稱職，則其工作積極性不能保持得多久，又要發生問題。在客觀上這種政策而且培養了幹部的地位觀念。

季米特洛夫同志論選拔幹部的政策，有這四大標準：

- (一) 對黨抱無限忠心並在鬥爭中證明了的；
 - (二) 和羣衆有極密切的聯繫的；
 - (三) 能獨立決定具體工作方向並負責的；
 - (四) 遵守紀律，經過黨內鬥爭鍛鍊了的。
- 這也就是中央所說的選拔幹部要照顧到幹部的「才、德、資」。
- 唯資格論者只看到幹部的片面的東西，就決定取捨，同情，反對，這是主觀主義的看法，和我黨的幹部政策毫無相同之處。

以上幾個問題及意見，提供你們討論。此致
布禮！

位三
三月三十日

中央總學委會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

的通告

——黨內祕密文件整風參考材料之一——

延安整風學習中暴露了黨內「小廣播」的危險性是極端嚴重的。根據各方面材料可以看出：有的人將黨內政治、軍事、黨務、組織、經濟教育鑄奸情報等等祕密消息與機密行動都洩露出去，破壞了黨內有關生命的機密；有的人散佈對蘇德戰爭中日戰爭的惡觀言論，甚至於「廣播」對敵有利的謠言；有的人對黨內同志任意污蔑造謠中傷；有的人散佈整風是爲了打擊某些人的謬言，破壞黨內團結；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廣播」反黨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份子製造反黨謠言。這種嚴重的現象流行在每個角落裏，無論在黨政軍民學各機關中無論在老幹部新幹部中，無論公開工作部門中與機要祕密部門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雖然在整風的學習中已促成了許多同志的覺悟，自動的向黨揭發出來。但在許多機關學校中「小廣播」尙未澈底清除。過去有些同志對「小廣播」行爲認爲是某些同志個人的幼稚行動，是無聊的小事，不值得加以注意，這是絕對錯誤的。實際上這種「小廣播」決不是小事而是極端危害黨的大患，是黨內自由主義的具體表現，是黨員違反黨的原則，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的問題，甚至於是反革命份子進行反黨活動破壞黨的問題（王實味等）。反革命份子正是依靠着這些人的「小廣播」進行反黨宣傳，特務人員正是依靠着這些「小廣播」取得黨內祕密取得「合理流傳」並作爲反革命的掩護。因此各學委會必須嚴格的注意這個問題在反自由主義的鬥爭中進行下列工

作：

(一) 號召全體黨員起來反對這種洩露秘密造謠的「小廣播」指出他們的階級立場是動搖的，他們相信敵人造謠，對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蛻化論」的宣傳是有些臭味相投的；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存在着濃厚的自由主義，把黨的機密當作表現個人的宣傳品至於是否違反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專業還是毫不關心的，他們主張個人的言論行動自由，甚至於厭惡黨的原則，組織紀律與機密工作制度；（有些人并不是不曉得啊）他們講濶情私交、論友誼，對個人的「私交」可以無所不談，即使黨的最機密的消息也可以洩口而出，對黨的組織可以欺騙隱瞞。甚至聽到反革命的言論，也可以不報告組織；他們對「自己人」有錯誤可以互相包庇，對黨的「公憤」可以漠不關心，就是反黨的份子也可以作為他們的朋友，至於對不滿意的人便造謠中傷，對個人的「私憤」便力圖報復，就是黨的幹部也可以成為他個人的「仇敵」。這種人是過不慣政治的原則的黨的生活，而是喜歡溜門子，專門調查黨內的秘密作為廣播資料，打聽個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評頭論足，以便把自己吹成一個「通曉黨的人物」而實際上已變成了敵人義務的情報員，對這種「小廣播」應號召全體黨員羣起而攻之以促其覺悟，并須嚴黨的紀律澈底肅清之。

(二) 號召每個黨員深刻的反省自己與嚴正的批評別人，檢查自己和別人是否犯了「小廣播」的錯誤，曾洩露了一些什麼秘密，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麼消息，向黨隱瞞了一些什麼問題，聽到了一些什麼不利於黨的消息沒有向黨報告，對於這些問題每個黨員應向黨誠懇坦白的報告出來。各學委會應把這種反省與揭發當作學習考試與學委檢查的尺度之一。

(三) 各機關學校，應根據上面的主要問題與本機關的具體情況製發「小廣播」調查表分發每個同志填寫，以調查本機關的工作人員向外廣播了一些什麼及由內外向本機關人員廣播了一些什麼，這種調查材料，應加以整理研究，并向總學委報告。

(四) 根據反省與揭發材料及本機關及其他機關調查的結果，對能够遵守紀律，保守秘密的同志

應給以贊揚，對能夠向黨坦白報告自己過失的同志，應歡迎他改正錯誤，對洩露秘密造謠生事者應按其性質程度之輕重給以處罰，對確有錯誤隱藏不報者，應在羣衆中開展鬥爭使其覺悟。

(五)要認真的進行祕密工作的教育，打破有些同志認爲看不到祕密材料，聽不到祕密消息，就是不相信同志的錯誤觀點。根據各機關學校的具體環境定出祕密工作之條例與工作須知等規則，並建立經常的檢查制度。

(六)各學委應詳細討論這一問題並配合黨的支部共同進行

此通知發到各學委分會，根據各機關情況適當處理并報告總學委。

一九四二、一二、六。

(註釋)：(一)「人性論」是托派的「社會哲學」的出發點，他們認爲人的好壞，是由他的天性決定的，把所謂人性，曲解爲超時間超階級的抽象概念，因此，托洛斯基會以農民「天性不良」保守自私爲理由，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詛罵農民爲「反動力量」由此出發，他們就把革命解釋爲「人性的發揚與解放」而不是什麼階級鬥爭，甚至說：每一個共產黨員，可以有兩種性，一種是人性即做人的態度，一種是政治性，即對黨對待革命的態度，二者雖有聯系，但可以截然不同，怎樣做人是一回事，怎樣對待黨對待革命又是一回事，這樣來掩飾它的反革命的兩面派活動。

(二)「蛻化論」也是托匪對我進行反革命鬥爭的一種「理論」武器，這是在他的「人性論」的基礎上製造出來的，他們認爲共產黨員在年青的時候純潔，熱情，積極，敏感是「黨最可靠的風雨派」(托洛斯基語)而年紀大了，站在領導地位的黨員則逐漸蛻化墮落，變成官僚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叛變無產階級利益，青年黨員應該起來反對他，他們散佈這種「理論」的目的，在於江蕙黨的領導幹部，破壞黨的威信，並煽惑幼稚的青年黨員以遂行其反革命企圖，托洛斯基生前曾極力模仿列寧批評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者的口吻來誹謗聯共污蔑布爾什維克爲官僚主義集團污蔑斯大林同志爲機會主義者，而中國的黨內機會主義者則命令污蔑我黨及中央負責同志爲蛻化份子，原因就在這裏。

(三)此外托匪還經常利用極端民主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進行反黨活動，與上述的「人性論」「蛻化論」形成三位一體，「人性論」是它的思想基礎，「蛻化論」是他政治武器，而極端民主及絕對平均主義是他的組織武器，匪及日本特務機關所出版的各種刊物，也就是以這一套「理論」作為反動的指導方針。(編者)

關於華中局禁止黨內無原則糾紛的決定

(一)最近地方黨軍隊黨內時常發現無原則的糾紛，如新老成份間的不協合，來自不同地區的界限分別，基於感情的互相掩蓋和攻擊，誇大片面事物的論調流長，破壞負責人及黨的機關的威信，進行個人暗地批評和攻擊，向黨外發表不負責的言論，進行同志間挑撥是非，洩漏黨內秘密，自由傳播消息，鬧戀愛糾紛等等。由於黨最近的發展，新成份不斷增加，非無產階級意識濃厚存在，工作的艱苦及資本主義意識在黨內一部份黨員中的發展，及缺乏馬列主義與組織原則的教育，這就是無原則糾紛的來源。

(二)無原則糾紛是指在黨內提出問題時，發表意見時，進行鬥爭時，對待同志時，處理政治的事務的日常問題時，不站在黨的正確立場，而站在個人立場，不是爲了黨的利益把工作弄好，而是爲了達到一種不正大的個人的目的，不是爲了堅持或反對一種原則要求黨或負責同志採納以有利於革命，而是爲了發洩個人的慾望，不管其對於革命是否有利，不是依據正確的組織手續，正確的組織手段，來提出批評和意見，而是不講手續不擇手段，進行任意鬥爭和胡亂批評，這種糾紛之存在和發展，必然要破壞黨內團結，破壞黨的威信，便於反革命利用，走到損害黨與革命的前途。

(三)個人立場與黨的立場，個人目的與黨的目的，合乎組織原則的批評方式與鬥爭手段，與違反組織原則的批評方式和鬥爭手段，這是黨所容許的爲原則鬥爭和黨所反對的無原則糾紛之分界綫。個人與黨是一致的，不能拿個人與黨對立。當某種場合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發生矛盾時，應該犧牲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就是自己以爲我的政治意見是正確時，自己可以堅持保留，但在組織上行動上仍須服從黨和大多數。

(四) 茲決定禁止和處理無原則糾紛的辦法如下：

一、凡黨內文件和決議及一切黨內事件，未經黨許可公開發表者，任何黨員不得擅自在口頭上、報紙上、文章上向黨外宣佈或提及。

二、黨對某一組織，某種事件，業有決定或討論，當未決定在黨內外公開發佈時，任何黨員應以自已知道爲限，不得通知第二個人。

三、黨對某同志的錯誤有所討論，指摘和決定，不管其錯誤如何嚴重，未經黨許可公開討論時，任何黨員既不得向黨外傳播，亦不得在黨內任意進行批評。

四、凡黨員對黨對工作對一切黨的機關有意見，均可向相當的組織或負責同志提出，並可要求在一定會議中討論或再要求向上級轉達，此外即不許在羣衆中傳播。

五、凡黨員對其他黨員尤其是負責同志有意見時，應負責的當面向本人勸告或批評，或向適當的黨的組織提出，此外即不得在羣衆中或黨內同志中作任何指摘及批評。

六、每個黨員有保守黨內秘密的義務，黨內事情黨員只應知道與自己工作有關的必需知道的事項，這是爲了工作的便利，此外即不得作另外要求知道黨的祕密，或祕密打聽，和祕密傳播。黨員應替黨保守祕密。

七、以上各項如有違反者，特別是黨的利益的利益與黨的組織原則之言論行動，破壞領導機關及高級負責人威信時，應受黨的嚴厲處分。

八、黨員知道其他黨員進行對黨不利之活動，或違反組織紀律時，應即向黨報告，隱匿不報告或報告不確實者，均應受到指責與處分。

九、各級黨的機關，與負責同志，應尊重黨員所提的意見和批評，不得壓抑或漠視，應適當擴大黨內民主。鼓勵黨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黨的機關和負責同志亦應盡心考慮黨員意見，予以應有的答覆。

十、對黨內愛鬧無原則糾紛的份子，應投其談話、澈底揭發，予以批評，嚴重的應令其向黨寫申明書。對無原則糾紛應站在正確原則的立場予以解決或禁止，作出適當結論，反對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

(五) 此決定責令各級黨委進行討論，立即傳達，並將結果報告。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臨時的曇花一現的口號，自我批評是一種特別的，布爾什維克的，用以提高黨員、幹部，及一般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過：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麼當布爾什維克主義我國產生時，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大家都知道列甫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而同孟塞維克組織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的時候，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怎樣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搬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子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經戰鬥，飽受風霜，決定不會被這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揭露本身的缺點。」

這些缺點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而發展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黨」內的實況表露出來罷，那怕就是少許像我黨第二次大會紀錄那樣，明顯的表露我黨的實況也好。」（見列甫全集「第六頁第一六一頁」）

因此，有些同志以爲自我批評是一個臨時的現象，是一個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這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武庫中絕不可缺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性，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精神不可分離的一種武器。

人們有時說，自我批評對於尙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而受

敵人包圍的黨是有害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對於該黨本身缺點和揭露，來攻擊這個黨，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已取得政權，正因為布爾什維克黨也許會因我國趨於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為布爾什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我批評的目的，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必要。——自我批評的目的，是揭露與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時，只會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易於同一黨階級的敵作鬥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甫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關於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這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是否尊重其事，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尊重其事的政黨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甫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一九二二年三月，列甫在布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說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他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没有做成功，向來所有一切革命政黨，都已陷於滅亡，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卻不會滅亡，其所以不會滅亡，是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消滅這些弱點。」（見「列甫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如果不實行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如果不是正確的

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不會有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爲要擴展自我批評，首先就需要把黨面前許多障礙消除。所謂障礙，就是羣衆文化程度之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人材之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以及其他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却要算是最嚴重之障礙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嚴重的障礙。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

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利用我們的弱點及錯誤來生存，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妨礙我們擴展自我批評，妨害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甯說得對：

「……………我們應該明白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個鬥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我們國家制度中的官僚主義是已經成了大的弊病，以致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這是因為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有聯系的。」（見「列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若是我們真想擴展自我批評消除我們建設事業方面的毛病，那就須要用重大的決心反對我們各組織中的官僚主義。

因此，我們必須用重大的決心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作為剷除官僚主義的主要武器。

列甯說得千真萬確他說：「……………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一鬥爭……………」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消除官僚主義呢？」（「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五頁）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事業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們黨內部擴展無產階級的民主，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就會徒托空言。」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隨便一種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自我批評，必須要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能發展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能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能擴大他自己的力量，能幫助他們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若是有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談天說地去了。

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壞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的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有些人說：若是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醜事。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的削弱領導，而是爲的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信心的報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信心的切實的

但是還有另一種的「自我批評」這種批評會破壞黨性，會破壞蘇維埃的威信，會削弱我們的工作，會瓦解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的鬥志，會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會變成高喊什麼脫化的空談，不久以前托洛斯基反對派正是用我們去「自我批評」的，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一切力量 and 一切手段，反對這種所謂「自我批評」的。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所謂「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加強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工作，鞏固經濟工作人員幹部，加強工人階級的武裝等等爲目標的。（斯大林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吧。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其他各機關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都很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個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爲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

犯了錯誤做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容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容我，因爲那裏能担保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

但我們是往前進的，正因為我的往前進，我們就應當把黨內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覺。但是恰好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以為平安無事了，有兩三次的大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在第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且自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癩毒，還是侵入我們黨內組織內部去。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在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